



READERS

# 读者®

过日子的林姥 我是马拉拉 从死亡里回溯人生 触不到的恋人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微读者

## 2014-24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81期 十二月下



## 读成勇士

●莫小米

我遇见了一位88岁的长者，他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读书，他的回答令我叹服：“读书让人成为勇士。”

“文革”时，有人要他交代已故父亲“反动文人”的罪行，他带上鲁迅的书，去问造反派头头：“鲁迅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头头说：“当然是革命的。”他又问：“那对鲁迅有帮助的人呢？”头头说：“当然也是革命的。”

他就翻开鲁迅的书给他们看，鲁迅说他读了蒋瑞藻的书“颇获裨助”，造反派头头哑口无言。蒋瑞藻正是他父亲，他名叫蒋逸人。在人人不敢多言、逆来顺受的年代，他敢与造反派叫阵，真像一个勇士。

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北宋初年一次农民起义的地点，历史书上曾做出了错误的认定，史学家前辈亦如此认定，而蒋逸人在读史过程中发现有误，便拿出凿凿依据，后来整个史学界都改正了之前的结论，书上说“据蒋逸人先生考证……”时年不到30岁的小蒋，竟敢挑战权威，真像一个勇士。

后来他被打成了“右派”，这样的胆识和性格，不成“右派”才奇怪。好在他学土木建筑时，做过木工、泥工、油漆工、混凝土工、钢筋工……到农村当了工匠队头头。公社组织政治学习，有个小组成员都是中学教师，领导指派小蒋当组长。教师们说：“怎么叫一个工头来领导我们学习？”结果小蒋从《资本论》谈起，《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教师们佩服至极。他不怕命运多舛，真是一个勇士。

读书首先与生存有关。而读书让人成为勇士，与真理有关。

（韩玉乐摘自《今晚报》2014年10月6日）

## 卷首语







READERS

#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 编辑部

主 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李 霞

编辑 贾 真 黎珈禾 马逸尘  
孙烈举 蔡 喆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0931) 8773036

##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颌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0931) 8773309

##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新媒体部 (0931) 8773170

副总监 李 进

经 理 蔡梦云 周 丹

##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伟 (0931) 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2014年第24期(总第581期)

## 文苑

- 【卷首语】 1 读成勇士 莫小米
- 【文苑】 4 过日子的林姥 闫 红
- 7 不为明天烦忧 朱天衣
- 9 四季歌 米镇波
- 9 接受 罗伯特·弗罗斯特
- 24 最神气的情书 李 敖
- 50 一切都没有改变 艾丽丝·门罗
- 53 太鲁阁之魂 洪 爽

## 人物

- 【人 物】 20 我是马拉拉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
- 26 普京的另一面 唐子滢
- 【名人轶事】 8 速写因缘 黄永玉
- 27 名人如何对待笔误 王树人
- 38 那些伟大的“文学败类” 高 军

## 社会

- 【杂谈随感】 18 我希望听到你们说些什么 张佳玮
- 32 狗与穷人不准进入 胡晴舫
- 33 爱因斯坦奇迹年 江晓原
- 46 你能不能客气一点 Vivien
- 58 微信朋友圈厚黑学 王晓琳
- 60 当旅行变成了一种自恋行为 亨利·魏斯梅尔

- 【话 题】 28 不应放弃的乌托邦 叶克飞

- 【社会之窗】 36 一个蓝领的创业史 雷晓宇

## 人生

- 【人世间】 10 从死亡里回溯人生 曲 冰

- 【人生之旅】 23 我的第一场戏 周星驰

- 【婚姻家庭】 48 触不到的恋人 茅君瑶 丑 丑

- 56 太太的厨房 李 舒

- 【两代之间】 14 父亲给三毛的信 陈嗣庆

- 【青年一代】 62 那些不愿意被改变的人 陈 日

## 生活

- 【心理人生】 12 正能量小姐 辉姑娘

- 44 信任 马路虾

- 55 君子无所争 且 庵

[[读者·2014·24]]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 目 录 十二月下

生活		
【理 财】	40 中国式买房不可不知的理财经	汪敏华
【经营之道】	19 放下身架的社长夫人	徐竞草
【生活之友】	54 你的牛排几分熟	车 耳
【乐 活】	42 给孩子自由飞翔的心	党 巍
文明		
【在 海 外】	22 埃博拉病毒与巧克力	钟 布
	59 乔布斯的孩子玩 iPad 吗	Nick Bilton
【军事天地】	47 踢正步到底有啥用	钟礼沙
【趣味科学】	31 炫富的驱动力	道格拉斯·T.肯里克 等
【历史一页】	52 “先见”何以成“马后炮”	雷 颐
【文化茶座】	57 远了挂心，近了糟心	陶短房
悦 读		
【幽默小品】	41 父亲的遗嘱	赵文恒
【言 论】	17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4 漫画与幽默	
【话 与 画】	51 男女之别	
点 滴		
【意 林】	45 一个人和他的一块布	拉瓦斯瓦米·拉朱
	45 卖祖宗	杨 栋
	45 最漂亮的皇冠	蒋晓飞
	45 底色	张亚凌
【点 滴】	6 照单全收	梁凤仪
	13 从后排坐起	张 翔
	16 小心鱼刺	尤 今
	25 适合你的那盘菜	颜 颜
	30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定位	蒋 勋
	39 好名	黄永武
	59 贪食者久等	夏殷棕
	61 数字魔方	王 蒙
	63 微书摘	琼·安德森 等
互 动		
【互 动】	64 “《读者》光明行动”(21)	
艺 术		
【封 面】	清凉世界(摄影作品)	Kevin Day

###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 读者网

www.duzhe.com

###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

### 《读者》微博 @读者



###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Win8版 微软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多看阅读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 dub 到 10659000

### 《读者》手机杂志

发送短信 KTDZB 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54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 (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 过日子的林姥

● 闫红

听到林姥去世的消息，我有点惆怅，这个最会过日子的人，抛下她的日子，离开了。

说她会过日子，不是指通常的精打细算，而是一种技术与艺术的混合，一种螺蛳壳里做道场般的精益求精。说得再世俗一点吧，她能用五百块钱，过出五千块钱的生活。这对总是恰恰相反的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少年时候，几乎每一个寒暑假，我都要到林姥家住几天。她是个淡淡的人，但对我还好，主要体现在，我在那里的日子，她总是带我一道去买菜。

她一路牵着我的手，遇见熟人，就跟人介绍：“这是老大家的丫头。”对方也亲切地寒暄几句，尽量做出寻常姿态以掩饰那种不合时宜的心知肚明。

我觉得她挺喜欢把我介绍给别人的，我能感到她淡淡的口气里有着淡淡的得意。

当时的S县只有一条大街，铺着青石条，露水把它们濡湿，穿着塑料凉鞋走在上面，需要当心一点。路边衙门高高的围墙下，有老汉愁眉苦脸地蹲在那里，篮子里是稀稀落落的几小捆蔬菜，这场景像一个预告——真正

的菜市场就在前方。

那是一条纵深的小巷，两溜菜摊一摆更显得拥挤。天光尚早，还没有多少人来买菜，菜贩子们忙着安营扎寨，如同即将沸腾的水，翻腾得很细碎。

林姥从第一家开始打招呼，她能喊出每一个菜贩子的姓，再根据对方年龄性别加上合适的后缀。对方大都满面笑容，跟她推荐自家最为新鲜的菜品。有入她眼的，她便拣起，称好，付钱，却并不拿走，而是两手空空地走到下一家。

肉摊在菜市最里面。肉贩子就像电影里那样满脸横肉，尽管他的摊子前早就围了一大堆人，但他仍然能够老远就冲着林姥喊一声“俺姨”，将一块粉嫩的猪肉，从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堆里递出来。林姥按他的报价把钱递过去，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转身离开。

归途中，她将刚才买的菜一一放入篮子里，呼应了起初布下的草蛇灰线。我这才明白她刚才为何空手而行，这样做不但更省力，还透出一种松弛的默契、一种排他性的善意、一种天长日久经营出的信任与相知，买菜这件家常事里，瞬时透出人世间的绵绵情致。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出来，又是怎么做到的，却不得不承认，即使在买菜这种小事上，她都比普通妇女显得技高一筹。

除了会买，她还会做。我嗜辣，她就把青椒的内瓢掏出来，填进鲜嫩的地锅豆腐，上锅蒸。雾气丝丝缕缕地溢出，青椒和豆腐不同的鲜香混合到一起，形成新鲜的嗅觉体验。





待青椒出盘，稍稍冷却一会儿，一大口咬下去，鲜香辣之外，植物的韧与豆制品的柔，在舌尖形成不同的质感区间，是非常丰富的口舌享受。

她记得每一个人爱吃什么，即使饭桌上没几个菜，也会让你有丰盛之感。

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让我敬仰，厨师也能做出美味佳肴，烹饪不过是她的诸多过日子技能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让我叹为观止的，是她在收纳整理方面的杰出技能。

她的家总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不算太大的空间，却有宽敞乃至空旷之感。我想应该是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家的桌子、柜子、箱子上，都不怎么放东西，零碎物件都被收纳到合适的地方；二是，他们家不像大多数人家，会堆积许多弃之不舍的闲置物品。

他们家的东西，一件就是一件，一用就是很多年。比如那两只人造革的单人沙发，我二十多年前就见它们在那里，普普通通；二十多年过去了，它们仍驻守原处，年年相见，并不见老，倒比别家那些急吼吼的新家伙，多了一分安详。还有床头那台电视机，十二英寸黑白的，据说比我也年轻不了多少，但由于保养得当，并不显得颓败，就算是在使用时，黑白分明的屏幕，也似有一种故意做旧般的艺术感。

而那张已经开缝的八仙桌上盖了一层玻璃板，每次我去，都见上面摆了应季水果，春天是枇杷，夏天是葡萄，秋天是石榴和柿子，冬天里中原小城没啥水果了，就摆上一盘洗得干干净净带着缨子的脆萝卜。上青下白红缨

子的萝卜，影影绰绰地映在擦出了通透感的玻璃桌面上，真像一幅极富透视感的水彩画。

还有点心，在一个外漆斑驳但很干净的饼干桶里，她拿给我时说，她去那点心作坊看过了，确定他们家很卫生才买的。她的这种洁癖也给我姥爷带来了小小的困扰，在她的照顾下，姥爷都没法在外面吃饭了，路过饭店厨房时总是皱着眉头。有次坐长途车，中途休息的小店脏得实在没法下脚，他只好买了两个水煮蛋，在路边蹲着剥开吃了。

但姥爷还是受益更多，比如说，姥爷喜欢吃鱼，林姥和他结婚之后，就在家备了两口水缸，其中一口永远养着几条随时待命（等待送命）的活鱼；姥爷“好”朋友，经常呼朋唤友，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林姥也能整出几个下酒菜，任他们喝得东倒西歪也无怨言。

在亲戚朋友面前，林姥从来都是轻声细语，给足了姥爷面子，不像他的前任——也就是我姥姥那样，动辄河东狮吼。据说姥爷他妈曾看不惯，对姥姥说：“男人就像秤砣，虽小也压千斤呢，你得给他留点面子。”当晚，姥姥不高兴，将姥爷踹下床，姥爷他妈听到“咣当”一声，问：“咋了？”姥姥高声答：“秤砣掉地上了。”

我这样自暴长辈家丑是不是不太好？其实我那脾气暴躁的姥姥刀子嘴、豆腐心，一肚子热心肠。新中国成立前，她经驻村工作队的动员，“参加”了工作，同时，在她的力劝下，姥爷加入了民兵团。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作为当地的“革命元老”，步步高升，没几年，一个成为县里的

妇女干部，一个当上了公社书记，又生了一女二子，在众人眼中，活得不能再成功了。

也许就是这春风得意，使得姥姥口无遮拦。她很快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养猪场养猪。组织上力劝刚刚调入公安局的姥爷离婚，并且很负责任地为他安排了新的婚姻。

几年后，姥姥得以平反，工作还是她的，但男人已经不是她的了。重新恢复神勇的她，不肯善罢甘休，二话不说把县委的牌子砸了，要求“把我的破男人还给我”，申诉未果又跑到北京上访。

县领导找来姥爷和林姥谈话。在姥爷开口之前，林姥先淡定地退后一步，说：“这事儿我听老姜的，他的一切决定，我都接受。”

如果你是男人，你会选谁？林姥以退为进赢得了胜利，但她并没有因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妈说，一开始，林姥对她也很好，但姥姥经常上门去闹，林姥便渐渐冷了心。我妈再去，她就拉下脸，进了卧室，把门一关。许多年后，我妈完全能够理解林姥作为继母的不易，但我大舅不理解。那年除夕，下放归来的他去看父亲，姥爷极其冷漠，大舅愤然摔门而去，想要跳河，被邻居劝下。多年来，他和姥爷一直不来往，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跟这位继母的存在有很大关系。二舅倒是跟家里还走动着，但是，有一次，他仿佛不经意间说起，小时候，姥姥被送去改造，姥爷有了新的家庭，他跟着他奶奶过，受尽族人欺凌，他只敢夜里偷偷地哭，泪水顺着脸颊流入耳朵里，引起发



## 照单全收

●梁凤仪



人世间不如意的事极多，简直防不胜防。

怎么可以不失恋呢？怎么可以不破财呢？怎么可以不牵挂儿女呢？

百分之百有效的方法，就是压根儿不谈恋爱，不发财，不生儿育女。

这不是笑话，有很多不如意事的发生，是定形式，是因与果，完全不能避免。

人要取得某些成绩，必然有相对的冒险成分在里面。韧性不足，经不起考验，怕艰难辛苦，就只能放弃计划。

有一天，我与长辈茶叙畅谈，对方问：“你那挚友准备从政，对不对？”

我点头。

“叫他小心一点，从政所要遭遇的艰难之事极多，可能有人会不择手段地加害于他。”

我心平气和地答：“不用小心，步步为营也不管用，自古以来，从没有见过明刀明枪、干净利落的政治，一定有很多黑暗手段要应付！”

长辈忙问：“那会不会连累你？”

“会。所有站在某位政客一边的人，不管是同党或家属，在政敌的心目中，一律格杀勿论。”

长辈惊呼：“那怎么办？你得想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好想？

正如前述，想拥有恋爱时的甜蜜，就得预备承受失恋的痛苦；想有儿女承欢膝下，也必有半生儿女债的负担。

无悔无恼，只做足心理准备，把好坏的人生各事，照单全收好了。

（珠 珠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阿根廷〕季 诺图）

炎，到现在听声音都不太清楚……而姥爷说起那些年，就是觉得烦，他说被闹得受不了时，他曾想丢下这一大家子，报名去新疆支边。那时穷啊，他说，那么多张嘴围着他。因为姥姥经常去他们单位闹腾，他的升迁之路结束得很早。好在那一切终于过去了，他现在每天吃过饭，打上半天麻将，他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在林姥苦心经营的美丽时日之外，生活原是这样千疮百孔，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这些，是否也曾黯然神伤？我唯一知道的是，即使那样忙碌操劳，她依旧是寂寞的，寂寞到有时会跟我这样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晚辈，聊聊她年轻的时候。

她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到她的父辈，家中还有良田近百顷。因为做人低调，受到的冲击有限，当县卫生局到学校招几个女

孩子，送到卫校培训以填充县医院力量时，她也顺利地推荐。

她珍惜这个机会，卫校离她家远，每天她都早早出门，天还没亮，她就拎着一盏马灯出门，经过街巷的拐角时总是战战兢兢，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想看又不敢回头看。

跟我说起这些时，她的脸上重现了彼时彼地的紧张，以及在这紧张之上绽开的期望。她期望通过这一步一步走过的暗路，到达鲜花盛开的明天，她期望未来的日子能够皎洁如明月。那时，她应该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够赢过命运吧？也许，每一个女孩都曾像她那样，在人生展开之前，既紧张又饱含希望地握紧双拳。

张爱玲引用过一句话：“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踏。”说是觉得无限感伤，看前一句，何其郑重，水荡漾在铜盆里，又细细

剔净指甲，雪白的线，从银针里穿过，一针一线间，都是对生活的情意。而下句却是这样粗暴，泥里水里踩过，还有谁会在乎那每一个曾被斟酌过的针脚。用这句话形容林姥的一生，很合适。只是，命运对于林姥是这样，对谁又不是这样？不过因为她一生的努力与坚持，那种反差来得更为鲜明。

但换个思路想，她也打败了她的命运，不管她的人生怎样喧嚣或寂寞，她都将它变成一个个庄重而有美感的时日。天大地大，说到底都没有过日子大。她那些精益求精的小日子，是她小小的后庭，用一个个楚楚动人的晨夕，帮她滤去前院的喧嚣。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与命运的对峙中，她也不算处于下风。

（张王华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李 晨图）



# 不为明天烦忧

●朱天衣

外出演讲，常被人介绍出自“文学世家”，因此引来别人许多遐想，以为我们家必是艺术气息浓厚、满室的书画装饰，其实不然。首先父母从没收藏字画的雅兴，再加上家里猫狗多，更不适宜摆设——只要猫咪伸个懒腰、磨个爪子，一切物件都要报销，所以自小我家里虽不至于家徒四壁，但在装潢布置上确实没什么讲究。挂在墙上的，除了一个结实的十字架外，就是那用相框裱裱的一幅小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小时候不明白这句话的深义，只知道家里永远有川流不息的来客，与其说父母好客，不如说他们总担心朋友饿着。那时大家都穷，写文章的人更穷，所以当时文艺圈的朋友，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杀”到我家来，就算半夜三更到访，母亲也能变戏法似的张罗出一桌饭菜，绝不让人饿肚子。

当时父亲领的不过是军人的薪饷，比别人多一些的收入就是他们两人的稿费。但似乎从不见父母为钱财烦忧过，与此同时，他们还拉扯大我们姐妹仨，又养活了一屋子的猫猫狗狗。后来是看大姐升了高中，住在没有私人空间的眷村，连换个衣服都不方便，父母才狠下心来在台北市郊购置了幢房子。说狠下心是因为家里一点积蓄也没有，而父亲的军饷正够付房贷。不想

才付没几个月，便遇上台湾经济起飞，原本吃力得不得了贷款，因父亲薪资调涨，瞬间便只占其所得一部分而已。至今母亲、仍单身的大姐、已婚的二姐全家都还住在这屋子里，这一住便是四十年。

在我们办《三三集刊》时，家里来来往往的少男少女们，食量更是直逼梁山好汉。记得当时母亲上市场买菜，大家都当她是餐厅老板娘，因为



朱天衣（左一）小时候的全家福

她买起菜来，动辄十斤以上。那时每值用餐总在十人以上，吃火锅时，大家也只能“严阵以待”站着吃，前一排捞好了料往后退，后面一排迅即插空闪向前递补，很有拿破仑方阵战术的排场。

后来自己成家才知道持家的辛苦，也才惊觉当时没把父

母吃垮真是奇迹。也许是继承了家风的缘故，我一直也没什么理财观念。积蓄、置产付之阙如，还好也没银行贷款，赚多少花多少，或者也可说花多少赚多少。把自己的物质欲望降到最低，便可省下许多赚钱的心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把这个观念执行得更彻底的两个姐姐，近日和我谈起钱财之于她们的意义，大概就是随时可伸出援手，帮助需要的人。

到底该不该为明日烦忧？其实人们在为未来奔忙时，多半是想为自己的孩子留下些什么，但是不是适量即可？我就看过身边的人，为了父亲庞大的遗产等待了一辈子，也虚枉了一生。以世俗的眼光看，父亲并未留下什么财富给我们。他已离开人世十多年，但至今他为人处世的方式仍福荫着我，走到哪儿，人们都充满善意地和我谈着父亲的种种，这不是他留给我的财富是什么？而他和母亲这一生照拂了多少人的需求，肚腹的、心灵的，他们如此无所求又能源源不断地付出，凭借的是什么？我想除了那不为明日烦忧的憨胆，更重要的就是来自“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一信仰，而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聂勇摘自麦田出版社《记忆如此奇妙：朱天衣散文集》一书）



## 穷少年学艺

那时候穷，穷得像秋田雨雀的俳句所说的和尚那样：“手里握着三粒豆子，不知是煮了好还是炒了好？”手边只有八角钱时，却有两个迫切的愿望：理发或是买木刻板。我决定买木刻板！任头发长到三千丈去吧！

可爱的女朋友说：“如果又买木刻板又理发呢？”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跟一个女孩子搞“投资合营”，我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好。我满脸绯红，不让她跟我一起上理发店，坐上理发椅，心里又怕她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不出木刻板钱怎么办？我们才“开始”不久，认真得很，不像40多年后的现在，我天天看着她那样也无所谓。不料一走出理发店，她早已等在门口，笑咪咪地交给我一块用粗纸包好的梨木板。

那块木刻刻出来之后，题目是“春天，大地的母亲！”

雕塑家前辈刘开渠先生在北京的一次便餐上，对人谈起我少年时代画速写人像从脚画起的故事。但只是一次，因为跟版画家王麦秆打赌，碰巧被刘先生看见了。可见我那时的“狂”，总能得到原谅。

有经云：“不重久习，不轻初学。”我两头都占上了。

我几乎换了一个人。自觉长大了。

## 偷听酒仙对话

回北京时，我才28岁，很快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



## 速写因缘

●黄永玉

院长徐悲鸿先生、书记江丰同志都是我景仰的人。

我进学院的时候，恰好徐悲鸿先生提议：所有的教授、讲师都画一画素描。冬天还没有过去，画室里生着大煤炉子。一位裸体男模特儿或女模特儿，老的或年轻的，轮流坐在我们的画室里。徐悲鸿先生由夫人陪着来看我们画画。我的天，他那时候才57岁，比我现在小多了！

一次他来看素描，我站起来，他坐在我的板凳上，从容而亲切地告诉我：“靠里的脚踝骨比外边的高。”没想到他对画的

“结构”竟如此关注，我虔诚地道谢。我们还谈了一些零碎的事，他问我的家乡、我的生活。

模特儿是个70多岁的老头儿。这老头长髯，近干瘦，精神矍铄，尤其是他红润的脸庞让人产生好感。老人知道坐在对面的是徐悲鸿，有几分紧张。当徐先生说 he 像希腊神话中的酒仙时，老头儿摸摸胡子呵呵笑起来。

“老人家，您高寿了呀……请坐，请坐，不要客气，不要站起来……”徐说。“好！好！74了……”“噢！您以前是干什么活计的呀？”“厨子，大厨房的厨子。”“噢！厨房大师傅啊！了不得！那您能办什么酒席呀？”老头儿眼睛一亮，从容地说：“办酒席不难，难的是炒青菜！”

徐悲鸿听了这句话，肃然起敬。“老人家呀！您这句话说得好呀！简直是‘近乎道矣’！是呀，炒青菜才是真功夫。这和素描、速写一样嘛！”他真是个做学问、用功夫的人。他多聪明！他有一个勤奋、敏于反应的脑子。我几乎是一字不漏地将这段对话记了下来，廖静文女士想必也还记得，那是一番很精彩的对话。

（若子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谈文说画》一书）

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

——余华



当夏天匆匆赶到的时候，春姑娘还没有走远。“我爱你，亲爱的春姑娘！”夏天恭敬地给春姑娘送上了一大束郁金香和玫瑰。“相信我吧，亲爱的，莫要离开，留下来和我在一起是你最好的选择！”夏天语调温柔，充满了对春天的爱慕。但是春姑娘头也没回地飘然离去，她不爱夏天，她厌倦风风火火、酷热炙人。

夏天变得反复无常，或高烧不退致大地龟裂，或泪雨滂沱致四处泽国。人们忧愁起来，祈求上苍，保佑风调雨顺。上苍让夏天安静，让他静静地等着爱他的人。金色的秋天来到了，她深爱着夏天。“莫离开我，留下来和我在一起吧，我爱你，亲爱的夏天！”说完，秋天把五颜六色的水果、新鲜珍奇的蔬菜展现给夏天看。可是，夏天的心里还是装着春姑娘，他期待着来年。于是，夏天不辞而别。秋天受到了伤害，她开始哭泣，经常哭，哭起来不能自己。秋雨连绵是她汨汨的泪水，这泪水淋湿了森林和

大地，淋湿了街道和房屋，淋湿了路人——他们归心似箭，脚步匆匆。人们都感到了秋的悲伤和凄凉。

秋天的悲伤使冬天很快就来了。冬天吉玛带着她的儿子玛罗兹来了，玛罗兹一直爱着秋天并很想见到她。他安慰秋天：“别

雪席卷而来。“不要伤心，我的儿子。”母亲说，“提起神来，把秋天忘了吧！你的新娘是春天。”

“妈妈，我害怕春天。”玛罗兹说。

尽管如此，美丽的春天还是如期飘然而至，她把雪莲花带来了冬天。这是一种冰雪消融时才开花的、淡蓝色的植物。

“告诉我，吉玛妈妈，您的儿子玛罗兹藏在哪儿？”春姑娘笑着问道。

“我的儿子不喜欢你，你不要去找他。”吉玛说完，拉起自己的儿子就离开了春天。

从这天起，春天就很忧伤，她开始哭，哭了一两天，她想：我为什么要哭？我还很年轻、很漂亮，况且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抓紧。想到此，她停止了哭泣，即刻开始干了起来：她先是把积雪融化，让溪水潺潺，然后让枯草变绿、树木发芽，接着鸟儿飞回来了，到处都是鸟儿在欢唱。春天真的又回来了！

（译者白苻）

## 四季歌

◎米镇波 编译

哭啦，金色的秋天！我爱你，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你，和我一起生活吧！我会给你造一座冰的宫殿，建一座跨河大桥，我会给你唱许多好听的歌。”

但是，金色的秋天不爱玛罗兹，她爱夏天。于是玛罗兹非常难过，一夜间，大风起处，暴风

## 接受

●[美]罗伯特·弗罗斯特

◎李 晖译



当耗尽的太阳抛起它最后的光线在云上，

燃烧着，沉落到底下的深渊，对所发生的事情，大自然听不到声音

大声喧嚷。鸟儿们，至少肯定知道

是天空变黑的时候了。

一只鸟胸膛里小声嘀咕着什么，

开始闭上一只疲倦的眼睛；

一只迷途的鸟，已经离开巢

太远，正急匆匆地低飞在果园上方，

及时地扑向他记得的树枝。

顶多他想想或缓声叫两句，“没事了！”

现在让天变黑吧，就为了我。

让夜晚漆黑一片，让我看不见

明天。让该出现的，都出现吧。”

（若 兮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 从死亡里回溯人生

● 曲 冰

袁君的人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葬礼劈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那场葬礼之前，袁君是大连电视台的一名记者，过着有选题忙死、没有选题死亡的高压式生活。

2004年，特别报道组的一个同事因过劳猝死，台里委托袁君为其做一个悼念的片子。袁君怀着巨大的悲伤整理了同事职业生涯里采编的所有的新闻报道，制作得很用心，她想通过这种方式为同事加兄弟的人生完美收官。片子的解说词后来被同事的家人看到，他们希望将其作为同事葬礼上的悼词，而袁君成了葬礼上当仁不让的主持人。

葬礼简朴厚重，在哀乐声中，袁君读着为同事写的悼词：“他总是在每一条新闻播出之后努力地思考，看看整个事件是否还有继续跟进的可能，看看自己在每一个细节的处理上是否还有

缺陷。他说，这既是一种职业要求，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成功有时就是一种为难。”

“或许，直到骤然离去，他依然没有实现他想要的成功。可是，一个人，在他活着的每一天都努力超越自己，这种坚持本身就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尽管他没有来得及问自己是否令自己满意，可是，我们可以替他回答：他来过，很优秀……”

葬礼结束时，同事的爸爸紧紧地握住袁君的手说：“谢谢你，你比我们更懂他。”那天回到家里，袁君没有像平常一样上网看素材、找选题，而是破天荒地进厨房做好了饭，然后在楼下等老公和女儿回家。

袁君没有跟他们提及同事的葬礼，只是这场葬礼在祭奠一个生命逝去的同时，也让袁君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袁君说自己如灵魂开窍般明

白了，一辈子没多长，下辈子不一定能遇上，我们能在一起的时光原来这么短暂，趁还来得及，一定要不留遗憾地去爱。之后，袁君很快因为朋友之托主持了第二场葬礼。逝者是一位书画界的名人，袁君时常在电视上看到这位老先生的身影。袁君想对老先生的生前亲友进行一番采访，但很少有人配合。大家关心的，是那些巨额财产如何分配以及自己能够分到多少。

尽管如此，袁君还是通过查阅一些资料给老先生写了一篇悼词。葬礼上没有人在意袁君说什么，遗体告别时，小三儿们与原配的家人打作一团。从死亡的角度回溯人生，过去所执着的一切，该有多么荒谬和可笑。

## 如果你懂得向一个人的死致敬

袁君主持葬礼的名气渐渐在大连传开。2010年年底，一位亿万富豪的妻子找到袁君，希望袁君能给她老公主持葬礼。与生前的风光相比，那位亿万富豪死得很仓促，抑郁症在他45岁时夺去了他的生命。

他的妻子给袁君看了逝者生前大量的日记，这些日记深深震撼了袁君。财富对这位逝者来说早已成了数字，他的使命是管理这堆数额庞大的数字和数百名员工的命运。很多事务已经与个人喜好和利益没有多少关系。他完全可以选择停下来，换一个职业。袁君觉得，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一定会成为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但他没有。他依然每天





## 一种活法叫向死而生

葬礼是一种道别，而道别并不意味着绝望。袁君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道别，是为一位德高望重的高中校长的葬礼做主持。老校长姓肖，享年85岁，这位老头儿风趣幽默，生前最爱热闹。

校长的老伴在商量葬礼仪式时，没有向袁君提出任何的要求，只是很认真地讲了老校长生前的点点滴滴。

在老人家细细碎碎的述说中，袁君知道了老校长其实已经身患四种癌症，生命对他来说已经是沉重的负担。可每一次濒临死亡，他还是会顽强抗争。

袁君没有将老人的告别仪式选在殡仪馆里，她想这不是一个如此特别的老人想要的告别仪式。

冥思苦想过后，袁君决定开一个 party，就在老校长的家里，让每一位来送行的人都讲一件与老校长有关的、最有趣的事——让大家微笑着给老校长送行，也让这位老先生带着微笑上路。这个想法令老校长的夫人落泪，她对袁君说：“你应该算老肖的最后一个知己，谢谢你。”

一百多位来宾，每个人都应要求穿着自己最漂亮的礼服，看上去仿佛是一场盛大的颁奖典礼。整个葬礼没有哭泣，没有哀乐，每个来宾讲述了一段他们与肖老的往事。

一位邻居说：“我住在肖老家楼上，家里有个不打就不练琴的孩子。每天，让他练琴之前我先打骂他一番。后来有一天，肖老上楼来敲门，给我儿子带来了许多礼物，有书有玩具。肖老对我儿子说：‘我在你楼下，每天免费听你弹琴，这点礼物算是感

谢吧，谢谢你让我每天都可以听到那么优美的琴声。’从此，我再没有为练琴的事打过儿子，他因为楼下有双欣赏他的乐曲的耳朵而变得很努力。这是我儿子刚刚通过钢琴十级考试的证书……”肖老多年的老友有一天突然造访，恰好肖老刚洗完澡，于是，老友看到了肖老稀疏的头发，胳膊上因化疗、放疗而粗黑的血管，老友顿时泪如雨下。肖老却笑着对他说：“一会儿让你见识一下化妆的魅力。”整整一个小时，再出现在老友面前的肖老，又像往常一样利落潇洒。肖老对老友说：“我天天都在做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事，我觉得挺快乐的。身体糟粕，但灵魂体面。”

整个 party，大家一直在微笑中追忆，在一种感而不伤的氛围里，分享着老人给每个人的人生带来的无穷教益。

袁君说：“谢谢大家的故事，请相信，这样一个头发丝里都透着智慧的老人从此会让天堂里也充满欢声笑语。”

很少有人能把葬礼主持人这样一个职业当成爱好，最开始有人找上袁君时，她总会想方设法拒绝，而如今袁君却有求必应。两年了，她在葬礼和葬礼之间来回，主持了将近百场葬礼，如同在近百人的生命里穿梭。她说，她就像活了一百辈子，体验了百味人生。现在的她很感谢这份工作给予她的一切，一场葬礼浓缩了一个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每一段故事对袁君来说都是养分。

从死亡的角度回溯生命，会懂得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下。 ❀  
(孙娟摘自《华声》，勾犇图)

只睡三四个小时，一边处理集团内部的争斗，一边应对来自市场的压力。

袁君读着这位亿万富豪生前的日记，想着与这位富豪一样匆匆的赶路人，敬意有之，叹惋有之，悲凉亦有之……

逝者已矣，但袁君决定做点什么来改变还活着的人。

在这个富豪的葬礼上，袁君公布了他一天的开销，这个数字甚至还不及一个中产之家小孩子一天的花费。他拼命赚钱，却丝毫享受不到金钱带来的愉悦。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的快乐竟然来自一次汽车在路上的意外抛锚，他让司机等拖车来，自己则一个人步行去公司。他惊奇地发现，路边有那么多有趣的店面，他甚至看到了迎春花。

他说：“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最后一次见它应该是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同学们看到迎春花开了，一起去踏青。”

袁君在悼词里写道：“他不是坐在车上，就是在飞机上，也有可能是在会议室里。他的生命自从承担起百人的企业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四季。他最美丽的记忆不是赚得第一桶金时的激动，也不是公司十周年庆典上的高朋满座，而是那个步行的午后，那一路惊奇的发现。我想，最后的时光里，他一定为自己铺设了一条芬芳的小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他应该是笑着走过那条通往天堂的小路，甚至还哼起了歌……所以，在此，让我们一起向死者致敬。”

那是袁君第一次在葬礼上听到掌声，她知道那不是对逝者的不恭，而是大家情不自禁地用这种方式表达内心最真挚的尊敬。



## 正能量小姐

●辉姑娘

正能量小姐是我的一位朋友。我很喜欢与她聊天。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很重要的客户与她同时约我吃饭，我必然推辞客户而选她，哪怕少做一单生意，只为多一次与她交流的机会。

并不仅仅是我，她身边有许多像我一样的朋友。我们喜欢她，是因为她当真是一个会倾听也会聊天的“正能量小姐”。

每每我们对她倾诉苦恼，她都会微微倾斜上半身，眼神专注地直视倾诉者，不时轻轻颌首表示赞同。待讲到激动时，她也会适时点缀几句，或评论或应和，无一不妥帖。

她似乎永远不会动怒，也永远不会给出偏离轨道的答案。每个人在她面前，都是满腹心事地来，心服口服地去。

她不喜饮酒，即使偶尔喝酒也会控制酒量，极少有人见到她醉眼迷蒙的样子。

她对所有的朋友都一视同仁，无论对方希望努力成为她的知己，还是转变成陌生人，对她来说，似乎关系都不大。

一位朋友评价她：别人永远没办法对这个女人生气。因此，我们在背后都叫她“正能量小姐”。

她是完美的，可是在很多时候，我觉得她像端坐在庙宇里的菩萨——冷静、睿智、悲悯、温和，头顶圣光，毫无瑕疵。

终于有一次，她在我的面前倾诉了一些内心的苦涩，直至落下泪来。

我惊住，仿佛在听她讲述心理波动的那一刻，某个

光洁白皙的鸡蛋壳有了一丝裂纹。然而当你希冀从那裂纹中走进她的世界时，她又停下了倾诉。任你再三询问，她也只顾左右而言他。那鸡蛋壳随着一餐饭的结束，又无声无息地合上了——完美得似乎从未破裂过。

后来，我对她说：“何必活得如此辛苦。”她惊讶地摇头，说：“不辛苦！这就是我活着的方式啊！为什么会辛苦？”

于是我懂了，这样完美无瑕的人生，已经成为她的惯性与常态，她只有活在这种人生里，才会觉得幸福与安全。



这种感觉很难说清，如果非要加以描述的话，就仿佛……一场瑞士旅行。

瑞士以“精准”闻名于世。瑞士人的交通大部分依托于古老的火车，却极其可靠——8点的火车绝对不会在8:01抵达。如果路途中需要转车也容易，中间给你预留5分钟的转乘时间。下一班火车往往就停在你对面的站台，拖着箱子几步走过去，用时不过两分钟。上了车，坐稳，火车正好开动。多么完美！

瑞士很美，处处湖光山色，无一不精致，无一不温润，连每栋木屋门口的木桩，都被主人修葺成可爱小巧的花盆。

这种无死角的美丽，与毫无后顾之忧的行程，无时无刻不给人一种安稳踏实的感觉。

然而奇怪的是，每当朋友问起我最喜欢的一次旅行时，我第一个想起的从来都不是瑞士，反倒是一个叫“龚滩”的地方——那是一个建在乌江峭壁上的古镇。当年是水运重镇，好多运往云贵的货物都在这里装卸。如今因为修建乌江水库，整个古镇被移往上游，这里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当年我和朋友听驴友们说起它的别样风情，相互撺掇着去了。先是坐火车到凤凰，然后转车到茶峒，再从茶峒到龙泉，再转车到龚滩，一路颠簸，路上还曾被大巴车司机抛下，不得不步行半天才找到车站，累得半死。

然而当攀上古镇，站至峭壁处俯瞰滚滚江水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发出“哇”的一声惊叹。那种粗粝的、浩瀚的、扑面而来的震撼，简直无法用





## 从后排坐起

●张翔

我工作的学校在郊区，略微有些偏僻，学校通往城里的公交车不是特别好坐，总是很挤。有一次我和一名学生进城，上车的时候，车里的人很少，学生却一定要拉我到最后一排去坐，我很诧异，便问她：“前面有位置，为什么我们要坐最后呢？”

她俏皮地眨着眼睛，悄悄地说：“这趟车人特多，我敢保证，我们坐在前排，迟早都是要站起来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的。坐后排，就万事无忧了。”

看着这个诚实的孩子，我很吃惊，没想到坐公交车居然有这样的“讲究”。

后来有一天，我和一位叫汉克的英国留学生去

办事，也坐公交车，大概要坐一站路，很近。我上车后准备坐前排，但是汉克拉着我就坐到后排去了。我想起那位学生，很悲哀地想：汉克该不会这么快就“入乡随俗”了吧！

我提醒汉克说：“我们只坐一站，为什么不坐前排呢？”

汉克很吃惊地看着我说：“难道我们先上公交车的人不应该先坐后排吗？”

轮到我疑惑了，我问：“为什么先上来的就要坐后排呢？”

汉克说：“在我们英国，先上公交车的人都是从后排坐起的，因为这样可以方便后面的人上车啊！”我顿时无语，心潮翻滚。

回去之后，我找了一个在伦敦生活过的教授一问，教授笑着告诉我：“没错，是这样的，这是他们恪守的规矩，这样可以使车厢整洁而不至于拥挤，更重要的是，让后上车的人能在短时间内坐好。另外，他们的公交车上从不设置老弱病残孕专座，因为人们已经习惯公交车的前两排为这些人的专座……”

我听着听着，渐渐感觉美好起来。

世间最精深最美好的文化在哪里？也许就藏在座位的选择里。

（赵子恒摘自《微型小说选刊》）

“美”来形容。

因为去时没有任何计划，随走随停，出了无数差错，可也见到许多不一样的风景。

我们曾因为在茶峒误车，而赶上了“墟日”——类似于“赶集”的日子。

在集市上有许多当地的祭拜活动，一些妇女口中念念有词，烧纸烧香，很是红火；街边叫卖水果的老奶奶热情地喊我们：“姑娘，坐下尝尝！”还有因争摊位而用俚语叫骂的乡民。

我们游走其中，津津有味。

我喜欢龚滩，是因为它的“味道”与“人气”，像一个活生生站在我面前的粗衣女子，俏皮

泼辣，敢说敢笑，率真坦诚，不藏心机。我们体会着彼此思想交会的火花，有泪有笑，弥足珍贵。

而瑞士，我需要仰视她、膜拜她，她如衣饰华美的大家闺秀，端庄无瑕，规行矩步。她担心自己出一丝偏差会为人所不喜，她的严谨苛刻到连路人都会心疼她——这样的心疼，自然也潜移默化成了相处的压力。

当然，她并不觉得这是压力。因为她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严谨生活，并引以为豪。愚钝如我者，只能竖起大拇指赞她一声完美。然而这称赞，也终究成了无形的距离。

风景如是，人亦如是。

我们终究做不到像“正能量小姐”那般活法，只好继续且嗔且喜的生活。

在半夜里打电话讲心事哭到稀里哗啦，在闺蜜失恋时用力把她抱进怀里安慰，痛骂那个伤害她的男人，与几个好友吐槽“某某真是奇葩”，因为吃醋纠结与爱人大吵一番再和好，路见不平事就仗义执言，哪怕引火烧身……敢爱敢恨、肆意妄为、嬉笑怒骂、淋漓尽致，却也品出一番别样的滋味。

（史东彬摘自中信出版社《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书，喻梁图）



平儿：

今天早晨我起得略早，在阳台上做完体操之后，轻轻打开房门，正想一如往常，蹑着脚尖经过你的房门走向餐厅，却发现你并未在家。你的房间门敞开，被褥不似有人睡过的样子，桌上放着三张纸的长信，是写给你母亲的。

我与你母亲结婚数十年，自恃两人之间并无秘密可持，在这种认定下，恕我看了你留下的心声。看完之后，我了然你的决定和出走。只因不忍给你母亲再加刺激，我自作主张，把你的信放入公事包中，未给你母亲过目。

其实，我与你母亲在养育你们四个孩子的前半生里，从来没有心存任何一个子女对我们的反哺之盼，也认为儿女成家立业之后，当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父母从不给你们此等压力，无论在物质上精神上，父母是不求于任何人的，因为我们也有尊严和能力。

这三年来，你主动回家与父

母同住（1986—1989年），放弃了在附近购置的小公寓，让它空着，与我们同在一个屋顶下定居，这是你的孝心，我们十分明白，也要谢谢你。可是你在过去长达二十二年的时光中，并没有与我们在一起度过，你的归来，虽然使我们欢欣，却也给了我们一个考验——是否我、你的母亲跟你，能按生活秩序同步同行地和睦相处？原先，这个家中只有我与你母亲生活，你的加入，其实对我们来说，也产生了巨大的波澜，并不只是你单独一方面在适应，我们也在适应你的出现。

一起生活的三年时间里，我渐渐地发现你往日的脾气和性格，都随着岁月的磨炼而淡化。除了你永不愿放弃的夜读之外。

我一直认为，女婿有一句对你的评价是很正确的。他曾告诉我：“你的女儿是最优秀的家庭主妇。”我也在海外你的家中亲眼看见你持家的专注和热情，可当你回到父母家中来住之后却是

个凡事绝对不管的人，你不扫地、不煮饭、不熨衣服，更不过问家中的柴米油盐。我并无任何对你的责怪，只是不解其中的改变所为何来。

你曾经也有过煮菜的兴趣，却因你坚持一个原则：“谁掌锅铲，谁当家。”于是你在家务上十分留心，不去碰触母亲的权力。你也懂得守礼，绝对不进我的书房。你甚至在开箱拿一个水果时，都会先问一声才吃，三年如一日。你不看电视的原因是，你认为选节目的主权在父母。你到我们的卧室中来阅报，夜间我常常发现你私底下去街上另买报纸——与我那份同样的，以便你深夜独享。偶尔，你打越洋电话，但从不直拨，你请长途台代拨，然后问明通话费将款项留在饭桌上。

你回家，一定将自己的鞋子立即放入鞋柜，衣物放进你的房间。白天，你很少坐在客厅，等我们睡下，你却独自一人长久地

## 父亲给三毛的信

●陈嗣庆





静坐在全然黑暗的客厅中。

平淡的家庭生活中，你没有对母亲的饭菜、父亲的言行、手足的来去，有过任何意见。二十二年的分离，使得现今的你，如此自重自爱自持自守。为父的我，看了也曾有过一丝惊讶。你也很少有什么情绪化的反应。你在丈夫忌日的那一天，照常吃喝，并不提醒家人一句。现今的你，看上去能够理智地控制感情，却也不失亲切、愉快、温暖。我以为，这以后总是风平浪静了。

偶尔，你会回自己的公寓去住，不过一天，就会自动回来，回来后神色赧然，也不说要搬回去独自生活的话。我——你的父亲，是一个简单的人，你来住，我接受；你要走，其实我也不黯然。只不知，原来你的心里担负着如此沉重的对父母痴爱的压力——直到你今晨留书出走，信中才写出了过去三年来，你住在家中的感受。以前，你曾与我数次提到《红楼梦》中的“好了歌”，你说只差一点就可以做神仙了，只恨忘不了父母。那时我曾对你说，请你去做神仙，把父母也给忘了，我们绝对不会责怪你。你笑笑，走开了。我欣见这两年来你又开始了你的旅行，又十分惋惜而今的你，只是游必有方。我一点一点看你把自己变成孤岛，却也为你的勇气和真诚而震动。我眼看你一点一点地超脱出来，反而产生了对你的空虚感，因为你的现在，是一个什么也不要了的人。但是应当拿的，你又绝对不让步。

你只身一人去了大陆一个多月，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交给我两件礼物。你将我父亲坟

头的一把土，还有我们陈家在舟山群岛老宅井中打出来的一小瓶水，慎重地在深夜里双手捧给我。也许，你期待的是，为父的我当场号啕痛哭，可是我没有。我没有的原因是，我就是没有。你等了数秒钟后，突然带着哭腔说：“这可是我今生唯一可以对你陈家的报答了，别的都谈不上。”说毕你掉头而去，轻轻关上了浴室的门。

也许为父我是糊涂了，你从大陆回来之后洗出来的照片，尤其有关故乡部分的，你一次一次在我看报时来打断我，向我解释：这是在祠堂祭祖，这是在阿爷坟头痛哭，这是定海城里，这又是什么人，跟我三代之内是什么关系？你或许想与我更多地谈谈故乡、亲人，而我并没有提出太多的问题，可是我毕竟也在应着你的话。

你在家中苦等手足来一同看照片，他们没有来。你想倾诉的经历一定有很多，而我们也尽可能撑起精神来听你说话，只因为父母老了，实在无力夜谈。你突然寂静了，将你那数百张照片拿去自己的公寓不够，你又偷走了我那把故乡土和那瓶水。

不过七八天以前吧，你给我看《皇冠》杂志，上面有一些你的照片，你指着最后一张照片说：“爸，看我在大陆留的毛笔字——有此为证。”我看了，对你说，你写字好像在画画。你还笑着说：“书画本来不分家，首在精神次在功。”你又指着那笔字说：“看，这女字边的好字，唰一挥，走了。”

那时的你，并不直爽，你三度给我暗示，指着那张照片讲东讲西，字里两个斗大的“好了”

已然破空而出。

这两个字，是你一生的追求，却没有时空给你胆子写出来，大概你心中已经“好”，已经“了”，不然不会这么下笔。而我和你母亲尚在不知不觉中。

只有你的小弟，前一日说：“小姐姐其实最爱祖国。”你听了又是笑一笑，那种微笑使我感到你很陌生，这种陌生的感觉，是你自大陆回来之后明显的转变，你的三魂七魄，好似都没有带回来。你变了。

三天之后的今日，你留下了一封信，离开了父母，你什么都没有拿走，包括你走路用的平底鞋。我看完你的信，伸头看看那人去楼空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你心爱的东西，你一样都没有动，包括你放在床头的那张丈夫的放大照片。

我知道，你这一次的境界，是没有回头路可言了。

也许，你的母亲以为你的出走又是一场演习，过数日你会再回家来。可我推测你已经开始品尝初次做神仙时那孤凉的滋味，或者说，你已一步一步走上这条无情之路，而我们没能与你同步。你人未老，却比我们在境界上快跑了一步。山到绝顶雪成峰，平儿、平儿，你何苦要那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平儿，你的决定里有你的主张，为父的我，不会用一切伦理道德亲情来束缚你。在你与我们同住三年之后，突然离去，其间，其实没有矛盾，有的只是你个人的渐悟以及悟道之后行为的实践。让我恭喜你，你终于又是另一个人了。至于你母亲这边，我自会安慰她。这一步，是你生命中又一次大改变，并非环境逼



迫，也非你无情，而是你再度蜕变，却影响到了一些家人。我猜测，这些事，你都曾三思——用了三年的时间去思考，才做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只有尊重你。

你本身是念哲学的，却又掺杂了对文学的痴迷，这两者之间的情怀往往不同，但你又看了一生的《红楼梦》，《红楼梦》之所以讨你喜欢，也许因为它是一种人生哲理和文学的混合体。平儿，我看你目前已有所参破，但尚未“了”，还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吗？你说：“好就是了，了就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必须了。”你答应过你母亲不伤害生命，所以肉体就不能“了”，肉体不“了”，精神不可单独了断。

再谈谈对生死的看法。世上一切，有生就有死，任何东西一产生就走向灭亡。世上的东西都在不断地消亡，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并不是坏事，这是一个过程。人生一世最后撒手而去只表示使命的完成，所以佛家把它叫作圆寂。只是世俗的感情把事情弄得复杂了。平儿，你最是有血有肉之人，你自绝于家庭，又不肯上班，也不想前途大事，为父的我，巴不得你凡心未泯。

其实，为父的我，跟你在许多心态上十分接近，我们都不愿伤人，甚至也很喜爱人群，只是除了公务之外，十分渴望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你终身的朋友，就是你的书和你旅行的鞋子。父亲我，内心也有想放下一切、脱离一切而去自在度日的向往，只是欠缺你的那份大手笔，一说放手，就当真给放了。我想，我之所以不能“好了”，并非因为那么多的责任，我只是怕痛。你的

“好了”，其中也并不是没有责任，只是你比我能忍痛而得到的。

在你未离家之前一日，6月4日，你收到大陆的表哥来信，信中提醒你，当不再流离，可得把自己的生活做个调整，不要再颠沛下去了。你看着信，把表哥的意思讲出来，我也深以为是。曾记得也问你有什么调适的打算，你笑着说：“顺其自然就好，不必太做打算。”过了24个小时，你走出了家庭，在清晨拂晓的时分，在你母亲又要入院之前。这种自然里，自有你的不肯矫情。我猜想你在那一天，受到了无关家庭的大痛苦。

回想起来，你从大陆归来之后，突然说：“《金瓶梅》这本书，比《红楼梦》更真诚，现在再看《金瓶梅》，才知道哭出来。”我不知道这两本书有什么异同之处，你却已经放了《红楼》，只为了“真诚”两字。

平儿，对于你的未来，我没法给你什么建议，为父的我，无非望你健康快乐。而今你已走到这大彻大悟的境界里，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你会顺其自然地过去，虽然在旁人看来，也许你太孤单了，但我想，这恰是你所要的。在你的留书中提到，希望手足们也不必刻意联络，这一点我会告诉他们。你说，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至于我的未来，我只有一点对你和你手足的要求。如果有一天我丧失伴侣，请求你们做子女的绝对不要刻意来照顾我或来伴我同住，请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过我的日子，更不要以你们的幻想加入同情来对待我，这就是对我的孝顺了。

（杀破狼摘自豆瓣网，刘程民图）

## 小心鱼刺

●〔新加坡〕尤 今

举家外出用餐，点了酱烧鲑鱼，热气蒸腾的鲑鱼端上来时，香气绕鼻，大家都急不可待地举箸品尝。就在这时，餐桌上突然同时响起了两个声音，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话：“妈妈，小心鱼刺！”说这话的是我，还有我亲爱的女儿。我这话是对着我妈妈说的，而我女儿这话，却是对着我说的。大家同时愣了愣之后，爆出满桌欢愉的笑声。

妈妈爱吃鱼，但是，在吃鱼的同时，又常常喜欢与一家大小闲聊，我和姐姐都很担心母亲为鱼骨所鲠，所以，每每鱼一上桌，我们便自然而然地提醒母亲：“小心鱼刺！”女儿耳濡目染，便也对我同样地生出关切之情，因此，鲑鱼一上桌，她便出言提醒。

当“小心鱼刺”这句话通过两代人的口响起于饭桌上时，一种贯穿于三代之间的温暖亲情、一种代代相传源远流长的孝道精神、一种东方家庭相濡以沫的天伦之乐，也圆满、充实、温馨地展现了出来。

（一米阳光摘自学林出版社《伤心的水》一书）





一是瘦，二是美。

——根据谷歌搜索排名，瘦和美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

四个著名的苹果。

——第一个诱惑了夏娃，第二个砸醒了牛顿，第三个领导了电子行业，第四个主宰了广场舞

一群中国人没日没夜装配后送到美国，再由一群中国人没日没夜排队买下送回中国，最后以这两群中国人都出不起的价钱卖给另一群中国人。

——美国科技媒体 The Verge 如此评论 iPhone6

“丑”的笔画是4，“穷”的笔画是7，加起来等于11。

——这就是光棍的原因

你的真实长相比自我感觉的要丑30%。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在照镜子时大脑会自动进行脑补。专家表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照相时感觉不像的原因

你的朋友考试不及格，你感觉很糟；你的朋友拔尖，你感觉更糟。

——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

键盘英雄们去哪儿了。

——所谓的观点、民意是靠不住的。对于社会、政治制度来说，真正构成对其支持的，不是观点和民意，而是心理结构，即人们的自我和性格。二战时，真正反抗纳粹的，并不是那些在观点上主张反抗的人，而恰恰是那些不具有“独裁主义性格”的人，



因为只有后者才有信心去反抗

一些地方领导把自己当成城市“总规划师”，真懂规划的专业人员反倒成了画图工具。

——新华社最近发文说，一些贪大、媚洋、求怪的建筑，看似是各个城市的“建筑地标”，实则是权力之手干预设计的“权势地标”。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的话更是一针见血

卧谈会？没听说过。

——《扬子晚报》日前报道，不少大一新生开学至今依然与舍友很陌生。睡下后，大家各忙各的，有人追美剧无法自拔，有人看动漫笑得前俯后仰，有人拿起手机刷微博，有人怕光怕声蒙着头睡。大家不知道怎么开口，也怕打扰到别人

在中国，真正的、持久的、没有七年之痒的爱情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爱。

——经济学者马光远认为，这是多角恋爱，银行、炒房者、地方政府、建筑材料、家具装修等几十个行业、部门都对房地产

爱得死去活来，这么伟大的爱情足以“俘虏政府”，从而不断修改游戏规则，保卫这份爱情

女人安慰女人时往往说自己很惨，男人安慰男人时往往说另一个男人很惨。

——男女安慰大不同

粉色男人。

——指从事以往被认为是女性工作的男士们，比如从事护士、保姆、幼师、空乘人员等所谓的“女性垄断行业”

初期的理想主义退潮后，沙滩上往往就剩下一群中年胖子。他们从沙滩流落到各地的酒桌上，一个个看透世态的聪明样子，让你想象不出在那层脂肪里埋葬过一个充满理想的少年。

——作家押沙龙

有人上一秒还在发帖痛骂贪腐，下一秒已在微信群里商量给孩子的老师送礼的事。

——最可怕的腐败，是社会价值观的腐蚀堕落

博士当高中老师没什么不可以，日本的博士还教小学呢！

——33岁的清华大学博士李文菁回到家乡武汉，成为一名普通高中教师，一时间引发外界热议

都说缺什么补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缺的是灵魂。

——崔健在他导演的电影《蓝色骨头》的首映礼上表示，他想强调的是“灵魂的存在和我们的灵魂”

（周继红、汪杰、徐杰等摘）



# 我希望听到你们说些什么

●张佳玮

机缘巧合之故，我陪一位年长的先生跟别人吃过许多次饭，每次他都会讲述这一段：“我小时候，在某某乡村长大，家里很苦啊；然后还生了什么什么病，平时不发作，发作起来要人命；后来工作了也不容易……现在呢，终于闯出来啦！”

每次听这位先生诉完苦，没那么多苦可诉的客人们都深感过意不去，纷纷安慰，而诉苦的那位先生便沉郁、坚强加泰然，满面“都熬过来了”的半自豪状。这些苦难成了他的勋章，于是大家竖起耳朵，听他情不自禁地念叨：“我是看透了，人生啊，就是得如何如何……”大家都侧耳倾听，哪怕之前已经听过，也被迫收心摄神。

中国文化里很推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这种逻辑有个微妙的反推，即接受过苦难的人是比一般人更接近天将降大任的那位。

这个逻辑未必严密，但许多人说话时不免有这样的心理：别看我们现在差不多，但我的起点比你们低得多，我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付出的努力比你们多得多，心志也更坚毅，见识也更宽广，对人生的体悟也更深，你们应该尊重我。

在台面上，苦难越多，在这个时代越有发言权。这种境况有好有坏。好的一面是：当陈述苦难、自数伤疤在一个时代吃得开，而不是招人嘲弄，那至少说

明这个时代的大众共识是倾向于保护弱者的。

但是炫耀苦难、自数伤疤还有一种不大妙的倾向。因为大多数陈述苦难者到后来都难免落入这样一种逻辑思维：我生于草莽，是从苦难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所以我被迫信赖丛林法则，因为我过早经历了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是，少年的苦难可以解释许多后来的行为，让人觉得许多事都情有可原。

但如果再往前迈一步就有点危险。一旦将苦难发展成挡箭牌，比如“别看我做这些事看上去不厚道，我可是苦出身”，仿佛受了苦难，人就有了豁免权，可以不受道德指责似的。依此，大多数炫耀苦难的人，因为其最后总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报偿和豁免权，于是陈述苦难本身，似乎也带有目的性了。

但世上还有另一种人，因为经历苦难，他们失去了许多东西，对此愤懑不平，而且时常会向命运叩问“为什么会是我”；人的心理卫护机制，让他们倾向于从缺失中寻觅回报，他们必须说服自己：苦难是有价值的。他们反复陈述，也是希望周围的人多给予鼓励。他们其实知道苦难本身是坏的，但如果相信自己天生倒霉而毫无收益，就会让自己崩溃，所以必须不断地获得赞许，来说服自己。而从周围汲取各类资源，其实也是这种自我说服的一部分。

我的一个远房叔叔，曾经历过一些磨难，每逢吃饭，他就会反复陈述：“其实那也不是很差劲，我还是有许多收获的。”无论他说过多少遍，大家都会耐心倾听，甚至还会倾吐自己遭遇的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日本松下电器的产品开始在市场上走俏,越来越多的经销商、个体客户来到松下电器位于大阪的公司总部考察和洽谈业务,其中不少人都是历经长途跋涉,从遥远的神户或日本东北部地区赶过来的。

松下幸之助的妻子梅野在得知这种情况后,主动找丈夫商议:“我们还是把他们请到家里住吧,在外面的旅社里住,总是不太方便,吃饭、洗澡都是问题。”

刚开始,松下幸之助有些不太赞同,他怕梅野过于劳累,但在妻子的反复要求下,最终点头同意了。

此后,凡是来松下公司总部的客户,都会被梅野热情地邀请到家里来住。每次,梅野都会亲自站在家门口迎接他们,并为他们放好洗澡的热水,体贴地说:“你们远道而来,实在是太辛苦了,请先洗一个热水澡吧!”

这样的安排完全出乎客户们的意料,让他们感动不已。接下



松下幸之助和夫人松下梅野

## 放下身架的社长夫人

●徐竞草

来,梅野会亲自下厨为他们做饭,并尽量和丈夫一起陪着他们吃饭,无论吃住多少天,都不收取一分钱的费用。

晚上,客户会被梅野安排到一个非常安静、干净和舒适的房间里休息。更让客户意想不到的

是,第二天早上,当他们从温暖的床上起来后,会发现房门口的篮子里整齐地放着自己换下的外套、内衣、袜子、鞋垫、手套——它们都被洗得干干净净,熨得一点褶皱都没有,一些开裂的地方还被缝补好了。

由于路途遥远,长途跋涉中,许多人的衣服都汗迹斑斑,气味也很难闻,而不顾这些替他们清洗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社长的妻子梅野!

本来,住进社长家里,吃主人家的饭,已经是非常荣幸的了,没想到社长夫人还亲自帮自己洗衣服,这让客户非常感动,他们都把这份恩情深藏在心里。

10年后,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使松下电器遭到了重创,产品大量滞销。好在松下的不少客户并没有放弃松下,而是坚持与松下合作。最终,松下电器渡过难关。对此,客户动情地说:“我们这样做,只为对得起社长夫人对我们的那份情谊!”

(继续前进摘自《羊城晚报》2014年10月9日)

倒霉事。

其实,诸位长辈对他的心态心知肚明,但因为他的时光已经流逝,无法复回;对苦难的叙述和自我安慰,是他的一种自我治疗手段,每个人都可能会积一肚子的苦水,希望去跟别人倾吐,所以对这种苦难陈述的原谅,除了体恤与怜悯,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所以,世上有两种苦难陈述者。前一种是骗子,反复陈述自己的苦难是为了获得道德制高点;而后一种则希望获得各类反

馈,什么反馈都行。如果你表示“你吃的苦算什么,我也吃过”,他就会觉得不那么孤独;如果你表示“确实太苦了,你真不容易”,他就获得自尊心的慰藉;如果你默默倾听,他也能够减少一些委屈。

这里的悖论是:真正痛苦的、需要陈述的人,其实远比陈述痛苦的骗子多;但因为骗子们更煽情、更动人,所以能打动人的通常是骗子。

而更多口齿不伶俐者,只能默默地将痛苦压在心底。这些人

可能就是我们的父辈、邻居,因为他们的羞涩或习惯,他们的痛苦很难被发觉。你去问他们,很可能会听到一段令人心酸的过往,从而看见他们精神上的满目疮痍,这些远胜过虚构的传说。但他们会笑笑说,都过去了。因为在漫长的、对精神痛苦不加过问的人生里,他们习惯了这样的默默自愈和小范围的分享,于是也就这样过去了——某种程度上,他们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雷觉天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黎青图)



# 我是马拉拉

◎〔巴基斯坦〕马拉拉·优素福扎伊

◎翁雅如 朱浩一 译

在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后没几天，17岁的巴基斯坦女孩马拉拉·优素福扎伊的自传简体中文版即将出版。这本名为《我是马拉拉》的自传，由马拉拉和英国知名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娜·拉姆合著，还原了她的传奇经历。



我来自一个午夜建立的国家。而我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时刻，刚过正午。

一年前，我离家去学校，没承想，再也没能回去。我被塔利班分子开枪击中，失去意识，然后就被带离了我的国家——巴基斯坦。有些人说我永远都不可能返回故乡了，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去的，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

现在，每天清晨，当我睁开双眼，都期盼着能回到自己的旧房间，屋里满地都是衣服，架子上摆满了我获得的奖状。事实上，我身在一个离我的故乡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有五个小时时差的国家。巴基斯坦与之相比，像是落后了几个世纪。这里的便利条件远超你的想象：拧开每个水龙头都有自来水流出，冷热水可以自由选择；无论白天或黑夜，只需按一下按钮，灯光就会亮起，不需要点油灯；有燃气可以直接煮食物，而不用先去市场买煤气。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现代化，甚至只要打开包装袋，就有熟食可以吃。

我站在窗边，能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长长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井然有序。树木和草地都被修剪得很整齐，还有平坦的人行道供路人行走。闭上眼睛，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我的故乡——有白雪皑皑的高山、绿意盎然的原野，还有碧蓝的河水。一想到斯瓦特的人民，我就会愉快地微笑。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和我的老师、同学们在一起，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在一起，开心地说说笑笑，

仿佛从未离开过。

然后，我猛然醒悟，我是在伯明翰，在英国。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那天原本要大考，对学生们来说算不上太美好的日子。但和大多数同学不一样，我号称“小书虫”，感觉考试并不是什么难事。

那天早上，我们一如既往地搭着被漆得五颜六色、喷着废气的三轮车——每辆车上只能搭载五六个女生——来到狭窄泥泞的哈吉巴巴路。自从塔利班控制该地区以后，我们的学校不能再有任何标志。隔着伐木场的白墙，铜质的大门上没有任何装饰——不能让外界看出围墙里的状况。

对女孩子们来说，这道门就像是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引领我们前往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这所学校是我出生前父亲创建的，我们头顶的墙上是用红白两色颜料漆的“胡沙尔学校”。我15岁，上九年级，每周有6天要来学校上课，和同学们一起背诵化学公式或学习乌尔都语；用英文格言，诸如“欲速则不达”等写故事；或是画人体血液循环图——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想成为医生。实在很难想象，会有人把这样的事当成一种威胁。然而，在学校的围墙外，萦绕着明戈拉（斯瓦特的主要城镇）的不只有嘈杂和疯狂，还有很多像塔利班分子那样认为女孩不应接受教育的人。

这天早晨，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不过，因为要考试，我们可以九点去上学，比平时晚一个小时。



学校离我家不远，以前我都是走路上学。但自从2011年开始，我就跟着其他女生一起搭人力车上学，再搭校车回家，因为母亲不敢让我独自上路。我们一年到头都被人威胁，这些威胁信息有些刊登在报纸上，有些是其他人转来的传单或小纸条。母亲很担心我，但塔利班分子从来没有特别针对过小女孩，相对而言，我更担心他们会针对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总是发表反对他们的言论。2011年8月，我父亲的好友，也是他抗争暴权的同盟扎西德·汗在去祈祷的路上脸部中枪。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劝我父亲：“小心点，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们家门口的街道狭窄，校车无法开进去，所以我每次都在小溪边下车，翻过一道上锁的铁栅门，然后再走一段阶梯，才能到家。我总觉得要是有人攻击我，一定是在阶梯上。和我父亲一样，我总是爱幻想。有时候在课堂上，我的心思就会不知不觉地飘走。我想象在回家的路上，有人从台阶上跳下来朝我开枪。我想象自己的反应：也许我会脱下鞋子，朝他扔过去，但我觉得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和恐怖分子也没有什么区别。最好还是向他祈求好了。“好吧，如果你想开枪就开吧。不过，在此之前，请先听我说几句话。你这么做法是不对的，我不是针对你，我只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去上学而已。”

我并不害怕，但我也开始在每晚临睡前检查门锁好了没有，也开始向真主祷告，询问人死后会怎样。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无话不谈，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从小学开始就是好朋友。我们分享彼此的一切，比如贾斯汀·比伯的歌、电影《暮光之城》，还有最好的亮肤面霜。莫妮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但她知道她的家人绝对不会同意，所以她告诉别人她想成为一名医生。在我们的国家，女孩们即便能外出工作，也很少能从事除医生或教师以外的职业。而我不同，我从未隐瞒自己想当医生、发明家或政治家的念头。莫妮巴似乎总能未卜先知，可我总是安慰她：“别担心，塔利班从来没有针对过一个小女孩！”

当校车来的时候，我们跑下楼梯。其他女孩在出门之前，都会把面纱蒙好，然后爬上校车的后方。那是一辆白色的丰田卡车，车厢里平行摆放着三条长椅，两条在车的两侧，一条在车中央。那天，车上挤着二十个女生和三个老师。我坐在左

侧，莫妮巴和另外一个低年级的女孩夏希雅·拉姆赞分别坐在我的两边。当时，我们怀里抱着考试资料，书包放在脚旁。

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我都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当时车里的空气又热又黏，与往年比，天气凉得晚，只有遥远的兴都库什山顶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车子座位后面没有窗户，两边盖着厚厚的塑料布，时不时会被风吹开一溜小缝。塑料布黄黄的，上面满是尘土，没法看到外面。我们只能从车厢后面看见一线蓝天和一抹太阳。那天的太阳就像是个黄色球体，飘浮在漫天风沙之中。

我只记得，校车一如既往地路上架设的检查岗处右转行驶，然后经过废弃的板球场。然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在我做过的梦里，我被开枪击中时，我的父亲也在车上，他也被击中了……周围挤满了人，我正到处寻找父亲。

而事实是，校车突然被截停了。在我们的左手边，是长满杂草的希尔·穆罕默德·汗的墓园，他是斯瓦特第一任经济部长。在我们的右手边，是个零食加工厂。我们停在离检查点不到两百米的地方。

我们看不到前方，但有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浅色衣服的年轻男子站在车身前方，挥手示意让车子停下。

“这是胡沙尔学校的车吗？”他问司机。学校的名字就写在车身上，我仿佛能听见乌斯曼大哥在喃喃自语：“这是什么蠢问题。”他回答：“是的。”

“我需要其中几个孩子的信息。”男人说。

“你得去学校办公室。”乌斯曼大哥说。

他说话的时候，另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男人走到车后面。

“你看，又是记者要来采访你了！”莫妮巴说。自从我开始跟着父亲在几个活动上发言，为女孩子争取接受教育的权利，抗议塔利班分子试图让女性穿遮面长袍后，便常有记者来采访我，甚至有些外国人，但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把我拦在路边。

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宽檐帽，用手帕蒙住口鼻，看上去就像是得了流感一样。他一跃跳上车厢，向我们走过来。

“谁是马拉拉？”他用命令式的口气问道。

没有人开口说话，但有几个女生望向我。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把脸蒙起来的女孩。



## 埃博拉病毒与巧克力

●钟 布

今年万圣节到来之际，很多父母已注意到了巧克力的价格变化。他们发现，每包巧克力糖果都上涨了5美分~10美分。

众所周知，生产巧克力的主要原料是可可豆。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世界上70%的可可豆产自西非。但紧邻科特迪瓦的利比里亚和几内亚已有8000多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近一半感染者已经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全球死于埃博拉疫情的人数接近4600人，确诊病例超过9000人，而世界第二大可可豆生产国尼日利亚也有几十例被确诊的患者及死亡病例。

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直接影响到巧克力生产原料——可可豆的价格。科特迪瓦担心埃博拉病毒进一步扩散，从而不再顾及可可豆农场依赖外来工人采摘可可豆的传统，从8月开始关闭了该国与利比里

亚和几内亚两国的边境关卡。每年10月，科特迪瓦的可可豆采摘季开始，但今年因为从这两个邻国来的采摘工人大幅减少，采摘完全无法正常进行。

专家预测，埃博拉病毒导致的可可豆采摘困境将把今年的可可豆价格推至3年来的新高。往年可可豆的交易价格为每吨2000美元~2700美元。而自9月份以来，受埃博拉病毒扩散的影响，可可豆的交易价格上涨到每

吨3030美元~3400美元。泛非银行研究人员预计，尽管可可豆农场主们可以从其他地方招募采摘工人以解燃眉之急，但由于埃博拉病毒扩散的不确定性，没人能预测本季可可豆市场的走向。

更严重的是，埃博拉病毒的蔓延正威胁着全球巧克力的供应链。往年这个季节，世界各大巧克力公司都会派大批农艺学家到西非，统计可可树及其豆荚的数量，并运用多年来建立的数学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精确地预测出当年全球可可豆的产量。今年许多农艺学家由于担心感染埃博拉病毒，没有到西非各国收集可可豆的数据，其中包括尚未

受该病毒影响的科特迪瓦和加纳。如此一来，巧克力厂商和专家们在今年的巧克力市场上犹如盲人夜行，完全无法获知可靠的可可豆产量数据。不过，市场凭借超人的灵敏嗅觉，已经快速地做出了反应，并通过价格影响到6000公里外的美国糖果市场。

（琪 琪摘自博客中国作者的专栏，辛 刚图）



这时候，他举起一把黑色手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把柯尔特45型自动手枪。几个女孩子开始尖叫起来。后来莫妮巴告诉我，当时我死死地抓着她的手。

我的朋友告诉我，那个男人开了三枪，一枪接着一枪，第一枪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弹从我的左耳射出。我倒在莫妮巴身上，鲜血从我的左耳喷涌而出。另外两发子弹击中了我旁边的女孩——有一枪打中夏希雅的左手，还有一枪从卡内·利兹雅的

左肩射穿进入她的右上臂。

后来朋友们告诉我，枪手开枪时手在发抖。

当我们终于到达医院时，我的长发已被鲜血浸湿，莫妮巴的腿上也全是鲜血。

谁是马拉拉？

我是马拉拉。

而这，就是我的故事。

（尤 麦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我是马拉拉》一书，lzyhwimg图）





儿时的周星驰和妈妈凌宝儿

## 我的第一场戏

●周星驰

记忆中总有一些让我们心动落泪的东西，在岁月的涤荡中，它们都变成晶莹剔透的琥珀。

母亲与父亲离异那一年，我才7岁。我和姐姐周文姬、妹妹周星霞一同被判给了母亲凌宝儿。在1968年的香港，母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讨生活，其艰难可想而知。为了维持生活，母亲一人打了两份工。我们几个都特别乖巧懂事，这让母亲很宽慰。尤其是我，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最得母亲宠爱。

那时，正是我们仨孩子长身体的时候，所以不管生活多么困难，每个星期，母亲都要称点肉或买尾鱼给我们加餐。每当吃这些丰富的“大餐”时，菜一上桌，我就把菜端到自己的身体，专挑好的吃。姐姐妹妹却很懂事，从不和我争。但是我的饭量很小，吃两块就吃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开始胡闹，总还要拣两块，放到嘴里嚼两下，再吐到碟子里。我嚼过了的，姐姐妹妹哪还肯吃啊！这让母亲非常烦心。

为了不浪费，母亲只好拿过来自己吃掉。为这事，母亲没少批评我，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好在我别的方面表现都很好，日子久了，母亲也就随我了。小孩子嘛，哪有不顽皮的呢？

可是有一次，母亲真的生气了，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那一次，母亲两个月没发工资了，好不容易从娘家弄来了一些钱，买了几只鸡腿，烧得金黄喷香。菜刚上桌，我就小猴似的爬上桌，用手抓起一只鸡腿就啃，还一边冲着姐姐妹妹做鬼脸。一不小心，手一滑，鸡腿掉地上了，沾满了尘土，落在

了一摊鸡屎旁边。

母亲又生气又心疼，买这几只鸡腿容易吗？再想想我平时的顽皮表现，母亲决定这次要好好教训我。她取过一根桑树条，狠狠地抽了我十几下：“让你顽皮，让你不知珍惜！”直到姐姐妹妹扑过来把我护在身体下面，母亲才放下桑树条，搂着我们3个抱头痛哭。

哭了好一会儿，我们才开始吃饭。母亲把鸡腿捡了起来，用开水冲洗一下，舍不得扔，自己吃了。那天晚上，母亲抚摸着身上的伤痕：“还疼吗？”“不疼了。”“下次还调皮吗？”黑暗中，我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并“嘻嘻”地笑着：“睡吧，妈，明天我还要上课呢。”

2001年，我和母亲做客凤凰卫视时，又谈起了这段往事。

“是的，那时他可真顽皮啊！竟然不知道，这饭菜来得多不容易，一点也不珍惜。”母亲笑容慈祥地说。

“不，妈妈，我懂得珍惜，”我接过话茬，声音开始哽咽，“您想想，我要不是把鸡腿弄到地上，您会舍得吃吗？那几年里，有什么好吃的，您全给了我们姐弟，您成天就吃咸菜啊！于是我们才想出这办法，我把几块肉嚼得不像样后，我们就有借口不吃了。只有这样，您才会吃啊！”

听着这话，母亲情绪变得激动起来：“其实，我早该想到。你这样乖巧懂事，怎么偏偏吃饭这么顽皮呢？”母亲哽咽着掏出手绢擦眼泪。

我挂着两行泪水满面微笑。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我们母子抱在了一起。无数的观众也在那一刻，流下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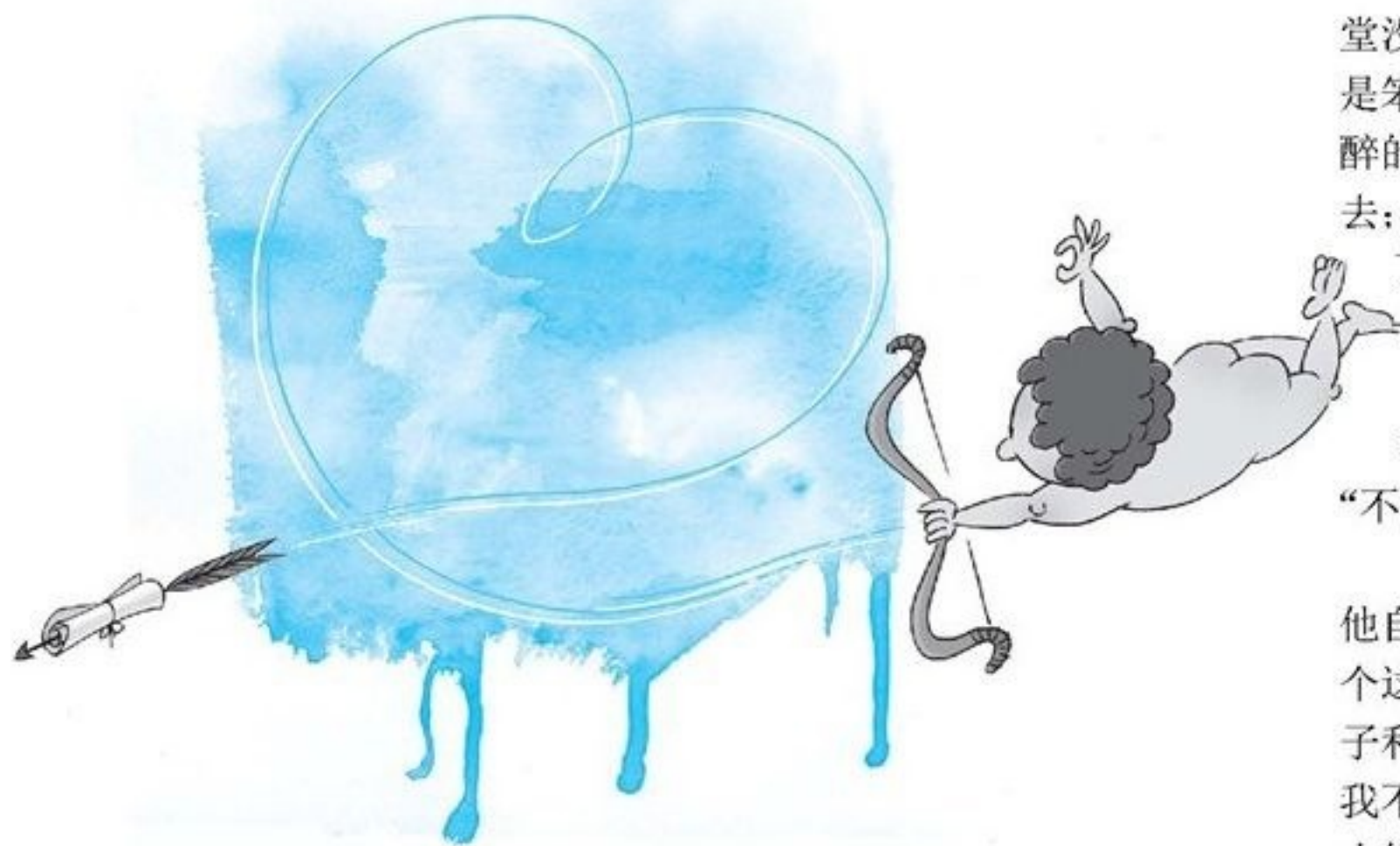
虽然我演戏无数，也不乏精品，但是我要说，我最好的戏，是在7岁那年，演绎了一份血浓于水、骨肉连心的挚爱亲情，而唯一的观众，就是我的母亲。

（卉 儿摘自《东西南北》）

一个人去崇拜一个偶像，其实是在利用这个偶像的一些形象，来告诉别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按照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的说法，这代表了某种品位的选择。品位就是人赖以区分自己，并且试图在象征性领域战胜其他人的东西。

——梁文道





## 最神气的情书

●李敖

亲爱的xx:

你先不要神气——你收到这封信时，小心眼儿里一定会想：“从16岁以来，自己平均每个星期都要收到一封信，陆军海军空军联勤，教员学生科长，甚至隔壁的小太保等各色各样的男人都给我写过信，有文言、有白话、有工楷、有血书，我真看得腻了，今天这封信又是谁写的呀？”

我再说一遍，你先不要神气！

我是一个与你素昧平生的人，生在一个扑朔迷离的地方，读过几册捕风捉影的书，写过几篇强词夺理的文章。你见过我，可是我断言我的容貌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印象，我是一个丑八怪，五官七窍皆自由发展，丝毫没有配合的意图，他们说像那“钟楼怪人”，可是“钟楼怪人”我

也比不上，因为他面貌虽丑，人却忠厚痴情。他不会对女人发脾气，他永远为她效忠，为她拿大顶，为她丢石头打别的男人。

可是我呢？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听到那些女生用广东话骂我“咸湿佬”，听说那就是国语里边“大情棍”的意思。

其实这真是冤枉我。不错，我乱写情书，如她们所说，我是一个“情书满天飞，人人都想追”的人。平心而论，我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追上过一个女人，我写的信十封中至少有五封被“火葬”、四封被退回，另外一封给贴到公告栏去了。我命苦如此，不灰心不自卑就算是好的了，你还能怪我情书写得多吗？

可是对我来说，不写情书怎

么办？我怕鬼，可是不信神，教堂没我的份儿；我四肢齐全，可是笨手笨脚，跳起舞来像一只喝醉的猩猩，舞会说什么也不能再去；我的脸皮虽厚，可是太难看了；我的背影还不坏，但我不能总是背着脸去找女孩子，我总要转过脸来才行，但是，老天爷呀！我是“不堪回首”的呀！

我不能恨上帝，因为上帝照他自己的模样造人，他决不会造个这么丑的化身；我也不能恨老子 and 老太，因为那样人家就会说我不孝顺；于是我只好恨我家的小姐和少爷，我恨他们的缺点都集中在一起长到我头上来了，可是我恨又有什么用？最后小姐们摊牌了：“老哥，请别怪我们不再帮你的忙，请不要再请客、再贿赂我们了。上帝保佑你，你自己想法子吧！”

我知道我脾气不大好，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脾气柔和的男人，她们喜欢男人向她们低三下四、摇尾乞怜，喜欢他们再接再厉、尾随不舍。换句话说，她们喜欢有点奴才味儿的男人，这种男人会伺候、会体贴、会受气、会一跪三个小时。他不怕风雨，不怕等待，不怕女生宿舍的传达员，不怕女孩子的“不”字，不怕碰任何号码的钉子！

就是这种奴才性格的男人，他们追走了每个我想追的女孩子，也追走了唯一一个差点被我追上的大美人。

一提到那个大美人，我就忍不住心酸，她真是可爱，与《钟楼怪人》里面的珍娜·露露布丽姬妲一模一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我颇有才华，于是她接受了我的背影，在歌德所说的



李宗盛成为单身汉后，一天夜里无法入眠，便起来找东西果腹，却又不肯将就，一道一道的工序，耗时甚久，做出了一道卤肉饭，他又倒了一杯红酒，人到此此时，忧愁尽解。

据说李宗盛喜欢半夜做饭，从晚上11点开始一直到凌晨，搞得楼道里都是烟火味，他甚至将家里的泳池改成了厨房。他在北京的家里有一个储藏室，堆满了他从世界各地淘到的食材。他

## 适合你的那盘菜

◎颜 颜



的电脑里存着大量的烹饪视频。从做饭的过程中，他琢磨出很多关于感情的道理：如果在一起感到痛苦，不如放手寻找新的幸福；只有吃到一起的人才能爱到一起；如果一个人喜欢吃辣，另一个人偏爱甜品，是和谐不了的。

寻找人生伴侣就如同寻觅美食，缘分到了，适合你的那盘菜就出现了，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

（木子摘自好酷网）

恋爱时节，我们开始做着我们所能做的事。

对于我，这当然是突如其来的幸福，但是很快地，她无情地丢下了我，像我丢下那块打狗的石头。

于是，每当我看到或听说她跟一个奴才男人在一起时，我就忍不住有一种鲜花插牛粪的感觉，就要抓耳挠腮，要拍桌子敲板凳，要诅咒，要骂“他妈的”。

我厌恶她跟别的男人在一块儿，不是嫉妒，嫉妒表示我不如他，但我怎么会不如他？他臭小子，有什么资格跟我比？我连比都不要跟他比！嫉妒，他哪配我嫉妒，他唯一的资格就是被我憎恨，我恨他狗运当头，我惊异女孩子的短视，我惋惜我这么可爱，她却有眼无珠不来爱我。爱神呀！月老呀！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只帮助女孩子爱市侩，却不鼓励女孩子爱诗人，人生至此，我真活得疲倦了！

但是我怎能轻易就死：我那次过生日，她不是祝我“寿比南山”吗？我死不要紧，留下她怎么办呢？我走了，她该多难过呀。记得那一次，我们在碧潭，

划了一阵船，我肚子饿了，提议立刻去西门町看电影、下馆子，她却兴犹未尽，还想划船。好言相劝，她还是不走，我火了：“还要划，还要划，臭水池子，有什么好划？你这小丫头怎么这样任性？”“任性？你说谁？你还好意思说我任性，你是个大独裁者，离不开女人又要在女人面前摆臭架子，你说看电影就看电影，你说下馆子就下馆子，你不肯跟人家商量商量，你不给人家自由！”她气势汹汹，我更气了，我吼道：“谁不给你自由，我说看电影，选片子的自由是你的；我说下馆子，点菜的自由是你的。你有这么多的自由还不够吗？你居然还说我不民主！你们女人！”“什么女人女人的！你看不惯，你就请便吧！别以为没有你，天下男人就不上门来了。你，臭文人、大独裁、丑八怪，有什么稀罕，你走吧！”

我气冲冲地走了，头也不回，发誓再也不找她。我走回家，躺在床上，哼呀哼的，翻来覆去只是她的幻影。三天过去了，我瘦了，感到头昏脚软、四肢无力、腰酸背疼，于是我决定

再找她一次，我要看看她是不是也瘦了。其实，她才不会瘦呢，我不必再说我看到了什么，总之，那是个要命的镜头，我不能使它消失，只好闭上自己的眼睛。

我不要后悔，后悔又有什么用？反正她不再回来，与其炒陈饭，不如做硬汉，我还是做硬汉吧！我拿出枕头，把它晒干，对着枕头重新发誓，要找一个“以平等待我”之女人，希望她能了解“淑德孔昭”的大道理，可是四年来，我一直没有找到。

我不从外表来论断一个女人的优劣，如同我不喜欢女人这样来论断我。我是被了解的，不是被看的。古人说“太上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我是一个不健忘的“太上”，可是多情而不及于情，因此，我只好写了这封泛滥的情书，来试探你是不是一个女孩子中的例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就要说：“爱我吧，可是不要神气！”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就要说：“嘿！连我都不爱，你神气什么呀！”

1961年5月24日

（小喆摘自豆瓣网，喻梁图）





## 普京的另一面

◎唐子湑

普京一般起得很晚，一天从简单的早餐开始。餐桌上常有松软的干酪、煎蛋卷，偶尔有麦片粥，他还喜欢鹌鹑蛋和果汁。成箱的食材定期从东正教主教基里尔的大农场运来，以确保食物新鲜。

饭后，他会喝上一杯咖啡。他的“朝臣”们已经被传召，但普京会花一两个小时游泳，他很享受在水中独处的时光。助理说，他喜欢在这里思考国家大事。

他习惯工作到深夜，只会在头脑清醒的时间传召“大臣”。此时，他们在会议室里谈笑风生，而普京往往姗姗来迟。他们说，等待三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普京在健身房里消磨时间，同时观看俄罗斯滚动新闻。相比起骑自行车，他更喜欢举哑铃。

大汗淋漓过后，他有时会看看书。他最爱读历史书：恐怖的伊凡（伊凡四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彼得大帝。有传言称，普京也会读小说，包括惊悚小说和科幻小说，他的幕僚称传言非实。然后是沐浴更衣，他花很多时间沉浸在热水浴和冷

水浴中。他只穿量身定制的西装，系颜色阴沉的领带。

接下来，就是办公时间了。首先是阅读工作简报，这通常会在厚重的书桌前进行。办公室里没有电子屏幕，普京只会用最安全的技术：红色文件夹、纸质文件，还有苏联战时使用的固定电话。

除此之外，还有新闻简报。例如《共青团真理报》和《莫斯科共青团报》。这些报纸的影响力最大，拥有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他们的头条、八卦专栏，乃至对最新时事的反应，无不牵动着平民的神经。

至于最不重要的，应属外国媒体剪报。这些剪报由总统办公室和外交部收集，这些部门从不向他隐瞒任何坏消息，因为普京要知道外国媒体把他妖魔化到何种程度，一直以来，他的顾问都会给他看网上的讽刺视频——他必须知道别人是如何嘲讽他的。

在媒体的镁光灯下，普京的生活与打猎、运动和美女联系在一起。但在圈内人看来，他的生活如此单调——毫无意义的会议、单调迂腐的总统式礼仪、循环往复的例行公事，年复一年。

即使周末，普京依旧十分忙碌。他有时会在下午安排学习的

环节，通常是学英语。老师会和他一起唱歌，帮助他学习一些高难度词汇。据说，周日有时普京会去教堂祈祷或者忏悔。幕僚称，他也许不是个无神论者，或许他确实信奉宗教，但他的生活看起来并不像一名基督教徒。

这些人都是圈内人，曾与他在圣彼得堡共事。他那时只是副市长，他们曾同甘共苦。如今，他们习惯称他为“老板”。但最近几年，他们给了他一个新称呼——沙皇。

普京没有家庭生活。父母去世了，妻子在两人长期的分居之后与他离婚了。他还有两个女儿，有关她们的信息是国家机密，而且她们并不住在俄罗斯。他的绯闻不断，模特、摄影师或者美女运动员，但没有一个幕僚能够完全解释清楚这些绯闻。

据说，普京比斯大林之后任何一位领导人都要勤政。他的专车只去两个地方——克里姆林宫和机场。他的官邸距离克里姆林宫24公里。当他去克里姆林宫上班时，军警会封路清场。他可以在25分钟之内抵达克里姆林宫，留下一个交通瘫痪的莫斯科。他不喜欢克里姆林宫，更喜欢在官邸内处理事务。

在俄罗斯国内视察时，他手下的官员总是用些小伎俩去欺骗





## 名人如何对待笔误

●王树人

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最初发表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小说中有一处写小孙女六斤打破一只碗，第二天，六斤的父亲七斤把这只碗拿到城里去锅时，由于缺口太大，被锅了十六个铜钉，但到了小说的结尾处却写成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地往来”。一个“十六”，一个“十八”，前后不一致。鲁迅发现了这个“笔误”后，于1926年11月23日专门写了一封信，要求改正。鲁迅在信中写道：“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

法国著名地理学家马莱·布雷，一生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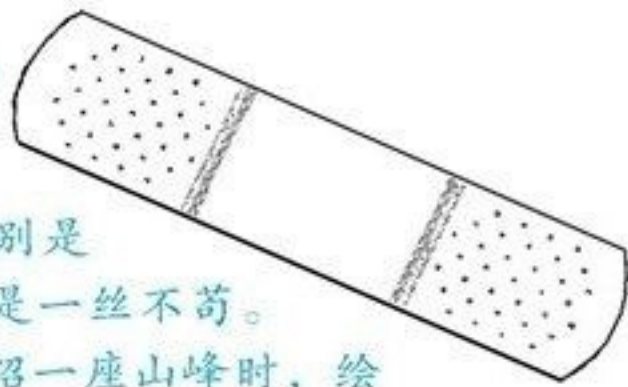
严谨，常亲自校

对自己的书稿，特别是

对于一些数据，更是一丝不苟。

他的一部书稿在介绍一座山峰时，绘出的高度是海拔36000斯托帕（法国旧长度单位）。在校对时，他发现36000写成了360000。他标明错误后，排字工人不但没有改正，反而又多加了一个“0”。马莱·布雷在盛怒之下，在这个数字旁边写道：“应该是36000，畜生！”最后印出来的书竟这样写道：“这座山峰海拔3600000斯托帕，上面栖息着36000种畜生！”对此，世界地理学界目瞪口呆。

（潘光贤摘自《解放日报》2014年10月7日）



他。最近，在苏兹达尔，他们不愿让他见到那些容易腐烂的木质房屋，于是用柏油帆布把村舍全部盖住。他们同样不想让他见到那些工厂和军事设施，于是把所有不堪入目的东西都藏了起来。

普京出访前，先遣人员会提前一个月做准备。下榻的酒店被彻底检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联手确认每一个细节，比如总统下榻的房间究竟有多安全？厕所的细菌生物污染指数是多少？

在他抵达前一周，这片外国的土地上已经成立了一个短暂的“普京内朝”，而他们下榻的酒店成了“克里姆林宫”。他们预订并封锁了200间客房，开设了特殊的总统专用电梯。普京的房间早已经被封锁，任何人不得入内。酒店的被单、床单和浴室用品全部被重新更换。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洗漱用品和密封严实的克里姆林宫特供新鲜水果。

与此同时，所有普京需要的

随身物品和服务人员会提前到达：俄罗斯的厨师、清洁工和服务生……俄罗斯卡车运来两吨的俄罗斯食材，外交团队要为不同的饮食环节与东道主谈判，哪怕普京仅仅在此地住一个晚上。

普京不吃任何由他人提供的食物，包括被访问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提供的。如果出访的国家恰好以美食著称，俄罗斯大使馆会非常头疼，因为这位总统不接触任何未被克里姆林宫确定为安全的外国食物，他甚至曾在外国宴会上对不信任的食物碰都不碰。

与人相处时，他冷静强势，仿佛是一个铜人。他似乎知道，人们会在他锐利的目光下退缩。他周围总是安静的。在永无休止的典礼号角乐中，他从一个金色房间走到另外一个金色房间。

“大臣”们喜欢模仿普京，模仿他的手势和他的神情。他们装出对科技的蔑视，模仿普京说话的腔调，并学他的嘲讽言辞。唯一不同的是，部长们会在夜幕

降临时喝酒、喧闹、谈笑。他们的脸一半藏在阴影中，开始慢慢放松，喋喋不休，但普京永远不会这样。

“跟他亲密接触，你会发觉其实他乐意辞职。但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其他方式统治俄罗斯，唯有用这种强势的手段。如果有一天他的统治地位动摇，一切都会土崩瓦解，他甚至会身陷囹圄，而莫斯科也会像基辅一样陷入暴乱。”

有幕僚说，他们曾经听到过他真诚的独白。那是一个夏夜，普京坦诚地谈论起国家的命运。他问身边的人，谁才是俄罗斯史上最大的叛国贼。但他并没有等待回答，他说：“俄罗斯史上最大的罪犯，是那些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人，比如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

“大臣”们随之附和说，总统永远不会重蹈覆辙。

（余娟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27期）



在大城市打拼还是回小城市过相对安逸的生活，这是一个近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可是，它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吗？

20世纪60年代，刘大任从台湾去美国求学，恰在柏克莱遭遇了自由言论运动风潮。最终，他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成为“乌托邦的寻找者”。

尽管刘大任的左翼思维与我并不相投，但不妨碍我被其文章《柏克莱那几年》打动。这位如今已垂垂老矣的小说家写道：“也正是直接参与运动的亲身体验，因‘柏克莱人’而感染的‘寻找乌托邦’旅程，接受了残酷考验，所有事业梦想全部报废，学位自动抛弃，人生大转弯，甚至对人性的本质产生了难以解决的怀疑，然而，直到今天，扪心自问，没有一丝一毫后悔。”

他还写道：“对于今天十八九岁的大孩子，我还是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句话，任何机缘，当乌托邦出现在你的人生轨道上时，即使玉石俱焚，也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人活着，不为这个，为了什么？”

他还提到了有名的《休伦港宣言》，开篇是那个著名的句子：“我们这一代的人，孕育于至少是相当舒服的环境，被安置在各地的大学殿堂里，不安地看着我们继承的世界……”

这多像个预言，如今的中国年轻人，

## 不应放弃的乌托邦

●叶克飞

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

不也是身处一个至少相当舒服的环境，但又不安地看着这个世界吗？只是，比起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如今的中国更加物质化，甚至使得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屈从于生活的压力。但反过来说，如今这种琐碎的物质化生活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在旧日的风

起云涌面前也注定是小儿科。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能为“寻找乌托邦”放弃一切的人，那么“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式的问题根本不值一提。

大城市和小城市都有显而易见的优缺点：大城市生活丰富，工作机会多，如果是非体制内领域，相对更注重能力，尤其是在创意产业、科技产业等新兴领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业务重于人际的氛围，缺点是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小城市生活成本低，日子相对安逸，但工作机会少，又普遍是人情社会，办任何事都得靠关系，又因人际关系复杂，隐私空间常被侵犯。

这些优缺点并非绝对，往往会随着个体的特点而转化。比如在家办公的自由职业者，工作主要依靠网络传递，那么小城市的低房价就显得有诱惑力；但如果他又特别喜欢丰富的生活和多元化的资讯，那么大城市的高房价也不会阻挠他前行的脚步。

正如有人所说，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

许多过来人看到这句话，会不屑地说一句“too young too simple（很傻很天真）”，告诉你这种想法实在太不成熟了，因为许多事情不是想想就能实现的。他们会摆出各种大道理，列出一连串的“反面教材”，告诉你若不循规蹈矩，人生将会如







何悲惨……可是，如果你连想想的勇气都没有，你又能实现什么？

在大城市和小城市的问题上，我的感情一直倾向于前者。当然，我并不是认为大城市一定比小城市好，更不是说年轻人必须选择大城市，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但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个选择中，天平从一开始就是倾斜的，前者的生存压力更大，也因此更需要勇气。而遵循内心的勇气，不但是我自己缺少的，也是我喜欢并尊重的。

对于逃离大城市的年轻人，我同样尊重，因为他们尝试过。对于选择小城市安逸生活的年轻人，我也并不反感，因为那也未必不是遵循内心的选择。我唯一不能认同的，是某些人对打拼者的嘲笑和他们庸俗化的论调。

我见过不少世俗眼光中的失败者，他们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嘲笑。比如有人被迫从北上广回到家乡，就有一些这辈子未曾离开家乡的人嘲笑他外面混不下去了，当然还少不了“早说过这条路走不通”之类的论调。还有一些人正在大城市里打拼，可逢年过节回到家乡，就会成为七大姑八大姨的谈资以及被训导的对象，告诫你生活应该安守本分，结婚生子再去考个公务员才是世界上唯一的人生标准。

我甚至认为，正是这群人的存在，才逼得许多年轻人背井离乡，宁愿在大城市孤独打拼，也绝不回去。

没错，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打拼者，终其一生也无法跻身于这个城市的上游，他们甚至买不起一套小房子，终日为温饱奔波。但谁有资格嘲笑他们呢？没

有人。正如毛利在《普通女孩，就该滚出大城市？》中所写：“为什么一定非要成功、出色，才能留在大城市？为什么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样自由选择去留，她永远都该仰仗别人的意见生活吗？”

在中国人的人生选择中，女性比男性的空间更为狭窄，没在30岁前把自己嫁出去仿佛是一条死罪，结婚后没生出孩子来同样是死罪。

一个社会对女性的苛求与偏见，意味着整体价值观的缺陷。女性遭遇苛求，男性同样不会好过。认为女性留在小城市安于现状最好的七大姑八大姨，同样也是逼婚、逼考公务员的主力，她们的逼迫对象其实不分男女，这也许是小城市最让人窒息的一面。

我有一个朋友，不谙世事、不善交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中等收入。与许多独生子女一样，她在父母的支持下买房买车，一个人住着140平方米的房子，每日按部就班地开车上下班，不知不觉已经年过三十。也是在30岁这一年，她放弃了这一切，选择北漂，租房、挤地铁……

当然有人会说她傻，可她比以前开心多了。她离开这个小城市的唯一理由是孤独，同时，她又不愿像长辈们所说的那样，随便找个人结婚生子，告别孤独——那样的话，也许会更孤独。

在某些人看来，这种孤独似乎有点矫情。他们还会搬出“适应社会”这一万能法则，告诉你这是你自身的问题，你要改变自己、释放自己，接触社会，就能有更广阔的圈子。可是，这个说法从根本上抹杀了人与人之间原本就具有的差异，忽略了人的个性。

价值观的差异也与身份、地位无关，即使都是高学历，即使都有体面的工作，但一个读哈耶克、萨义德和《古拉格群岛》的人，怎么可能和一个除了课本再没读过其他书的人有心灵上的契合呢？因为价值观而造成的孤独，无法因为自身的改变而缓解。而且，即使改变，也只能就高不就低，也就是说，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去适应别人的高度，但无法刻意拉低自己的智商，去迁就比自己更平庸的人。

在男权社会里，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能力的女性，更容易在小城市里感受到这种孤独。工作没有挑战性，缺少有共同话题的朋友，找不到看得上眼的男人，还要因为没对象、不结婚和没生孩子这样的事情被当成异端，这已经不仅仅是孤独的问题，更关乎尊严的丧失。

所以，一个人越出色，小城市的面目就越可憎。别说那些内地封闭小城了，即使是东南沿海的富庶地区，即使距离港澳仅仅一两个小时的距离，小城市仍然只是小城市，你依然要忍受以下这些事情：同样的杂志和电影，比广州深圳迟一个多星期上市和上线；你还是得自己开着车跑去大城市看话剧和演唱会；如果你没考公务员，某些人更是会替你痛心疾首；即使是年轻人，也往往早早老去，坐下来就跟你谈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经，见到育儿和养生讲座就像打了鸡血；许多你的同龄人，有着高学历和体面的工作，可家里没有一本书，你们永远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在事业上，你不能靠创意打动客户，跟人搂着肩膀，忍着满口酒气，称兄道弟干上几杯也许更管用





##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定位

●蒋 勋

人类的文明很有趣，慢慢发展下来，你会发现，人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使自己有信心，但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成熟、比较丰富的文化支持。譬如说我虽然

很矮，可是我在另一方面很高大，可能是在心灵方面或者精神方面，或者有某一方面特殊的技能。我很期盼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化出现，让每一个人有他自己不同的价值。

我们的社会的确已经在走向多元，举例来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要求“无障碍空间”的设计。我小时候哪里有这种便利，残废就残废嘛。可是我们现在也不用这样的称呼了，因为他并没有废。这不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而是人们重新思考过去所做的判断对不对。

我想这就是多元化社会的基础——人不是被制化的。

不把人制化，才能让人身上的其他元素有机会被发现，从而使他建立自信。

我们的社会正慢慢地往这个

方向发展，但同时有一些干扰，例如重商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又会让多元趋向单一。单一化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考上大学有什么用，明星接一个广告就有数百万入口袋，那才实在。”

所以，价值观的单一化，是我们所担心的。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定位，有不同的定位过程，每个人都能够满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观念在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他们长期以来重视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

一味地跟别人比，迟早都会走向物化。

（阳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生活十讲》一书，魏克图）

……

有时，我甚至会有这样的错觉：能忍受这些，简直需要比在大城市打拼还要多万倍的勇气。当然，后来我明白了，这不是勇气，而是妥协和懦弱。大城市当然也存在这些问题，但你起码有躲开的机会，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还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故乡在一个内陆不发达省份的小城市，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死也不会回去的，因为我不想20多岁时看到自己60岁的样子。”因为，在那样的小城市里，除了公务员、国企、学校、医院之外，你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用可以在老家买别墅的钱，供了一套北京的小房子，然后告诉我：“房子再小，也是我买

的；路再难，也是我自己选的，这样的话，谁也没有借口来干涉我的生活。”

我知道，这就是勇气。它似乎可以回应某些人的另一种荒谬论调——年轻人选择大城市是一种逃避，比如逃避生活的责任和传宗接代的重任等。且不说年轻人选择大城市大多有理想和追求的因素，即使真的是逃避，我也建议持此论调的人先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人家甘愿放弃安逸，以孤身去大城市打拼的代价去逃避你和你所期盼的那些东西，是什么让你和你的期望比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激烈竞争更恐怖？

很多时候，我们都过早老去，然后定义生活。比如认为房子、车子和金钱就代表生活的全部，认为别人也应该这样想，否

则就是不成熟、不知足，或是以过来人的姿态强调平庸的可贵，把“平庸”等同于“平淡”。可是，许多人未曾想过，你认为好的未必是别人想要的，我们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于人，未必是关怀，而是侵犯。这样的事，在这个国家随处可见，小城市似乎更明显一些，同时让人无处可躲，也无从辩驳。越是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生活的人，越是庸碌无知的人，越喜欢嘲笑那些有勇气去承受压力的人。

不够现实的乌托邦，总会引来嘲笑。但是，如果你现在20多岁，你是希望看到一个乌托邦，还是看到自己60岁时的样子？

（十三页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邝飏图）





## 炫富的驱动力

◎〔美〕道格拉斯·T.肯里克

◎魏

费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  
群译

雄性缎蓝亭鸟是天生的建筑师，它会小心翼翼地搭建一个精美的草亭，这会花费它数周时间，建成的草制城堡可能会是它身高的几倍。在草亭建成后，它还会精心装饰自己的邸和庭院。

你也许会猜想缎蓝亭鸟修建这个草亭是因为这会成为它的“家”，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草亭根本就不是鸟巢，其唯一的功能就是吸引雌鸟。在花了几个月时间修建并装饰草亭之后，雄鸟会耐心地等待雌鸟，雌鸟会定期前来视察。在雌鸟仔细地检查完宅邸的大小、结构和装饰后，雄鸟还会在前院表演华丽的舞蹈，富有节奏地扇动带有缎面光泽的羽毛，希望吸引雌鸟停留更长的时间。如果雌鸟觉得满意，就会与雄鸟交配，之后雌鸟会飞回家抚养后代。交配季节过后，雄鸟也会回到它从前的单身公寓，彻底抛弃那个修建了几个月的草亭，

来年再修建一个。

缎蓝亭鸟修建草亭只是动物王国炫耀性行为的一例。纵观众多物种，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炫耀性行为的两个要点：第一，如果你看到一只动物在展示它色彩艳丽的羽毛，跳着富有节奏的舞蹈或是唱着优美的歌曲，十有八九它正处于交配期；第二，如果你看到一只动物在炫耀自己，那么它很可能是雄性动物。在很多物种中，耀武扬威的都是雄性，因为对大多数物种（包括人类）来说，雌性都是买方市场，所以雄性必须推销自己。雌性要繁衍后代，它们投入的成本比雄性要高得多——无论是鸟类孵化鸟蛋，还是哺乳动物怀胎哺乳。

因此，大多数物种中的雌性在选择雄性配偶时都非常挑剔，如果雄性想被选中，就必须积极竞争。

进化生物学家认为，炫耀性

行为是雄性拥有“良好基因”的标志。如果一只雄性缎蓝亭鸟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有资源去建造并维护一个大草亭，这说明它的基因非常好。

那么，人类的炫耀性消费是否与缎蓝亭鸟建草亭一样，有类似的进化功能呢？如果是，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发现：第一，吸引配偶的动力越强，人们展示炫耀性资源的倾向就越强；第二，这种动机特别容易引起男性的炫耀性消费，而不是女性。

在一项测试中，心理学家吉姆·罗尼让男性受试者填写一张调查表，为他们的一系列特质打分。其中一部分男性一起做同样的问卷，另一部分男性则和几位迷人的女性在一个房间里填写调查表。罗尼发现，在有女性的房间里，这些男性认为自己在事业上更有进取心，并会把“获得财富”选为自己非常重要的事情。尽管那些女性根本没有跟他们说话，甚至看不到他们在问卷上写了些什么。

研究表明，激活男性的择偶型次级自我不仅会使男性更重视财富，而且还会让他们更愿意公开炫耀自己的财富。当择偶型次级自我休眠时，男性和女性在消费倾向上并没有区别。然而，在唤醒人们内在的择偶型次级自我之后，就会引发一场冲动的消费——这仅限于男性。欲望的火焰被点燃后，男性会进入炫耀模式，他们开始追逐豪华的汽车、炫目的手机，以及任何能够用来炫耀的产品。

（舒克摘自中信出版社《理性动物》一书，〔日〕宇佐见夫图）





狗

与

穷

人

不

准

进

入

●胡晴舫



近年来，全球大城市几乎全受制于高房价，人们生活质量下降，一般市民苦不堪言。而对金字塔顶端的阶级来说，人稠地窄的城市房产却成了他们稳赚不赔的高报酬投资工具。

都说全球经济不景气，房屋中介店铺却如雨后春笋般四处冒长，房价后头一串零，不定睛数数读不出究竟多少钱，有时，中介公司干脆不写价钱，“详情内洽”。二手房价高，新盖楼更贵，造成城市朝两个方向移民，富人往内搬，穷人往外移。而富人对居住环境要求高度隐秘，空间独立，减少与街道的公共接触，这已经逐渐反映在新建筑的设计上，因此这一举动也微妙地改变了城市的空间配置。

纽约上西区有栋兴建中的新楼，应市政府减税要求，答应规划一些平价小户型让“稍微不那么有钱”的人也能搬进去住。然而，他们同时要求市政府准许他们设计两个大门，一个大门专供富豪住户出入，而那些小户型住户则由另一个大门出入。纽约的社区质量因为住户财富、种族、历史等种种因素，往往差距极大，有些人为了有机会搬进好一点的社区，居然表态完全不介意使用“狗门”，只要他们能搬进那栋豪宅，与富翁当邻居就行。

下城区也有栋高楼，因为价格高，估计只有富人家才有财力入住，于是政府特别规划了几层楼，用作仆人宿舍，专供未来住户的家佣、司机、保姆等居住，俨然恢复了巴黎旧建筑俗称的“女佣房”——一间间鸽子窝挤在屋顶阁楼，天花板低，冬冷夏热，一扇连头都探不出去的小窗

子，摆了一张单人床之后，仅有发育不全的女仆和营养不良的穷学生才能在里头勉强转身。那些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社会制度所留下的城市建筑，竟然在21世纪的新建筑中一一再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并不在植物的多寡，也不在经济形态上，而在于一种人类万汇杂居的状态——包容不同价值观、多元信仰、性别跨界、文化融合，从而拉近族群、阶级之间的距离。若“消弭”成本过高，但至少我们能做到的是“拉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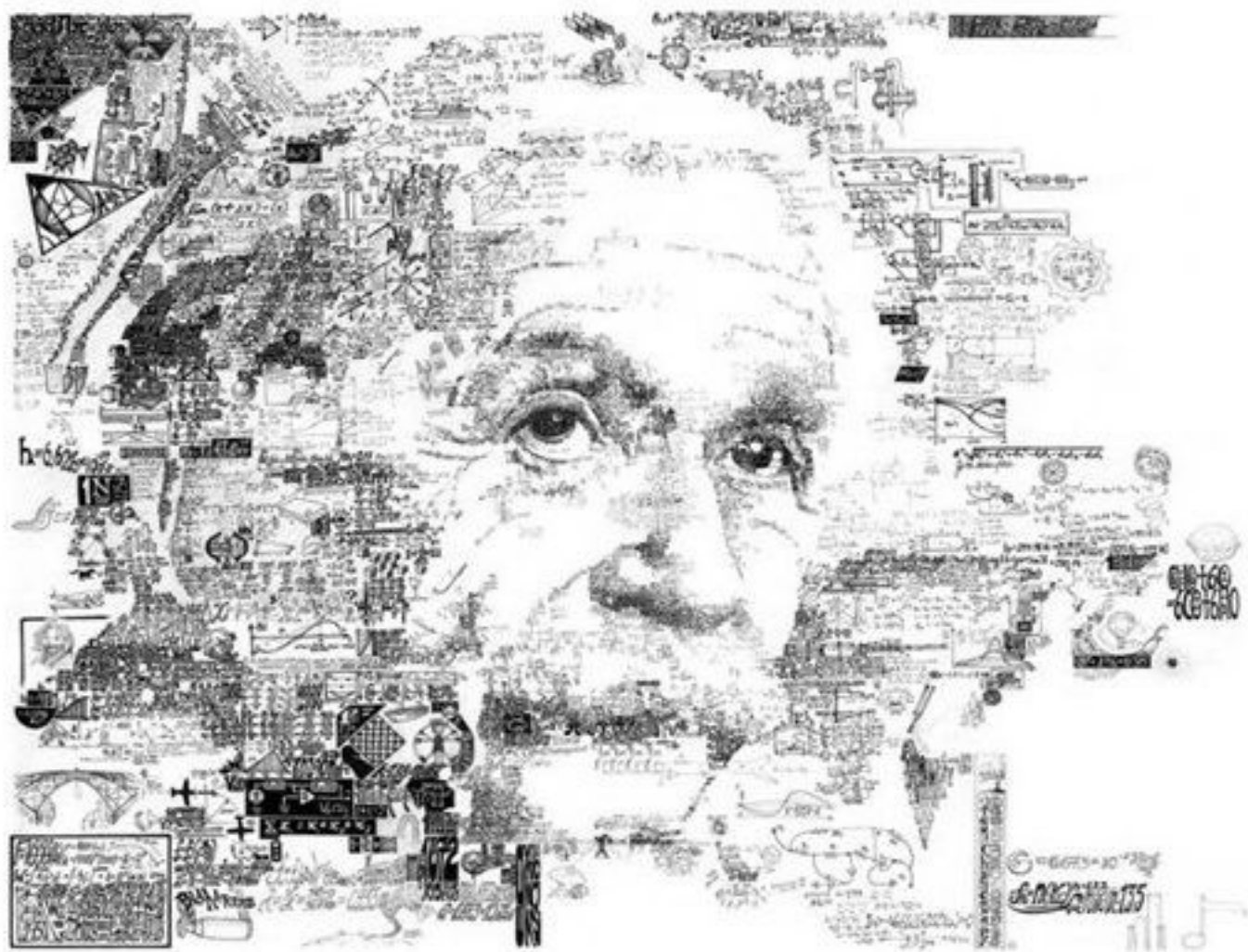
城市由资本建构，资本既能打造一座城市，也能迅速毁掉它。资本毁掉城市的方式很简单，即资本不再是工具，而变成城市的目的，没有创造的野心，没有抽象的价值，只剩下毫无意义的数字累积。

当资本像雨水一样均匀地落在城市各处，城市就会滋长；若资本变成一个浇水器，只浇灌特定的花圃，那么除了那块草地绿之外，周围植物则通通枯萎，一片焦黄。城市的最大资产是人群，而在地盘隔离的城市里，越界变得困难重重，街道不再安全，生活不能多样，文明不会发展，唯一如野草般快速滋生的是贪腐现象。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必须盖更高的围墙，派更多的保安巡逻，整日紧张地巩固权力地盘，只为求得基本的安全感。

为什么人类追求民主，向往平等？因为我们都渴望自由，不想在恐惧中生活。实现这一切，就从对城市空间的思考开始。❀

（玄子摘自《云南信息报》2014年10月8日，刘宏图）





## 爱因斯坦奇迹年

●江晓原

1665年至1667年间，牛顿因躲避瘟疫，离开剑桥到故乡度过了几年。在这几年中，他构建了微分学思想，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还将可见光分解为单色光，在数学、力学、光学三个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奇迹年”这个拉丁语词原本是用来称呼牛顿的1666年的，后来也被用来称呼爱因斯坦的1905年。

这一年中，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五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和《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一年之内，爱因斯坦在布朗运动、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这三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凭借这些贡献中的任何一个，他都足以赢得诺贝尔奖。

一个根本没有进入当时主流科学界的小职员，凭什么能创造

这样的奇迹？一小群年轻人，三年的业余读书活动，为什么能孕育出“爱因斯坦奇迹年”？

爱因斯坦后来多次表示，如果他当时在大学里找到了工作，就必须将时间花在准备讲义和晋升职称的论文上，恐怕就根本没有什么闲暇来自由思考。他在逝世前一个月所写的自述片段中，说得非常明确：

鉴定专利权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幸事。它迫使我从物理学上多方面地思考，以便为鉴定提供依据。此外，实践性的职业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拯救：因为学院式的环境迫使青年人不断提供科学作品，只有坚强的性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流于浅薄。

爱因斯坦在1905年之前的表现，其实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民科”标准：未能在主流科学领域中得到职位，搞出来的东西

又不是在现行主流理论基础上的添砖加瓦——特别是相对论，简直是横空出世、天马行空，其中的光速不变原理严重违背日常经验，难怪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始终不肯将物理学奖颁给相对论。可以说，爱因斯坦当年就是一个超级“民科”，只是由于他在1905年如此成功，才没有人将他视为“民科”，他反而成为主流科学的神话和科学团体一致膜拜的教主。

“爱因斯坦奇迹年”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发。可惜的是，这些教训和启发经常被忽视。人们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在1905年的“物理学危机”之类的话题上，只注意物理学，不注意人和人的生活。例如，在《爱因斯坦奇迹年》一书的导言中，主编施塔赫尔比较了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两个“奇迹年”的多项异同，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他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共同点也是经常被后来的科学家们有意无意忽略的，那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创造奇迹时，都没有用过一分钱的“科研经费”！

事实上，科学史上许多伟大的发现，都是在不用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完成的。用我们今天的套话来说，爱因斯坦毫无疑问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但是令人感叹的是，这个国际一流的科学家完全是自发生成的。他既没有得到过某某基金的资助，也没有在官方的项目中拿过什么“课题”。而如今那些用掉纳税人亿万金钱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与万有引力和相对论比起来，绝大多数都显得平庸、匠气、令人汗颜！

（子 祎摘自《书城》2014年10月）



## 接受吗

男：“美女，我的孩子说你真漂亮，想让你做他的妈妈！”  
女：“你的孩子呢？”男：“假如你愿意，十个月之后我就会安排你们见面。”女：“请问五个月你能接受不？”男：……

## 心疼

深夜，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看到客厅桌上她留的纸条：“老公，我把货都搬到车里了，累死了……你去处理一下就完事啦！”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卧室，看着已疲倦入睡的妻子，心疼地流泪了，然后默默地来到电脑前，在右上角的购物车栏点了一下“全部付款”。

## 得罪

老公：“中午吃饭可能得罪你爸了。”老婆：“怎么了？”老公：“吃饭时，我讲成语狗仗人势时，被饭噎着了，只讲了前三个字。”你爸问我：“你是说我吗？”我这时才说出最后一个字。

## 博士群

昨天下午，我为了增加学识，加入一个博士QQ群里。

见到有一个人提问：“一滴水从很高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有人刚好经过，会不会被砸伤，或被砸死？”

群里一下就热闹起来，各种公式，各种假设，各种阻力、重力、加速度的讨论，足足讨论了近一个小时。

这时，我弱弱地问了一句：“你们没有淋过雨吗？”

群里突然死一般寂静……然后，我就被踢出群了。

## 漫画与幽默



## 像谁

老婆在看日本漫画，看了一会儿，她突然对我说：“萝莉娇小可爱，你看我像不像萝莉？”

我顺口说：“你不像萝莉，你像罗汉。”

## 啥牌子的口红

刚才有人问我嘴上的口红是啥牌子，我给她指了指路：“向前一直走，第一个路口左拐有家麻辣烫，记得告诉老板多放辣椒。”

## 巧合

好不容易有个座位，我刚坐下就上来一个老太太，无奈只好起身让座。老太太很健谈：“小伙子不错啊，长得也好看，多大了啊？”“23了，奶奶。”“哎哟，我有一孙女，也23了。”听到这里，我瞬间就来了精神：“这么巧啊，看您这样，孙女肯定也挺漂亮啊！”“是啊，同样23，人家都已经买车了。”

## 看门

老是担心家里被偷，于是每

次出门就把Wi-Fi修改成无密码，然后放心上班，每天回家看到十几个蹭网的蹲我家门口帮我看门。

## 生财有道

下雨天，看见一个美女站在小超市外避雨，表情忧郁。我觉得机会来了，就走进超市买了两把伞，刚要出门找她，却见美女进来，并对超市老板说：“老公，还不能走吗？”

老板说：“你外面再多待一会儿吧，我们家的伞马上就卖完了。”

## 相亲

公司一男同事去相亲。女孩：“请问你从事何种职业？”男同事：“研究和推广大众化的周边服务。”女孩害羞地问：“能具体点吗？”男同事：“文学创作、专业培训、激情演讲、古近代发展史分析、市场调查、酿造工艺和人类消费心理学研究合理化。”女孩：“能不能通俗点？”男同事：“卖酒的！”女孩：……

## 有脸回来

在外拼搏了三年，一无所有地回到家。本以为老婆会大发雷霆，可没想到老婆并没有开骂，还安慰我说：“老公，你并不是一无所有，最起码你还有脸回来。”

## 除不尽

“为什么520除以3除不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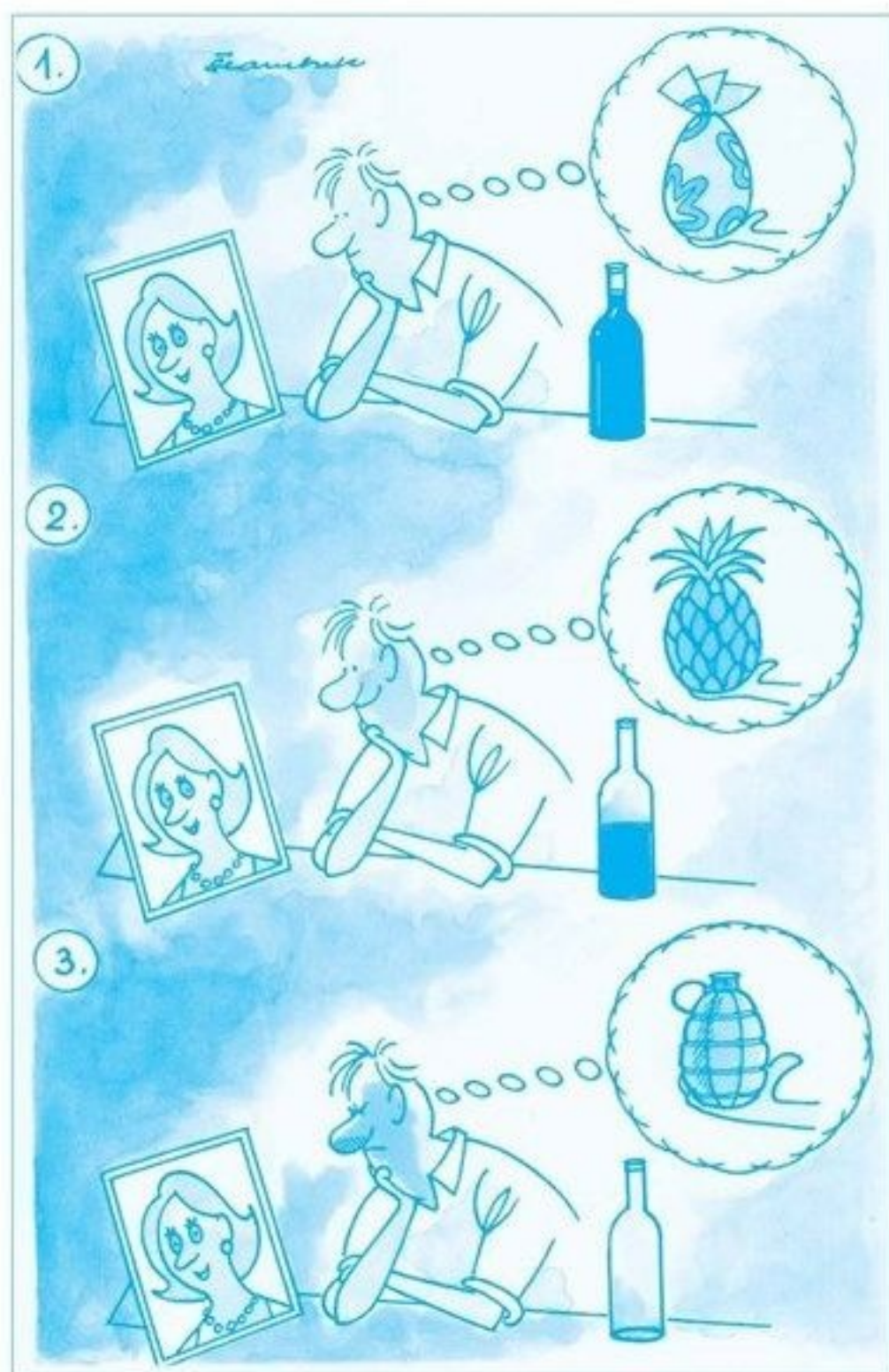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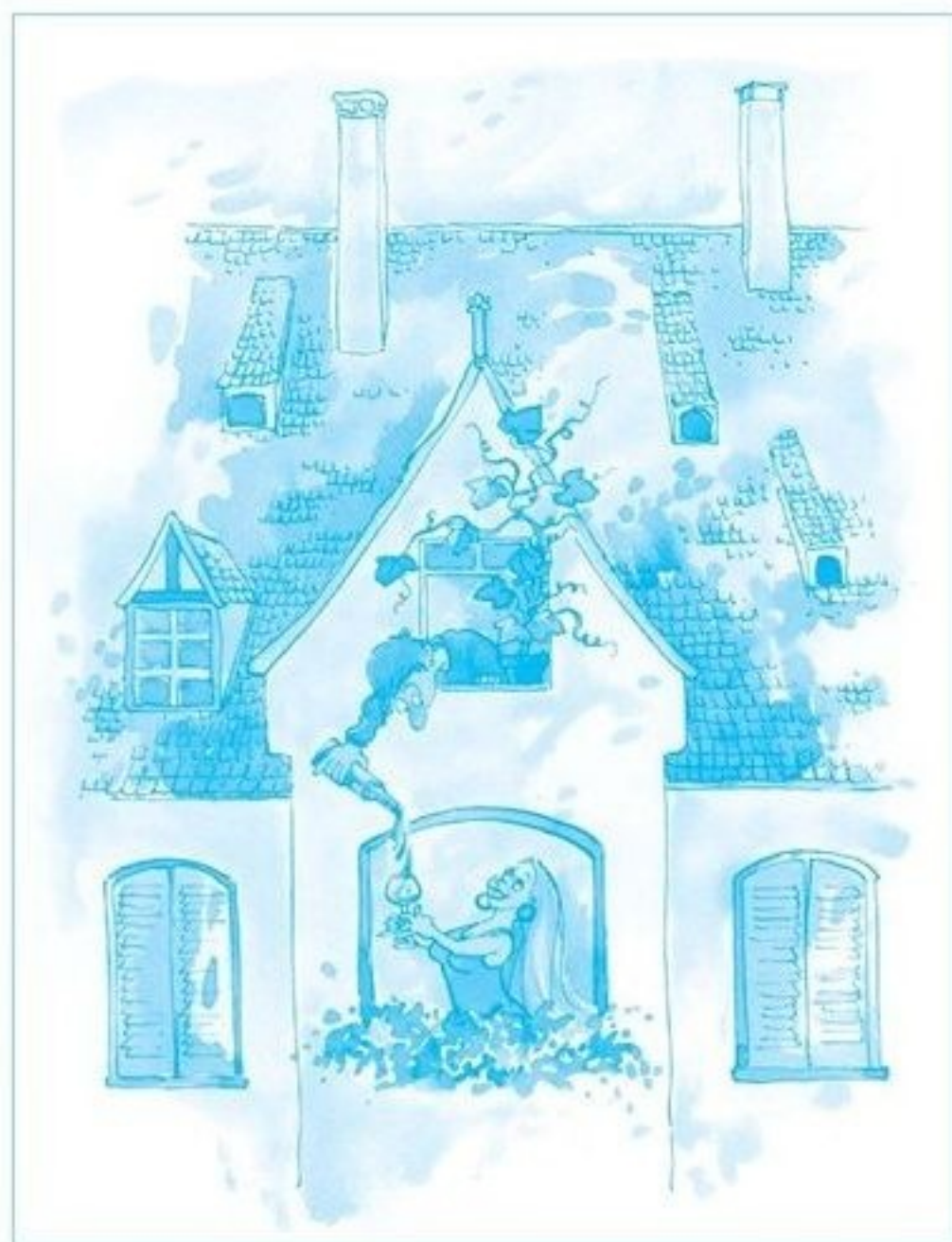
“因为爱情是容不下小三的。”

“错，因为小三是除不尽的。”

（汪宏等摘）



# 葡萄酒之爱



(贾锐军供图)





## 一个蓝领的创业史

●雷晓宇

一个外地人在北京，如果没有高学历，但是肯吃苦，想过上好日子，几乎就只剩街头创业这一条路了。不过，这条路太难，北京又太大。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别人管他叫“66号”。他是一家足疗店的技师，只有别人这么叫他时，他才有钱赚。

在足疗店，男客人愿意点女技师，女客人也愿意点女技师。一个女技师要是拼命干，每天能服务8个客人。66号每天只能服务4个客人，每个客人提成30块，1个月下来，包吃包住，净赚3000多块。

66号住在足疗店的休息室里，吃老板外包的

伙食。没事的话，他一整天都不会出门。早上9点到晚上12点上班，12点到凌晨4点值班。这中间，所有技师都在休息室里候场，有客人来就工作，没客人来也不能走。

日子很无聊，但66号并没有抱怨。他经历过起落，懂得要珍惜每一份盒饭。他来北京10年了，不是一点见识没有。他做过送货司机、烤串摊主、服装摊主，就在几个月前，他的梦想几乎只差一步之遥就能实现。虽然最后落了空，但他跟旁边这位穿红色凤仙装的女技师是不同的。尽管都在往客人的脚上涂抹足浴盐，但他是男人，才30岁，还有时间，只要一有机会，他没准还是能够过上一度以为马上就能过上的日子。

对这么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外地人而言，在北京可以选择的职业太少了。但66号的运气不错，又有心，他认识了一个东北哥们儿，开始跟着做烤串生意。学了技术，懂了门路，又有了些关系，他很快开始自立门户，在西三环的马路边上开了自己的烧烤摊。

“真的，做烧烤太赚钱了，我是熟门熟路。”他说，“你等会儿，我把水倒了，回来给你细细讲。”

看66号干活的样子，算挺麻利的。他长得也体面，高个子、方脸、大眼睛，口齿伶俐，略微有点儿山东口音，但肯定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烤串有多能赚钱？只要位置好，夏天的时候，最多一天净赚3000多块。就紧着夏天那几个月干，挣上十几二十万，冬天就啥也不用干了。”

“做烤串最重要的是要找个好地方，认识周边的人，有关系。要没关系，天天有人来找你麻烦，一下说你肉有问题，一下说你没烤熟，反正不付钱，烦死你。”

2012年夏天，66号辛辛苦苦攒了些钱，打算鸟枪换炮，在烧烤摊旁边盘下个店面。他傻里傻气地在西三环边上找了家门面儿，200平方米，以前是拉面店，装修风格特别适合做快餐。他一问，光租金一年就160万。这时候，66号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他掂量掂量，知道要想安家乐业，在北京是不可能的。

到了年底，66号回了趟老家。他是地道的山东农村人，家里6亩地，种麦子和玉米。粮食打下来卖给国家，一年下来收入15000块钱，养家糊口是够了，但要过得更好就没可能了。“我的梦想就是回老家，我不喜欢北京。要在老家县城有栋大房





子，最好是300平方米的复式，再开上一辆SUV，我就很满足了。”

66号去了县城。他的钱不够买复式，但买间100平方米的商品房是够了，剩下的钱还能让他动脑筋谋个生计。打工七八年，又是从北京回来的，他已经不想小打小闹了，要干就干大的。他在县城最好的路段盘下了最好的店面，租金不贵，一年6万。他又拿出40万搞装修，光包厢就有10间。至于请人，更是省不了的花费，两个厨师、一个配菜的、两个打杂的、再加5个服务员，一个月光人事成本就有1万多。

那时，66号俨然已经是个衣锦还乡的老板了。他的生意很体面，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苍蝇馆子，是专门挣公家钱的高级餐厅，进进出出都是县城的头面人物。他方方面面都要打点，自然也得装装门面，那么买车的钱是省不下来的。不过，好在一切进展顺利。餐厅生意很好，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就能有五六万的进账，这样算下来，一年多就能收回成本。他有车、有房，还有地，只要能收回本钱，就算站稳了脚跟，之前那么多年在北京的苦就算没白吃，老婆就不用再离乡背井地打工，孩子也不用小小年纪就做留守儿童。这一年年底的时候，股票在跌，外企在裁员，公务员在缩编，但66号眼看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很有奔头。

现在，我想不出来破产的那一天66号在想什么。他一样一样地做，捏脚，捶背，兑开水，告诉客人要多吃水果去内火。他很体贴地问：“喜欢用磨砂膏还是精油？精油贵10块钱，但也不是很值，要不您还是用磨砂膏吧。”他按住脚凳，说：“忍着，不要动，你的颈椎不这么按就不会好。”

他仍然保持着蓝领的工作道德，做力所能及之事，尊重事实，并不矫情。

年初的时候，政府开始反腐倡廉，反对铺张浪费。从春节后开始，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一天不如一天。以前一天净赚两三千，现在一天净赔两三千。硬撑了几个月，很快就捉襟见肘。但他始终抱着一线希望，想着会有转机。他用最后一笔钱买了几张台球桌，换下包厢里的餐桌，打算把餐厅改成棋牌室。

一个月之后，他开始交不出房租。两个月之后，他卖了车，和老婆收拾行李，又一次来了北京。他在望京做足疗，老婆在莲花桥做美容，孩子在山东上托儿所。他们也算老夫老妻，每两个星期

见一面。

“平时就电话联系？”

“不联系，也没什么要说的。”他使的还是那个劲儿。

“不怕她跟人跑了？”

“老实跟你说一句，跑了倒好了。”他抬头，笑，“要不是那时候结了婚，我也不会结婚了。要不是那时候要了孩子，我也不会要孩子了。你说，传宗接代又怎么样？我一个人怎么样都行，想干什么干什么，赔了也没关系。现在要让女人孩子跟我受穷，也不好。”

“老婆埋怨你吗？”

他不说话，但还是笑。

“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去大点的足疗城问过，一个月给我保底4500。比这里强，但太远了，快到北六环了。”

“做快递挣得多一点。我去顺丰问过，勤快点一个月五六千，但不包吃住，还要回老家派出所开无犯罪记录证明，太麻烦了。”

“老家那个店面，现在空放在那儿，转也转不出去。看看年底到期了能不能谈点钱回来。”

“人家找我在四惠的现代城送货，我没车，干不了。”

“我以前在天兰尾货卖过衣服，能挣点钱，可现在没本钱。”

“以前认识个人，拉我去他们军区大院卖烧烤，也不会有城管查，肯定赚钱。我没干，现在特别后悔。要能找到好位置，我还愿意卖烤串。”

“明年我老舅能被选为我们那儿的大队书记，我跟他商量，看能不能承包1000亩地。要能成的话，我就回去，一年挣个五六十万没问题。”

过了一会儿，电视上的英超比赛结束了，曼联0：1输给利物浦。他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他的足球偶像宿茂臻。

宿茂臻？想了好久才搜刮出这个名字。那是与范志毅同时代的运动员。这么多年，66号一直关注着他，不但知道他现在已在老家的体校教足球，甚至还知道他在退役的记者会上大哭的样子。我还记得，他跟66号一样，是山东人，人高马大、皮肤粗糙，是那个年代的工兵型球员。

这就是说，66号曾经走出去过，见识过这个世界辽阔的样子。

（庆义摘自《中国故事》2014年9月，冯煌图）





## 那些伟大的 “文学败类”

●高 军

提到文学，那些伟大的作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卡尔维诺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文学成就的：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到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卡尔维诺的父母都是研究热带植物的，家里出了这样一个异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阅读卡尔维诺的小说时，可以体会他对植物与动物文质彬彬的命名，他很少简单地说某花、石头、鱼、鸟。他一一指明它们准确的名称，如果可以的话，他连拉丁名都准备写上。这个行为能理解成对园艺家父亲或者植物学家母亲的致敬抑或嘲讽吧。

作为一位文学家，不管是通俗小说作家还是纯

文学作家，相较于自然科学家都显得像个二流子。举个例子，你如果要跟一个数学家讨论黎曼函数，他就有一个门槛在那里，达到这个水准才能跟你谈，否则你所说的只能是一个笑话。但《红楼梦》就不一样，俞平伯、周汝昌能谈，隔壁王大妈也能谈。她一边看《红楼梦》，一边大放厥词：“林妹妹这样的姑娘不能娶进家来，处不好。心思太重，好哭不说，还爱生病，是她服侍我呀，还是我服侍她？天天给人脸色看，可怎么得了？”所以世间研究黎曼函数的人少，研究《红楼梦》的人多。

卡尔维诺本意也是要子承父业，他念都灵大学农学系的时候参加了抵抗组织，24岁完成《通向蜘蛛巢的小路》，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他跟植物学渐行渐远了。卡尔维诺没有写过父母对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态度，但从他把自己定义为家庭“败类”来说，可见父母多少还是有些不甘心的。

不管是穷是富，一个家里出了“文学败类”，都是相当麻烦的事情。

奥尔罕·帕慕克家算是比较有钱的了，他妈妈听说帕慕克有志文学吓得要死。他在回忆录里谈到自己不想上大学了，不想当建筑师。他真正的理想是当一个文学家。帕慕克的妈妈是个知识女性，原先她以为儿子想当一个画家。她告诫儿子：“做个正常人、普通人，就像其他人一样。”他的妈妈说：“你最后还是得想办法念完大学，画画没办法谋生，你得找一份工作。毕竟我们不像从前那样有钱了。”帕慕克说：“这不是真的，我老早就算好了，即使我游手好闲，父母仍养得起我。”

最后他妈妈语重心长地跟帕慕克说：“让不懂艺术的人接受你，让这些人买你的画，你得讨好政府，讨好有钱人，最糟的是，你还得讨好半艺术盲的新闻工作者。你认为你顶得住这些吗？好人家的女儿是不会嫁给你的。若想昂首阔步，你得有钱。所以，别放弃建筑，儿子，否则你将痛苦至极。”但最后帕慕克告诉他妈妈，他要干的是比当画家更不靠谱的事业——当作家。你想象一下她的表情吧。

对另一些不那么富裕甚至穷困的家庭，出一个“文学败类”，简直不亚于晴天霹雳。当马尔克斯有志于文学的时候，他的妈妈从家乡跑去找他。你大约会奇怪这个时候他爸爸到哪里去了。爸爸已经跟这个倒霉儿子断交了，他被伤透了心，一句话也不想跟他说了。

谁家给孩子择业不反复考量？打算的全是这世





## 好名

●黄永武

只要把时间概括得长一些，你就会发现，侮辱总是追在荣誉的后面，要求平均与抵消。

名有多大，谤就有多大。不实的虚誉后面，跟随着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像偿债的冤魂，步步紧逼。所以古谚认为“负天下之名者，而天下之谤恒随”。

热衷于追求名声，原本是所有伟人的本性，所谓“烈士殉名”嘛！问题就在于，你想成伟人，无意中便把别人摆在渺小的位置；你想成美人，无意中就把别人摆在丑陋的位置；你有廉洁的名声，就置别人于贪婪；你有勤奋的名声，就置别人于怠惰；你有孝顺的名声，就置别人于悖逆；你有君子的名声，就置别人于小人。你有任何的好，都会让别人受不了，容不下。更何况你的

好名声，无法不让别人相形失色。你有了大学问，会让多少人自觉浅薄无知？你有了大财富，会让许多原本自以为小康的人，感到赤贫。

好名的人又喜欢露才扬己，怀着英雄欺人之心，助长虚骄自大之气，禁不任意气风发，就像一只满身彩羽的山雀，喜欢在一群颜色单调的凡鸟眼前张扬，免不了招来咒骂！

“有名世所疑”“多才世所妒”，乃是必然的结果。古人诗说：“井甘枯必早，木直伐必先。”甘冽的井泉，最早被汲枯；笔直的树木，首先被砍伐。有盛名的人常被自己的盛名所束缚，然而有几人能解开这锁链，将功名看作蝼蚁的争夺，把荣誉看作井蛙的自得呢？

（六月的雨摘自漓江出版社《爱庐小品·励志》一书，童玲图）

界上体面光鲜的工作。帕慕克读的是建筑，马尔克斯学的是法律。家里希望他们学成以后做一个建筑师或大律师，又体面又能挣钱。但这个时候文学女神的箭射在他们的屁股上了。马尔克斯在一本书中写道：他大学期间终日游荡于街头的咖啡馆、酒馆中，那儿有不同的文学社团争论文学与政治，晚上他抱着各国文学大师的经典一直读到天明。他们家里只能亮出最后的法宝——亲情攻势。他妈妈从老家镇子上来找他，在打听他的住处时，有一个人告诉她：“你可小心点儿，因为那些人都是精神错乱的家伙。”

后来在一艘船上，妈妈拐弯抹角地问他为什么不去念大学了。马尔克斯心知肚明，他自己写道：“我老爸老妈在我身上寄托了那么大的希望，花了那么多借来的钱，想说服他们接受这种丧心病狂的决定绝无可能。我们无法再沟通了。”

在轮船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马尔克斯被逼到死角。他妈妈开口道：“你爸很难过。”“难过什么？”“因为你退学了。”“我只不过换了个职业。”沉默，船的马达声响着。湖面上吹来腐烂的水生植物的臭气。“再说我爸还不是一样，他自己不也逃学去拉小提琴了吗？”他妈妈说：“那不一样，他学小提琴

是为到我家窗下拉。他有发电报的手艺，自己能养活自己。”马尔克斯顶嘴，他说：“我也有一份工作，给报社写稿子。”他妈妈说：“你这么说只是免得我伤心。但是人家老远就能看出你目前的状况——糟糕到我一眼都没认出你来。”看了看马尔克斯的凉鞋，她又补了一句，“连袜子都没得穿。”

这天晚上的谈话以争吵告终，因为在船上的马尔克斯，不能像帕慕克一样摔门走到街上去。我想，这个“文学败类”当时一定非常难受。

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很简单：像普通人一样活着，找一份靠谱的工作，过体面的生活。但这些人终究不是普通人啊！卡尔维诺给他们身上打了标签“败类”，实在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名称。如果这些败类当时听从了家人的劝告，卡尔维诺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植物学家，因为这个人脑子长得非同常人，像他这样聪明的人干什么都会干出点名堂来，但是不是比他搞文学的成就更大就难说了。帕慕克会成为一个平庸的建筑师，而马尔克斯完全有可能会是一个坏律师，在南美这种地方，能不能守住法律的底线，都很难说！

（林冬冬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鲤·一间不属于自己的房间》一书，李晨图）



# 中国式买房不可不知的理财经

●汪敏华

对大多数人来说，房产是一个家庭最大的财产。拼三代买套房的，比比皆是。中国式买房，从写名字开始，首付、贷款、还贷、出售、传承，都有一本理财经。

## 房产证写子女名，未必好

为规避未来可能出现的遗产税，现在很多家长在买房时会写上孩子的名字。但这种爱心表现效果未必好。

第一，孩子独立买房时，可能要多付首付。如果孩子和父母没有共有房产，即父母房产证上没有孩子的名字，那么孩子成年后购买首套房时，按照政策首付三成，并可享受首套优惠房贷利率。如果孩子在限购政策出台前、在未成年时和父母共有房产不超过两套，根据政策，成年后可独立购买一套住房。有些银行规定，这套房贷款利率可以享受首套房优惠，但首付可能

要按照二套房标准，付七成。

第二，孩子婚后买家庭第二套房时，可能要交房产税。

第三，孩子如婚后发生意外，配偶有权继承婚前财产。

有没有化解之招？法律专家支招：一是可以作公证，约定子女未成年时和父母共有的房产，在父母生前，权益属于父母所有。二是直接到房产交易中心做房产份额变更，减少子女名下的房产份额，最少可变更为1%。这样，即使子女成年后以自己的名义所购的房产超标，需要征收房产税时，至少和父母共有的房产部分，计税量将极其有限。

## 越有钱，越贷款

大多数人的买房思路是：房贷越少越好，有钱就提前还贷，让银行赚利息太不合算了。事实上，在目前的市场态势下，这样的思路恰恰是不合算的。会理财者将采取这样的策略：越有钱越贷款，贷款越多越好，期限越长越好。自己的钱呢，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做一些投资理财。

假如在上海购买350万元的房子，首付三成是105万元，贷款245万元，贷款期限为

30年。为方便计算，全部算作商业贷款，采取等额还贷法，按五年以上基准贷款利率6.55%计算，每月还贷15566元，30年利息总额315万元。一次性付款，确实省了这笔巨额利息。但如果将其余245万元另做投资，比如购买信托产品，或者靠谱的P2P产品（指以公司为中介机构，把借贷双方对接起来实现各自的借贷需求），结果会怎样呢？按照目前信托产品或P2P产品比较普遍的年化收益率12%计算，只需投入156万元，作为归还房贷的“老母鸡”，这个“母鸡”每月平均生“鸡蛋”1.56万元，足以支付每月房贷本息。其余89万元同样可投资于信托或P2P，按12%年化收益计算，通过复利效应，30年后可达多少？超过2000万元。加上用以下蛋的“老母鸡”156万元，总额在2200万元左右。

曾经有人算过，30年后的1万元只相当于现在的573元，即便通胀这样吞噬财富，30年后的2200万元也相当于现在的126万元。

也许有人认为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呱呱叫，但在30年漫长的岁月里，万一投资收益没有理想的那么高怎么办？很简单，只要投资收益超过房贷利率，就是赚的。

## 等本和等额，利息差大了

小邓夫妇在上海外高桥看中一套住宅，父母支付首付并去除公积金贷款后，小邓夫妇还要商业贷款100万元，贷款期限20年。办理贷款手续前，他在银行





工作的同学再三叮嘱，在还贷方式上，一定要选择等额本金法，而非等额本息法，两者息差很大。对于一门心思要节约利息的购房者而言，选对还贷方式，节约的利息可以六位数计。

所谓等额本息法，即每月归还的本金逐月递增，利息逐月递减，月还款数不变，还贷压力均衡。这种还贷方式适合收入不高、前期资金紧张的还贷者。所谓等额本金法，即每月归还的本金相同，利息逐月递减，月还款数呈先高后低、逐月递减态势。这种还贷方式适合目前收入较高、预计将来收入大幅增长或准备提前还款的还贷者。

以小邓夫妇为例，同样是100万元商业贷款，还款期限和利率相同，如采用等额本息法，每月还贷7485元，总利息为79.6万元；如采用等额本金法，首月还贷9625元，以后逐月减少23元，总支出利息65.7万元。两种还贷方式的总利息相差近14万元。

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会选择提前还贷。但有些提前还贷并不划算，比如，采用等额本金法还贷者。因为等额本金是将贷款总额平分成本金，根据所剩本金计算还款利息。也就是说，这种还款方式越到后期，所剩的本金越少，因此所产生的利息也越少。当还款期超过1/3时，借款人已还了将近一半的利息，再选择提前还贷的话，偿还的更多是本金，不能有效地节省利息支出。同样，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法的购房者，假如还款已到中期，也没必要提前还款。因为等额本息法越到后来归还的本金越多，利息越少。

## 各种过户的成本计算

据了解，房产过户分继承、赠与、买卖几种方式。

继承的主要费用：继承权公证费。按照继承人所继承的房产评估价的1%来收取，最低不低于200元。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税费最低。继承的房产没有营业税、个税和契税。继承人凭遗嘱办理继承权公证，凭继承权公证书到房管局转名即可。但继承房产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证明自己有继承房产的法律资格，或是法定继承人，或是遗嘱指定继承人。第二，遗产应当是被继承人生前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第三，因遗产是所有继承人的共同财产，房产的分割协议，需要每个继承人同意并签字后，方可

生效。采用继承法过户房产，继承人需要提交各种证明，其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赠与的主要费用：个税+契税+公证费。直系亲属赠与免个税；非直系亲属赠与视同买卖，需要支付个税，即房产交易盈利部分的20%或者房款的1%（房产证满五年并且是唯一住房的可以免除）。此外还有契税3%和公证费1%。

买卖的主要费用：营业税+个税+契税。过户时，买卖是最常见的方式，也是操作较为便捷和安全的方式。但是，如果买入价较低的话，日后出售时卖出价与买入价的差额会增大，再出售时则需要缴纳更多的税费。

（小北摘自《解放日报》2014年9月22日，黎青图）

奄奄一息的老人把妻子、儿女和律师召集在床边，开始交代后事。

他对大儿子说：“约翰，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商铺留给你。”休息片刻后，他喘着粗气对小儿子说：“哦，汤姆，纽约广场旁边的别墅留给你。”最后他郑重地对女儿说：“法妮娅，你是我最疼爱的乖宝贝，帝国大厦第100层至102层留给你。”看着儿女们满意的表情，老人安详去世。

律师迅速把遗嘱写下来，然后请老人的妻子儿女一一签字，最后他问道：“请节哀，我想请

问一下，什么时候去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真羡慕你们，老人应该是个大富翁吧？”

老太太非常生气：“什么过户？什么大富翁？这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律师反问说：“老人给你们留下这么多房产，居然还有帝国大厦顶层，这难道还不是亿万富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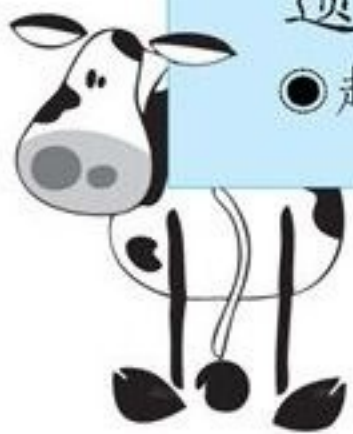
老太太说道：“我丈夫是个送奶工，他刚才

的遗嘱说的不是商铺、别墅、大厦产权，而是里边的牛奶订户！”

（芊芊摘自《幽默与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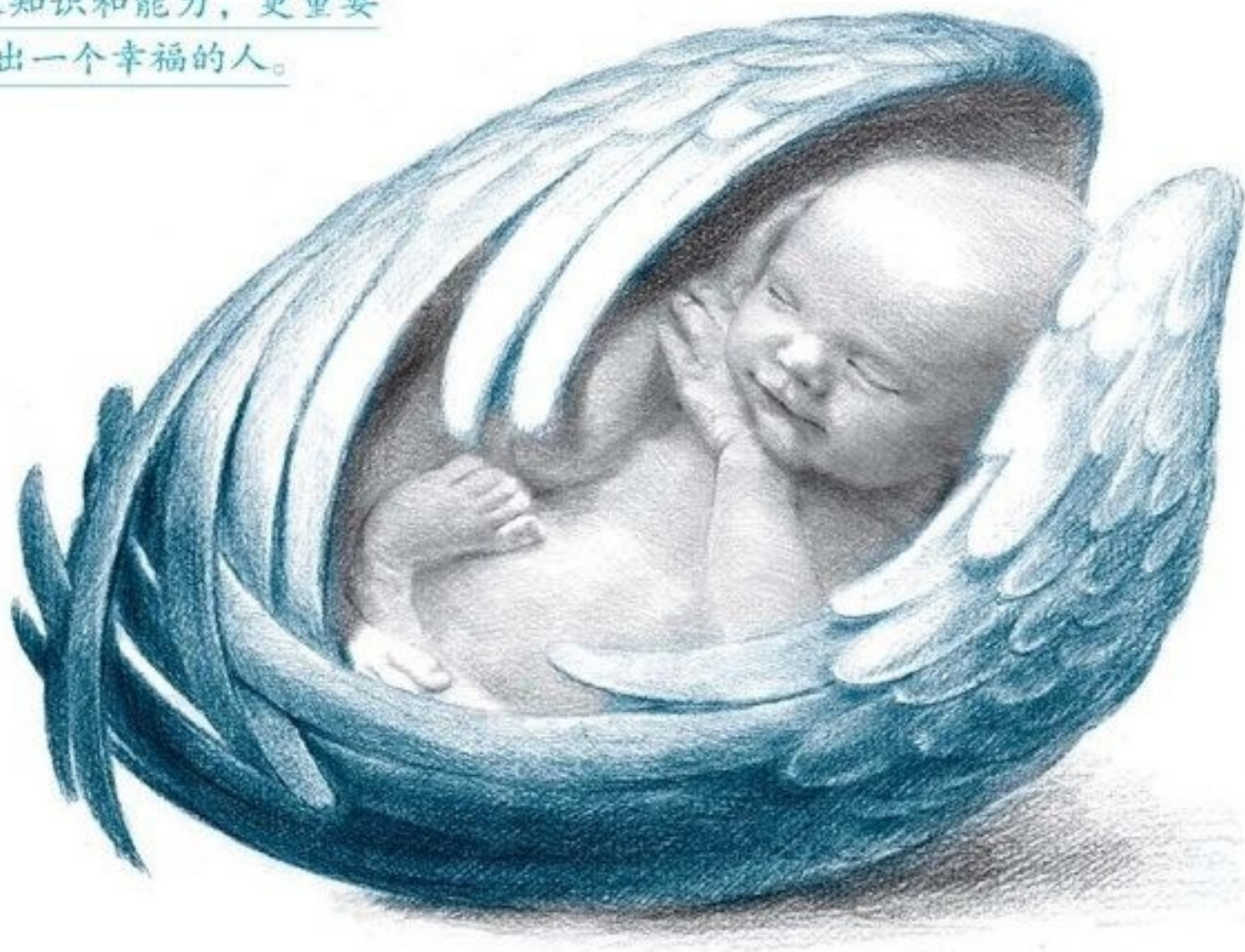
## 父亲的遗嘱

◎赵文恒





教育的终极目的除了给予人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出一个幸福的人。



## 给孩子自由飞翔的心

●党巍

Pauline 10个月时，在秦皇岛的老龙头跟我一起骑马；2008年她1岁2个月时，在青海湖边欣赏油菜花；她1岁11个月时，我们踏上了去西部非洲的旅程。家人、朋友在知道我们要带孩子去非洲生活的时候都劝我，孩子太小、非洲环境艰苦、缺医少药、政局动荡、战争频发等。

经历了将近32个小时的飞行和转机，我们终于飞越万里，来到了位于西非的重要国家喀麦隆。在旅途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中国朋友，她的笑容自然地帮她打开了第一次成功的社交之门。飞机上，Pauline该吃吃、该睡睡，落地后活蹦乱跳且完全没有时差，适应力极强。

2岁时，她进入了喀麦隆的国际学校，开启了国际学校老师与中国小朋友的第一次深入接

触。我们从未给Pauline灌输任何人种、国家的概念，她好奇地观察身边的小朋友和老师，不会因为语言不通而躲在一边，没一会儿就和棕的、白的、黑的各种族的孩子打成一片。过了两天，她还会拉着别的不适应的孩子一起融入群体，参与活动。

国际学校提供的让我们害怕的非洲食物，说句实在话，我和先生都不一定敢吃，可是Pauline却可以轻松咽下肚。我们从不担心她的吃饭问题，她不挑食，也不用大人喂，吃饱了就撂下。对于吃饭，真正体会过非洲环境的Pauline懂得了什么是珍惜粮食。我们对孩子吃饭唯一的要求是吃多少拿多少，放到碗里的必须吃完，不能浪费粮食。

孩子小的时候究竟能不能适应陌生的环境？能不能把全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能不能为身边的

其他人承担起责任？我想，这些问题在Pauline身上都迎刃而解。我亲眼见到，在孩子们争执的时候，Pauline可以把一个哭泣的非洲小朋友搂在自己怀中，轻抚她的头发，以示安慰。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万分欣慰。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优秀，但很多时候，家长们把“优秀”等同于“学习好”“多才多艺”等外在的东西。而我认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孩子，应该有一颗善良的心、丰富的经历和高贵的灵魂。因为善良的心是幸福的真正源泉，精神的快乐远远高于肉体的快乐。

2009年之后的每一年，Pauline都会跟着我去一趟非洲。中国到非洲没有直航，转机的过程中，我们就一起租车深度游历法国、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列支敦士登、埃塞俄



比亚、肯尼亚、土耳其等国家。因为孩子小，人文类、博物馆类的文化内容我们尽量少涉及，能用眼睛去观察、发现，能用心灵去感受的户外体验类项目成为我们的首选。

### 在旅途中选择坚持一生的爱好

我们这一代，在教育的路上了很多弯路，年轻时为了应试，放弃了很多原本可以伴随终生的兴趣爱好。兴趣爱好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无比独特、不可替代、不可复制，它可以在我们快乐、失望、沮丧、愤怒的任何时刻为我们提供一个宣泄出口；它可以为人生多留一些记录，让自己随时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迎接生命的每一次挑战。

前几天，我们才从西藏回来，在这个混淆天堂与尘世的地方，一天有四季，百里不同天。连绵的神山圣湖、村庄寺庙、路上虔诚地磕长头的藏民，Pauline身临其境地感受风霜雨雪，无拘无束地亲近自然、珍爱生命，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生命本来就是创造的过程。现在我们总强调人要“德才兼备”，什么是才华？能够坚持的爱好就是才华。Pauline的兴趣和爱好都是她自己的选择。对于她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我们都非常尊重。我们对她唯一的要求就是认清自己的天赋、坚持自己的爱好。在坚持爱好中学会真正学习和思考，把理论变成实践，而后学以致用。在我看来，培养兴趣爱好是培养孩子情商的敲门砖。我们不希望孩子什么都会，多而杂没有益处，我们希望她能够有一个发现世界的视角，有保护自己的概念，坚持完善的人生

准则。足矣！

如今的孩子，特别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其实大自然就是我们没有房顶和围墙的家。旅行途中，我们带她户外徒步，遇到动植物就让她观察形状、特性；遇到山涧就教她观察水势；通过辨认树叶的生长趋势、疏密度辨别方向；徒步过程中她需要背负自己的背囊，里面有必要的防寒衣物、药品、手套、应急灯、饮用水和食物。户外徒步是她坚持的第一个爱好。因为认识自然、感受自然、欣赏自然而热爱户外，因为热爱户外开始爱护环境。

2012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带Pauline去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拍摄一部户外滑雪的纪录片。那是她第一次体验雪的魅力。当我们在拍摄时，她静静地看着两三岁的孩子跟着父母在雪橇、雪板上自由地滑行。工作结束后，她问我：“妈妈，滑雪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反问她：“你觉得呢？”她说：“我认为滑雪有一种飞翔的自由！我也想滑雪。”

2013年至2014年的雪季，我陪着她，在充分安全的前提下，在北京的滑雪场里参加了16天集训。16天里，Pauline几乎是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兴奋地把我摇醒，自己准备雪具和必备物品，每天迎接新的动作挑战，同时规划着下一个雪季的新课程。第12天在开往雪场的路上，Pauline望着窗外的风景问我：“妈妈，做好一件事，除了坚持，你知道还能干什么吗？”我被问得一愣，反问她：“你觉得呢？”她的回答让我着实惊讶：“我认为要一边欣赏沿途的

风景，一边享受生活的乐趣！”如今，滑雪已经成为她坚持的第二个爱好。

### 做好充分的准备再出发

人生不是百米赛，而是马拉松。孩子的童年，最重要的事有两样：一是玩乐，一是成长。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旅行中快乐地成长。教育不应该只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人生的艺术。我能给予她生命，却不能替代她生活；我能教她如何尊重他人，却不能保证她受人尊重；我能指导她建立人生目标，却不能替她实现这些目标和选择；我能告诉她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却不能给予她前程、事业和永恒的生命。

起初上路，我以为自己是在带着她看世界，行万里路，开阔她的视野和心胸。谁知道，渐渐地，她开始有目的地参与到旅行规划中来。在非洲，当我们以为草原没有尽头的时候，她告诉我们沿着河流就一定能够找到村庄；在西藏，我因为高原反应无法前进，而她却照样在5900米的高海拔地区活蹦乱跳，主动把行李背在身上还一边安慰着我；在阿尔卑斯山上，当我指点她应该拍摄雪山、动物、人群，而她却举着相机拍摄缆车、小蚂蚁和一根倔强地从冰冻的土层里探出头的嫩绿的小草芽。我知道，一个高贵自由的灵魂，不会是由我们来带领的。

在人生这条路上，我们只能陪伴她走上一段，剩下的路，她便是那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目标明确的箭矢，高高地飞翔在天际。

（柚子摘自《都市主妇》2014年第10期，王青图）



我是开出租车的。许多乘客坐在车上，放着满街光景不看，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计价器，就像在市场买东西，不管识秤不识秤，就这么目不转睛地盯着，任你秤杆子耍得行云流水，头高头低的也得给我合计合计。

这种事儿也分对象，相貌敦厚一点的司机，乘客对你的信任度明显高一点。

那天在街头遇到个女的，老远看见她站在路口，信号灯变来变去，不管什么灯她就是不走。这种情况，不是等人就是等车。

等人看人，等车看车，这是规律。可她看车，猫着腰看。

猫腰看车的，不是近视眼就是对司机比较挑剔。这种乘客我见过，女的居多，在她们眼里，车好车坏无所谓，关键是开车的要让人放心。

我得承认，女人的眼光的确厉害，她放过前面两辆的士，拉开了我的车门。过了信号灯，她

说：“我不跟你走，你替我送点东西。”

我问什么东西，她手里并没拿着东西。

“支票。”

“你打表跑，”她接着说，“车费到那边给你算。”

“要是我拿着跑了呢？”

## 信任

●马路虾

“那也没用，支票填好了的。再说，我看你也不会。”那个神情分明是“量你也不敢”。

有句俗话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不明白，从前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用孩子去套一只狼，换了我，肯定不会干那种傻事。

也别说，真有舍得孩子的。那天我在人民路，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拦车，打开车门后她不

上，把孩子放在后座，说：“麻烦师傅，把这孩子送到山东路。”

我说：“你不去吗？”

她说：“有急事，脱不开身，只好这样了。”

我说：“对不起，这事儿我干不了。”

她说：“求你了，师傅，但凡有办法，我也不这样做。”

我看了孩子一眼，顶多也就三岁。三岁的孩子，她居然放心交给一个陌生人，这叫什么妈！

“你是孩子什么人？”我警惕地问。

“我是他小姨，今天带他出来玩，突然有点事，实在不能带着他。”她看我还在犹豫，又说，“我跟他妈说了，找个出租车送他回去，你放心，没事儿。”

我还是不能放心，这种事儿没法让人放心。她说：“好容易相中您这个面善的，求您千万帮帮忙，出租车倒有的是，但我也不能随便什么人都托付啊！”

人民路不能久停，我把车拐进岔路，仔细地想了想各种可能，觉得没什么问题，加上那孩子叫了小姨，我心里踏实了一些。

她给了我她姐姐的电话，我又要了她的电话，分别打出去，确认以后，就带着孩子走了。说老实话，很有一种使命感。

小家伙真可爱。我替他系好安全带，一路上跟他聊天，仿佛回到从前跟我儿子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宁静姿涵摘自《文苑》2014年第10期，沈璐图）







## 意·林

### 一个人和他的一块布

●〔印度〕拉瓦斯瓦米·拉朱

◎孙宝成 译

有一个人，放弃了一切世俗的牵挂，退隐到树林里，建了一栋小屋住进去。

他唯一的服装是一块布，他将它围在腰间。但是时运不济，树林里老鼠肆虐，所以他养了一只猫。猫需要用牛奶来喂，所以必须养一头牛。奶牛需要喂养，所以雇了一个牛仔。男孩需要房子住，所以给他建了一栋房子。为了照看房子，招聘了一个女佣。为了给女佣找同伴，不得不修建了更多的房屋，邀请人们在里面生活。就这样，出现了一个小镇。

那个人说：“我试图远离世俗和世俗的烦恼，却适得其反！”

（卧 龙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 卖祖宗

●杨 栋

《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著作，不仅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农业，也有人情世故。他记宋初名将郭进建成新居，请来亲朋好友庆祝，也请了盖房子的土木工匠。他让工匠坐

东席，让几个儿子坐西席，客人说：“诸子安可与工徒齿？”意思是你的孩子怎能坐在匠人们的下首呢？郭进指着工匠师傅们说：“此造宅者。”又指诸子说，“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首也。”郭进死后，房子果为他人所有。

郭将军是有先见之明的人，他知道创业难，守业更难，他以排座次警示子孙守业，但仍然被不肖子孙把他建的宅子卖了。卖了宅子还可重建，但遇上“卖国”的后代，一个民族就危险了。乡下人骂卖祖业者为“吃祖宗，卖坟地”。这样的后人，不仅会令郭将军担忧，也会受到后人的谴责。

（继续前进摘自《今晚报》2014年10月9日）

### 最漂亮的皇冠

●蒋晓飞

伊凡四世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曾花巨资制作了一顶世上最漂亮、最昂贵的皇冠，总共用去了3斤黄金、100颗钻石、136粒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绿宝石。据说，当时30匹战马才能换得这顶皇冠上的一颗绿宝石。

有一次，一位来自英国的外交官访问俄罗斯，伊凡四世就戴着那顶沉甸甸的皇冠向他炫耀。外交官问道：“皇冠戴在头上，陛下还看得见它漂亮吗？”伊凡四世反问：“戴在头上，自己怎么能看得见？”外交官笑道：“陛下，你自己负重，却让别人欣赏，这岂不是很荒谬吗？”

（糖 糖摘自《意林·原创版》2014年第11期）

### 底色

●张亚凌

鲁国国君孟孙进山打猎，活捉了一只小鹿，让臣子秦西巴先送回宫中，供日后玩赏。秦西巴在回宫的路上，发现一只母鹿紧跟其后哀号，叫声十分凄惨。秦西巴心中不忍，便放了小鹿，自己因此被赶出宫门。

一年后，孟孙要为太子找老师。许多臣子都来向孟孙推荐合适人选，孟孙却单单请回了秦西巴。一个人能挺多直、站多高，取决于品性的底色。使国君放心托付太子的，不正是秦西巴的慈悲之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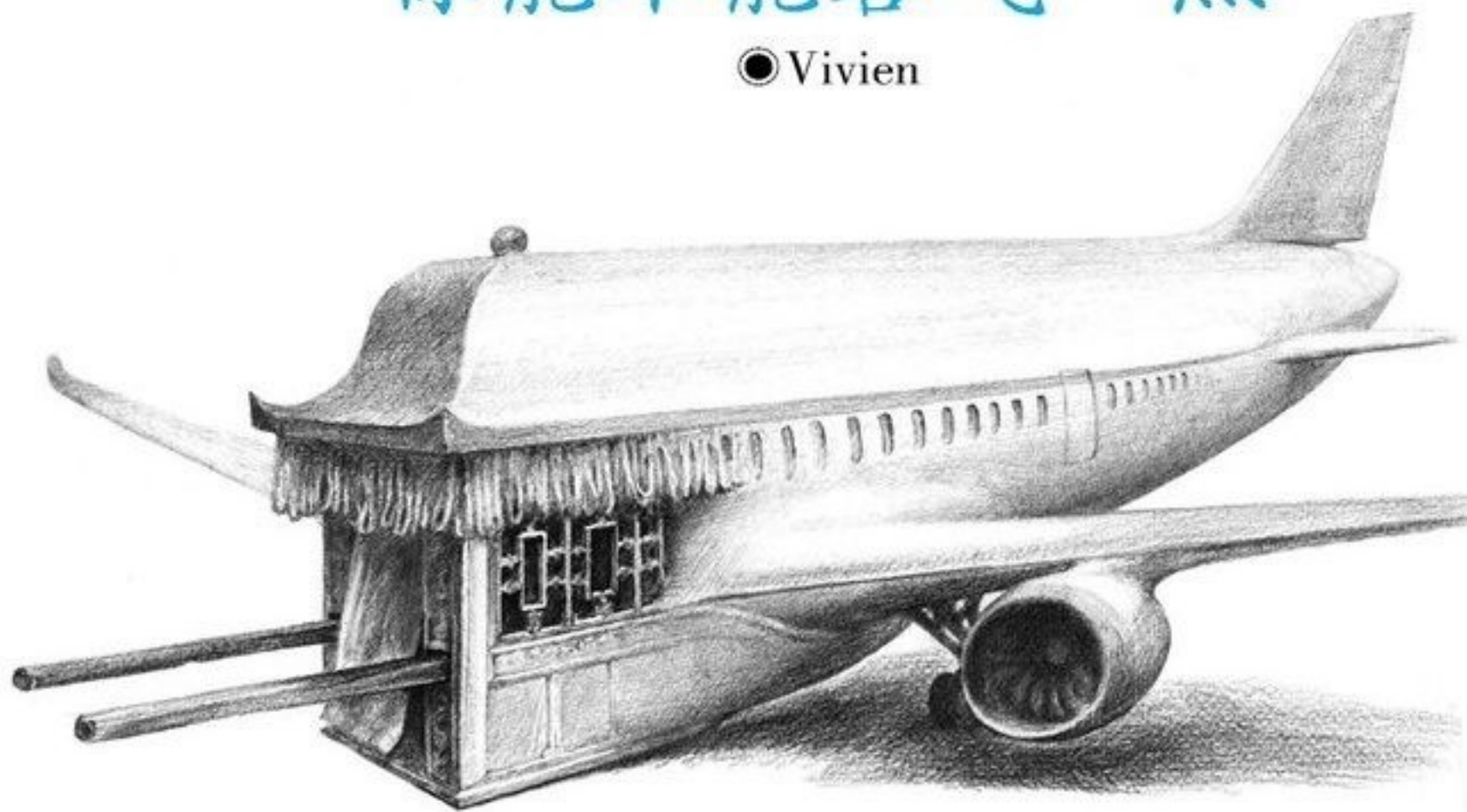
（晓 鸽摘自《今晚报》2014年9月25日，〔阿根廷〕季 诺图）





## 你能不能客气一点

◎ Vivien



我是阿联酋航空公司的一名中国籍空乘。在飞机上服务的空当，空乘们总会闲扯。谈及中国，总会有人惊叹中国好富。

日本空乘不算多，偶尔遇到有日本空乘的航班，大家也会聊日本。同样用惊叹的口吻说，日本人特别有礼貌，日本航班特别有秩序，没有人按铃，没有人投诉。日本街景美，日本人热情，日本很发达。每当此时，在一边安静地听着的我总能感到内心沉重的嫉妒。

日本航班很难拿到，而中国航班很容易拿到。换班系统上，常有老外要把北京换出去。想飞个北京，换班就行了。

为什么北京不受欢迎呢？虽然长城、故宫口碑非常好，但是，北京航班是有名的臭脚航班！乘客素质参差不齐。总有同事抓住自己在中国航班上经历的个别糟糕的事件，向我大加抱怨。当乘客们下飞机的时候，她对乘客说再见，但是，没有人对

她说谢谢，也没有人看她一眼，大家甚至都面无表情。

我经常和老外们争辩，我们中国不是都吃狗肉的，我们中国制造现在也很牛，哪里都有素质高的和素质低的。最近，有一个中国的大公司组织员工专门包机去迪拜旅游，阿布扎比的法拉利公园被包场3天。这次飞北京，在飞前开会时，来自迪拜的副乘务长提到了这个中国超级旅游团，并且说迪拜的酋长非常重视这件事情，预计消费几亿迪拉姆，我们从北京到迪拜的飞机就是被这个公司包机了！

我心中暗喜：让你们这群土包子见识一下我们有钱的中国人！

起飞以后，空乘忙着热餐、整理酒水车，准备服务，客舱里面已经有十几个乘客在按铃。副乘务长就让我们几个中国空乘去回应。有问如何使用飞机上的娱乐系统的，有叫我们倒热水的，甚至有人叫我们过去就是问问还

有多长时间开饭。

有个阿姨说，自己家的孩子饿了，需要马上吃饭，我说我们还在热餐，30分钟后就好。我们会先给孩子派饭的。但是阿姨似乎没戴手表，每四五分钟就会按一次铃，或者在我路过的时候，拽住我的裙子说，孩子得吃了饭睡觉，要不然会胃疼，等等。我说要不我先给孩子找些饼干，正餐还在微波炉里，没法给您取啊。阿姨说孩子一定要吃正餐。

我忙不迭地给这个取毯子，教那个玩游戏、看电影，在热好饭以后，还没开始发餐就立刻给刚才那孩子端去了。然后阿姨的问话把我惊呆了：“怎么没有我的？”阿姨，您孩子晚上12点了不吃正餐胃疼，您神气活现的也一会儿都等不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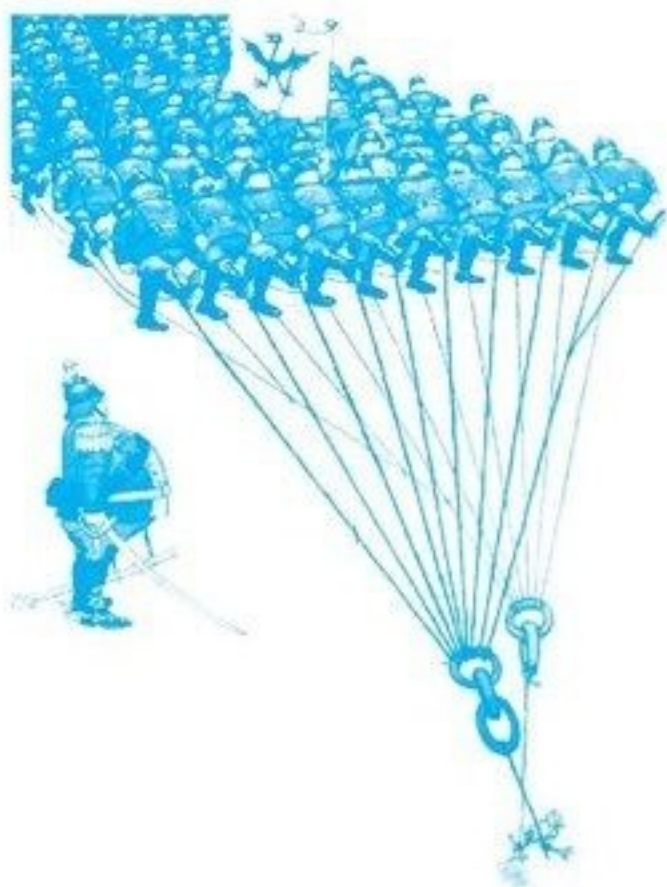
过了一会儿，阿姨自己来厨房了，说菜是辣的，要我们换一份儿饭给她。我解释说今天是满仓，每人一份，没多余的，而且饭是您自己点的，但是阿姨还在那儿絮絮叨叨。副乘务长终于忍无可忍，说：“继续你的服务。”

送咖啡饮料的时候，经常是我还在问乘客要不要加奶，后三排的乘客已经把杯子举过头顶来要咖啡了。我真的非常希望他们的行为能像他们的穿着一样体面。

由于A380飞机很大，一层490多名乘客，从前到后服务下来需要一些时间。好多乘客吃过饭后，就不愿让餐盘继续留在自己的桌板上，于是，客舱的地上到处是乘客扔掉的餐盘。那时那景，真的与印度、埃及的航班上没什么两样，甚至更夸张。

一起工作的中国同事说，她





## 踢正步到底有啥用

●钟礼沙

2014年8月26日，英国《生物学通讯》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正步走可以减轻士兵对潜在敌人的恐惧感。

我们可以把互相踢着正步相对而行的两支队伍看作战斗的双方。这时候他们不仅仅在威慑对方，还在进行一种强大的心理暗

示：我们很棒，我们很强。不抛弃，不放弃，我们会胜利！当然，根据科学研究，这种心理暗示在正式作战中是相当有利的，动物界同样可以证明。有研究表明，不同族群的海豚在发生冲突时，胜利者往往是能够同时跳跃翻转的那一族群。看来同步率高确实能够增加作战时的胜算。

作战胜算的增加不仅仅能获得精神鼓舞，还会由此带来对敌人的“不屑一顾”。在一项试验中，安排了两队男性走过一段路程。一队松松散散地随意散步，另一队以相同的步调正步走过。事后给他们看同样一张男子的照片。结果发现，以一致步伐前进的男性与正常行走的男性相比，

倾向于认为照片中男性的身高较矮，体形也较小。

所以说，正步走的心理激励既建立在内心的强大上，还立足于把敌人看作更弱小的对手的前提下。再加上声势浩大的震慑作用，三管齐下，想不胜都难。

正步走的强大震慑效果，偶尔也会带来一点麻烦。1831年4月，英姿飒爽的英国士兵踏着正步通过布劳顿吊桥时，桥面突然断裂，十来个士兵跌落水中。事后，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行军时士兵行动的一致放大了桥梁的振动频率。当这个共振达到一定强度时，桥梁就会承受不住而倒塌。



(王 萌摘)

请一个乘客把她扔在地上的盘子递过来，那大姐竟然说：“你自己捡起来不就行了吗？”然后同事直接恼了，说道：“我给您的时候是扔在地上的吗？”

吃过饭后，大家都排队上厕所，先不说厕所里的带色液体看起来不太像水。因为有颠簸，安全带指示灯亮了起来，我们用英语、中文分别进行广播：请大家回座位系好安全带，不要使用厕所，以免受伤。结果三遍广播下来，没有人回去。同事都开玩笑说：“请叫你的中国同胞坐下。”这话就像在戳我的脊梁骨。

那一天，当外国同事在厨房以“你们中国人”来吐槽这一切的时候，我很悲伤。

这架航班虽然有点极端，

但不是个例。多少中国人会戴着耳机和你对话，多少乘客说话而无表情好似贝嫂维多利亚，多少乘客盯着电视屏幕对你摆摆手说不需要了。这些乘客不仅有土豪、大妈，还有留学生、公司员工。

当然，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乘客，正戴着耳机看书或者处理文件，发现快服务到她的时候早早摘下耳机等你。即使没看到你，也会轻轻说一声 excuse me，迅速地摘下耳机，然后立刻送来微笑，等着你和她讲话。那一刻，你真的会觉得这个人满身都写着“高贵”。

还有一次，航班上唯一一个把餐盘放在地上的是位抱着婴儿的母亲，等我过去时，她马上让

旁边八九岁的大女儿把餐盘捡起来递给我，并解释自己要抱着孩子喂奶。

因为飞机上的空间有限，餐车里都隔成很窄的格子，每个用过的餐盘必须摆放平整才能放进车里，所以遇到堆成山的盘子，总是让空乘十分烦躁。印度航班之所以让人抓狂，是因为几乎每个递回来的盘子都会堆成山；欧洲航班上好多人都把盘子摆放整齐递过来；而日本航班上，几乎看不到不平整的盘子。

我曾经和同事说，希望自己可以早日看到祖国的同胞有秩序、有礼貌，被世界认同、赞美。



(余 娟摘自《跨世纪·时文博览》2014年8月，王 青图)





## 触不到的恋人

◎茅君瑶 口述 丑丑整理

**我**在60多岁时，跨越半个地球找到了我的初恋情人，可是至今我们仍没有见面，现在他已经90岁了。你们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

1993年，婆婆和丈夫病了10多年后相继去世，丈夫的妹妹感激我对他们的悉心照顾，一定要邀请我去美国散心。说实话，我很不想去，感觉心力耗尽了。

我刚刚重新捡起画笔，每周都要去学画。这是很多年以前他替我选的志向，我已经荒废了那么久，现在我要继续。

没想到，签证办得特别顺利。1994年1月4

日，我从上海飞往美国亚特兰大。空姐送给每位乘客一个飞鹰小挂件。看到那个小飞鹰，我眼泪就出来了。他当年在笕桥中央航校上学，制服上佩戴的就是飞鹰标志。

1946年认识他的时候，我才13岁多一点，他24岁。我现在一闭眼，脑子里都是他当年的样子：瘦瘦高高的，穿笔挺的空军制服，笑起来很儒雅。一开口，很好听的男中音，真的会迷死很多女孩子。

我们恋爱了3年。他在西湖边给我讲故事、念诗词，我们到灵隐寺许愿、在葛岭定情、在初阳台立下婚约……他握着我的手认真地发誓：让西湖的山山水水为我们作证，等你艺专毕业我就回来娶你。

规划得很好的人生，却遭逢乱世。1949年，时局动荡，我们就失散了。他去了台湾，我留在杭州。

中国有句古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只想知道他还在不在？在哪里？

我决定留在美国找他。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句英文不会，怎么在纽约生活？茫茫人海，怎么找？

### 二

第一次见到他很有意思。我刚从西湖边回来，一进门就看到房间里人坐得满满的，我床上也坐了个人，在翻我的速写本。我气得冲过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他力气很大，捉住我的手我就动不了了。

看我狼狈的样子，大家哈哈大笑。他盯着我看，笑着说了句：“呵，好厉害！”我傻了，就像在哪里见过他一样，好熟悉那双雾蒙蒙的眼睛。

他叫虞维濂，是笕桥中央航校二十四期学员，入伍前是金陵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在北京出生，8岁随外交官父亲到南京，抗战时又到了四川。为了抗日，他投笔从戎，1944年12月在昆明入伍，然后到印度拉哈尔受训。抗战胜利后，他受命回笕桥重建航校。

我考上艺专以后，和虞维濂的关系更亲密了，我们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我真巴不得时间过得快一点，明天就能长大。

1949年年初，据说开始和谈了。当人们以为谈好了，却又打起来了。

他的信越来越少。1949年4月3日，我跑去上海找他，他不在。部队军官问我是他什么人，我说是他女朋友。原来，我去的那天上午，虞维濂刚接



到在西安驻防的任务。他上午刚飞到西安就接到通知，要他第二天回上海报到。

第二天下午，我终于见到了3个月没有见面的他。他说他一直在生病和出差，还做过一次手术，怕我担心，就没给我写信。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仗打得这么厉害，一想到自己有可能战死，而我连16岁都不到，他就没办法面对我。

我什么都不在乎，去找他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清楚了，我一定要和他结婚，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死也要死在一起。

他让我回杭州，请父母写一封亲笔委托信。我还未成年，有了这封信，他带着我就有礼有节，对双方父母和家庭都好交代。

才过了3天，上海火车站已经全是逃难的人了，乱糟糟，挤得不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趟去杭州的火车，门根本打不开，里面的人拉，他在外面推，我才从窗户爬进去。火车开动了，他还跟着火车跑了很久。我哪里想得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 三

那一幕恍若昨天，而我已经60多岁了。在美国，我很快就找了份工作——到华人家里做管家。我一边打工一边想办法四处打听他的消息。

到了1995年年底，终于有朋友反馈来消息，说虞维濂还活着，在加拿大。我放下电话，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整整10天，我都精神恍惚。

1996年2月7日下午两点钟，我正在画画，电话铃响了。对方说是虞维濂，问有没有一位叫茅君瑶的女士。

50年啊，人生有几个50年？听到他的声音，我整个人都在发抖，扶着墙壁号啕大哭。我们两个都在痛哭，他一边哭一边叫：“小瑶不要哭，小瑶不要哭。”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说话的语气、语调还和50年前一样温柔。我觉得自己又变成了那个13岁的小女孩。

他说他一直在后悔，为什么当初那么食古不化，坚持要我回杭州去要一封托孤信，他对不起我。我说是我不好，当时为了劝父母留在杭州，耽误了去上海的时间。我们说说哭哭，哭哭说说，说了整整

一个小时。

那3个月时间，我们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每天一封长信，打一个小时电话。

### 四

1974年，他移民加拿大，1976年曾回国一次，专程去杭州找我。他去派出所查，都说这家人早就散了，没有音讯。他又不肯登报找，怕害了我。他对着西湖大喊了几声我的名字，哭了一场，带着遗憾回去了。

分开的这些年，他用诗歌寄托对我的思念，那些诗他都寄到美国给我看。还给我寄来了他从小学到现在，不同时期的几十张照片，说他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了。

他腿脚不方便，走路要用拐杖，还满温哥华去找蓝色的信笺给我写信。他当年是空军，50年前，他给我写信就是用的蓝色信纸。

我像一块久旱的土地逢甘露，尽情地享受着他的爱。他坚持要来纽约看我，说让儿子陪他一起来。我坚决不同意。能知道对方还活着，能证实曾经那3年刻骨的爱是真的，就够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太太真的太好了，居然能理解我们，支持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写信。

他让我不要担心，他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合情合理，反正我们是不能再分开了。我说不行，我害怕，见了面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都那么大年纪，谁都经不起再折腾了。

他考虑了几天，写信来，希望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以此来圆我们的梦。

一个星期后，收到他寄来的提纲，密密麻麻的两万多字。那3年重要的日子、我们说过的重要的话，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我把提纲贴在胸口，泪流满面。

他嘱咐我，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西湖梦》，是我们两个人的梦，也是很多当时被迫离散的中国人的梦。失散了那么多年，我们都能找到对方，分开的两岸迟早也会统一的。

### 五

我边写边哭，重新经历了一次1946—1949。



虞维濂和茅君瑶





## 一切都没有改变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

◎姚媛译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也许我会跟他偶遇。我以前住在多伦多，现在仍然住在那里，我感觉似乎每个人最终都会到多伦多住一段时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假如你真的想看见某个人，就一定能看见他。

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时我正穿过一条无法放慢脚步的拥挤街道，我们正朝着相对的方向行走，同时毫不掩饰地、惊愕地盯着对方刻满岁月痕迹的

脸。

他喊道：“你好吗？”我回答：“很好。”然后又额外补上一句，“很幸福。”

当时这句话只能说大体上是真的。我和丈夫正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为了我们替他的一个孩子偿还债务的事。那天下午，为了舒缓自己的心情，我去了一家画廊看画展。

他再次对我喊道：“太好了！”

似乎我们仍然能够走出人群，转瞬之间就又可以在一起了。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沿着刚才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我们就是那么做的，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的哭泣，当我走上人行道时，没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只有一瞬间，我看到那目光一闪而过，他的一只眼睛睁大了。左眼，一直是左眼，和我记忆中一样。眼神看上去还是充满了不安、警觉和疑惑，仿佛某件不可思议的、几乎让我发笑的事情突然发生在他身上。

对我而言，那种感觉就和我离开亚孟森时一样，火车拖着仍旧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的我离开。

关于爱，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

（阿雅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亲爱的生活》一书）

我写，他修改，好不容易写好了前三章。1997年4月，我接到儿子的信说要结婚了，请我回去主持婚礼。我才惊醒，我在美国已经3年多了。

我说我要回去了。他在电话里哭，说分别47年，还没见面又要分开。他要我把上海的地址、电话，还有3个最好朋友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他，万一把我丢掉了，他能马上再找回来。

第二天，他给我发来一封长信，信的开头就送我一首李白的诗：“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

他还寄来他的头发和指甲——我们生不能同床，死要同穴，希望我走的时候，他的头发和指甲能和我烧在一起。最好能把我们的骨灰撒一部分到葛岭，实在不行，像金庸小说里描写的一样，找个洞塞进去也行。

为写这本书，又是10多年过去了。2008年，我把第一次的自印本寄给他。他收到书马上就来信了。他刚刚大病了一场，但还是认真地拿着放大镜

仔细地改了他认为应该改的地方。

现在，我快80岁，他都90岁了，走路要靠双拐，心脏也装了起搏器。他哭得太多了，眼睛几乎失明。信也少了，大概一个月一封。他的信越写越短，字越写越大。每封信末尾他都会写：白云处处长随君。

从我回来，我们再也没有通过电话。有时候真的很想听听他的声音，但我绝对不会给他打的。我们年纪都大了，他又有高血压，不能太激动。

上个星期刚接到他的一封信，他说自己真的是很老了，每天打盹的时间比醒着的时间多，醒着的时候又大部分时间都在回忆以前的事情，只有以前的事情才会带给他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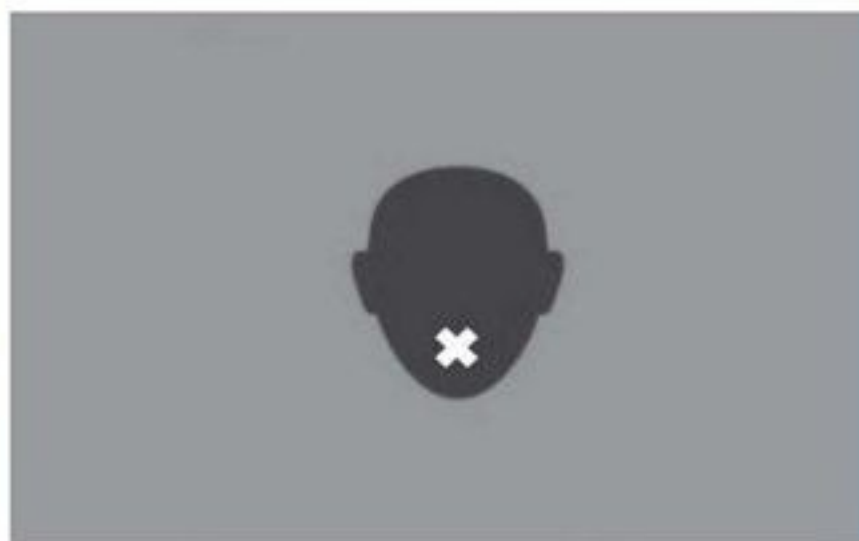
我现在每天没事就看看他的信，好多信我都能背出来了。我们不能通电话，我只能从来信字迹的大小、工整程度去判断他的健康状况。

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他能活100岁，我也要活久一点，每天想想对方就觉得很幸福了。

（江山美如画摘自豆瓣网，李晓林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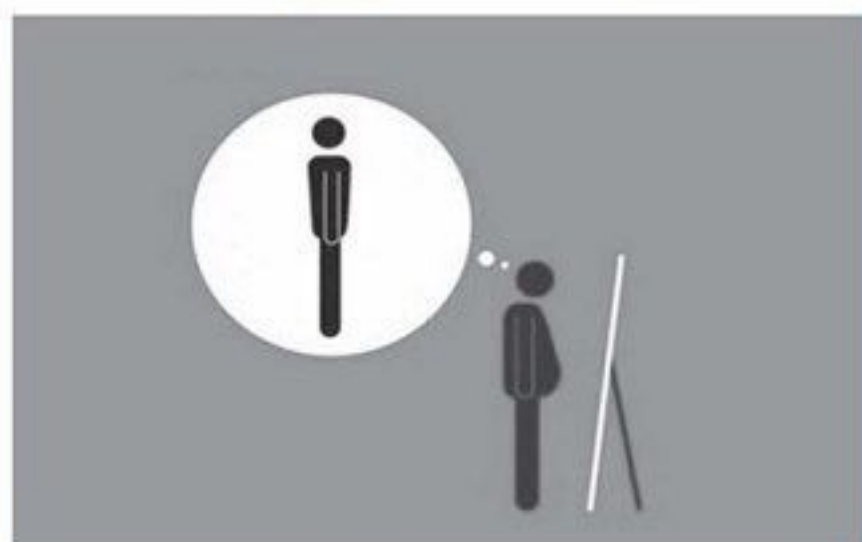
最佳武器



永远不懂的用具



想象中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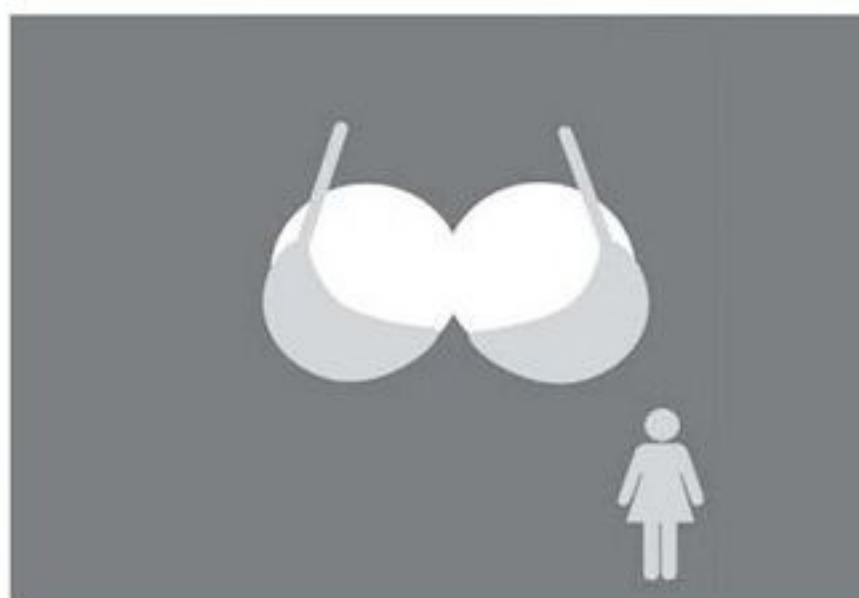


男 女  
之 别

行李



找对象





# 『先见』何以成『马后炮』

●雷颐

1895年秋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国民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此书一出版便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八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让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认识此书的价值，因此始终未获出版。

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的公使何如璋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的巨大

变化，而那时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他几乎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被调往美国，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日本国志》。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乡完成书稿。

黄遵宪坦承，写《日本国志》的动机，正是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日本国志》四十卷，约五十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此外，这本书还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黄遵宪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将其出版。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事务的总理衙门出版。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黄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对他颇有好评的重臣李鸿章，希望他“移送总署，以备查考”，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的禀文转至总理衙门，并作了推荐。

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李鸿章的推荐。半年过去，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稿转总理衙门时也高度评价了此书。然而，此书仍未获总理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1890年初出国前，他将此书稿交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此书，加上黄又不在国内，因此也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





# 太鲁阁之魂

●洪爽

台湾东部有座城市叫花莲，花莲有个著名景点叫太鲁阁。太鲁阁之名对岛外人而言还比较陌生，但在台湾人心中的位置高得出奇。2006年，台湾新闻局举办“寻找台湾意象”票选活动，民众选出最能代表台湾的24个意象，其中太鲁阁名列前茅，而且，台铁列车就名为“太鲁阁号”。

没去太鲁阁之前，我望文生义，以为所谓的“阁”就是庙宇之类的建筑。待去到实地，才知道太鲁阁是一座山，名字来自高山原住民的发音（Taroko），意为“伟大的山脉”。这座面积为9.3万多公顷的山脉横跨花莲、台中、南投三县，以高山和峡谷为主要地形特色，风景奇绝，空气一流，险峻也是一流，垂直的U型峡谷伴随着“小心落石”的提示牌，几乎随处可见。

太鲁阁有一条大河，称“立雾溪”，从海拔3449米的源头直冲大海。浪花拍打着大理石河床，一个个旋涡怒卷而下，水声洪亮，气势如虹。这条河是太鲁阁的灵魂，古时候，近50个少

数民族分别住在山上和河边，与太鲁阁多元的地势、丰富的物产和谐共存。1914年，爆发了日本与太鲁阁族之间的太鲁阁战役，令部落消失过半，人数也急剧减少。

去的那天阴雨绵绵，游客很少，我们得以感受安静原始的太鲁阁。周围几乎寂静无声，除了山风和鸟鸣，响彻山谷的只有河流的怒吼。

这水声仿佛带我们走进90年前那场20世纪台湾岛上最大的战役：2500个太鲁阁族男丁手持猎枪弓箭，以原始的方式对抗装备精良的2万日军，浴血奋战的场景仿佛一一重现。这样不对等对抗的结果当然是失败，族人几乎灭绝，但是，直到太鲁阁人放下武器，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才算彻底完成。看过电影《赛德克·巴莱》的人，想必对片中一幕印象深刻。当时原住民部落被

日本人入侵，部落头目莫那就在这样的河边神遇已故的父亲，父亲唱着古老的歌曲，歌词大意是我为守护这片山林牺牲是光荣的，我的子孙也会成为英雄。父亲最后消失在彩虹深处，莫那也重获力量，决定带领族人继续战斗。

站在河边，望着悬崖峭壁和深邃河床，一时眼眶湿热、心潮澎湃，霎时间明白，为什么这里会被称为台湾人的精神后花园，因为这里的山更坚毅、水更壮烈，就像这里的民族性格，难以被征服。台湾民歌之父、卑排族（父卑南族，母排湾族）人胡德夫在歌中唱到，太平洋的风“吹散迷漫的帝国霸气，吹落斑斑的帝国旗帜，吹生出壮丽的椰子国度”。愿这美丽的岛屿永远太平。

（新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4年10月10日）

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此时卸任回国，此书才被安排出版。

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直到结局底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而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以至今日也”之慨叹。

然而，这类“先见之明”最终成为“马后炮”，却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很

多事情屡屡如此。譬如，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晚清众多士大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凡是有“先见”者，大多作为异端而受到排挤迫害，《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使西纪程》与《日本国志》莫不如此。所以，即便《日本国志》在甲午战争前数年出版，其命运也不过如此。

（余娟摘自《新华每日电讯》，何保全、于泉滢图）





## 你的牛排几分熟

●车耳

牛排和红酒一样，需要在成熟度最好的时机食用。红酒生产出来后都要放一段时间，有时几个月，有时几年，根据酒的品质不同而定。好的红酒可以成为陈酿，喝早了暴殄天物，喝晚了也是糟蹋东西。就像新酿出来的红酒并非最好喝一样，新宰杀的牛肉味道也不是最鲜美的，牛肉有自己的成熟期。牛肉的成熟期英文叫作 age，这个词本来是年龄或者年份之意，但在说牛排时常常被当成动词过去时，用成 aged，汉语可以翻译为“熟成”。

熟成也是一个用温度调控以便储存牛肉的处理方法，专业的做法是在一个恒温的空间让其自然变化，有点像酿酒发酵一样，使牛肉中肌肉连接纤维软化，增加牛肉的味道和柔嫩程度，过程一般需要3—4周时间，讲究的牛排店都会这样做，以便牛肉在煎烤时口感更好，肉质最佳。

人们知道发酵是一种质变，反过来说就是变质，有时食物变质了更好吃，比如臭豆腐，比如酸菜，比如西方人的奶酪。牛肉熟成的过程也是一

种变质的过程，不仅肉质发生变化，肉表面也长着像绿苔一样的菌，就跟俗称长毛了似的。这些毛或者细菌也无须清除，因为无论是煎是烤，高温下都会杀菌，绿苔也会消失。只是不喜食牛排的人看上去会觉得恶心，而喜食之人看到后反而觉得有味道，就跟长着绿毛的山羊奶酪一样。

我在纽约见到过专供牛排的饭馆，将切成厚厚大片的带骨牛排用铁丝穿着，晾衣服一样一排排挂在架子上，灰蒙蒙的带骨肉块，有点像国内南方农家晾晒的腊肉。只是我们晾晒腊肉讲究的是“阴干”，而西方牛排店挂着的肉块要的是变化不大的温度和湿度；国内腊肉要“晾干”，西方牛排要“晾湿”，就是在上桌前得保持足够的水分和柔软度，



咬一口带汁，也就是说熟成恰到好处才可以一口下去，鲜红的肉汁在口内流淌。

和我们美食遍天下的中国人只吃熟肉不同，西方人吃牛肉时生熟都吃，除了像罐焖牛肉或者炖煮过的全熟牛肉外，西方人吃牛肉时对生熟层次分得非常之细，从全熟牛排到全生牛排，大致分七个层次。即便同一块生牛排，根据客人的要求都可以做成各种层次，每个层次生熟度口感皆不相同。

大体上，牛排从全熟到全生做法依次如下。

**全熟：**在82℃高温下，两面煎过的牛排叫 Well Done，切开后，肉颜色偏淡褐色，整块肉差不多同样颜色，外皮则黑红。如果是烧烤（非煎制）的则外表漆黑，甚至成焦炭状。这种熟度的牛排西方人一般不会要，但国人会要。

**七分熟：**在77℃高温下，两面煎过的牛排叫 Medium Well，切开后，中间部位肉色偏淡粉红，周边大部分则呈淡褐色。这种牛排的口感比上一种好多了，有外焦里嫩之感，但是对某些像我这样的老饕来





## 君子无所争

◎且 庵



仁川亚运会上，媒体上有两条小消息，让我很感慨。一条是关于孙杨的消息。在谈到朴泰桓时，孙杨说道：“朴泰桓非常伟大，为亚洲游泳事业做出了贡献。我出道时间没他长，他出道快10年了。200米自由泳，我和朴泰桓都没拿金牌，这令人不可思议，也很让人郁闷。400米自由泳比完后，我心里更难过了，朴泰桓这么优秀的运动员，在亚运会竟然没有拿到金牌，我很心疼他，也非常尊重他。”朴泰桓是孙杨的老对手。

另一条消息说的是福原爱。仁川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天展开争夺，女团小组赛第二

轮比赛中，日本队迎战蒙古队，由于实力差距悬殊，首先出场的福原爱竟然打了对手一局11比0。福原爱首先出场，面对巴特，在9比0后，福原爱原本想回球出界，结果擦边，再加上对手接连失误，竟打成11比0。福原爱连忙向对手道歉，她感觉很内疚。远处走过来的孔令辉开玩笑说：“听说打了别人11比0，注意两国之间的友谊！”孔令辉逗福原爱，福原爱脸越红。

这样两条小消息怕不会引人注目吧，却让我感动不已。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君

子都是谦虚的，不与人相争，就算争，那也是在比射箭的时候。在比赛结束后，不论输赢都与对手以礼相待，赛后能在一起喝酒。这是君子之争。

人生免不了与人争输赢，孙杨的心疼和福原爱的道歉，其争也君子，其争也有情，自己争赢争胜，给对手以同情，亦给对手留体面，这样就有点像人类社会了——有竞争、有输赢，亦有情义、有温馨。弱肉强食、你死我活、人面兽心、冷血无情，若人类社会果真沦落为动物世界，我们都会心疼的吧。

（孤山夜雨摘自《羊城晚报》2014年10月2日）

说还不够。

**五分熟：**在71℃高温下，两面煎过的牛排叫Medium，就是一半熟一半不熟之意，切开后25%的肉呈红色偏粉红，用叉子按下去感觉有肉的弹性，轻轻挤压后可看到有血汁，但血汁滴不下来。这种生熟度的牛排受众比较多。

**三分熟：**在60℃温度下，两面煎过的牛排叫Medium Rare，切开后，大约75%的部分肉色血红，这种血淋淋的牛排看上去恐

怖，咬一口，从热到凉，热凉鲜明，得真正喜爱生食的老饕才能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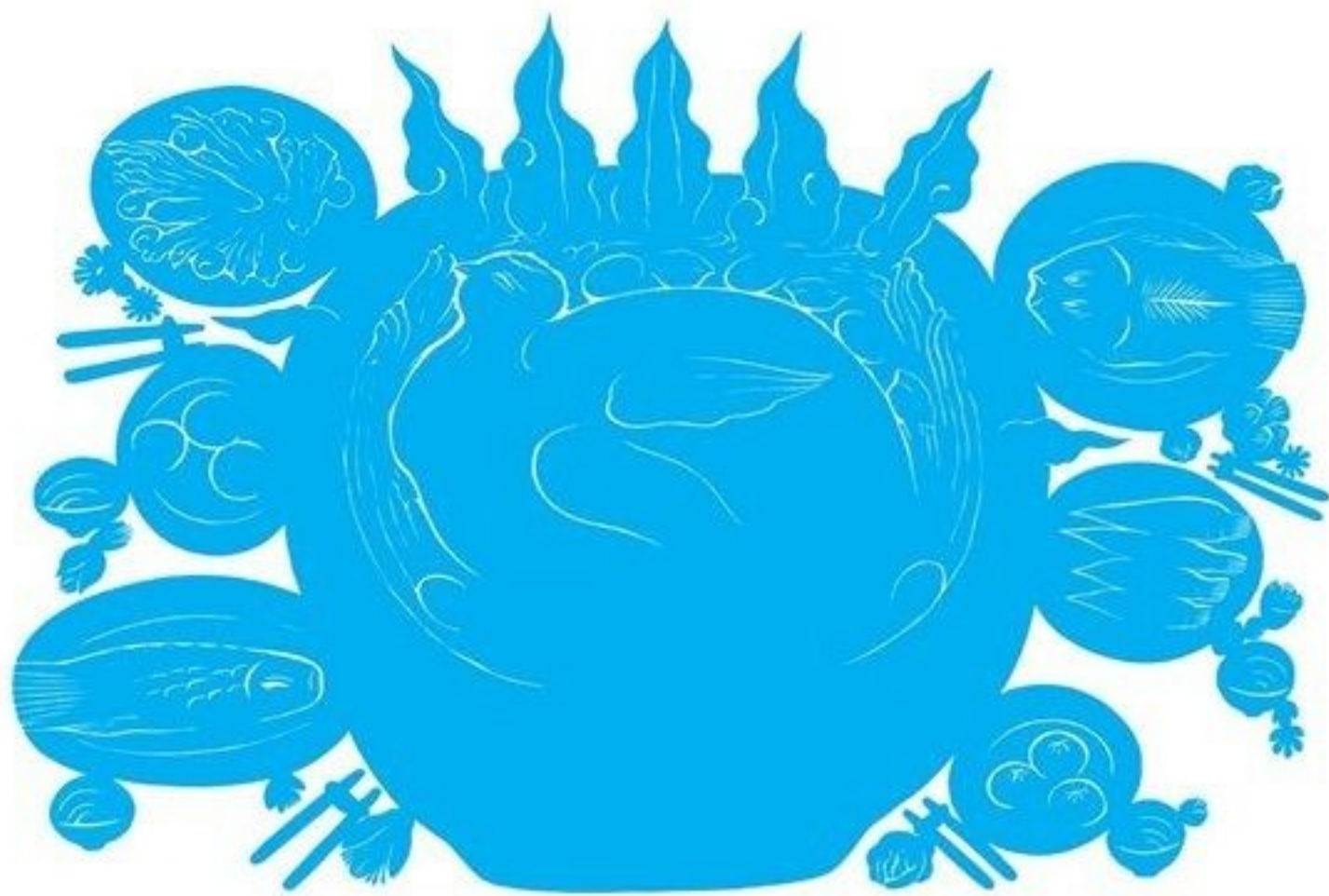
**一分熟：**在55℃温度下，两面煎过，煎制时间短暂的牛排叫Rare，这种牛排外皮看着就粉红，切开后的颜色全是血红色，基本上跟生的没什么区别。

**近生：**这种牛排就是不经煎制，既不上热锅又不上烤架，真的是直接端上来就吃，叫作Blue。但是还是有后厨加工的，加工只和案板有关，和炉灶无

关。这种叫鞑靼牛排或者达达牛排。其实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牛排，因为不是一整块牛肉，也不带骨头，而是绞碎的牛肉馅，拌上生洋葱和生鸡蛋，加上点胡椒粉和盐，搅拌后就可以上桌了。更简单的做法是，将生肉馅放在盘子中直接上桌，上面铺上生洋葱，磕上一只鲜鸡蛋，造型还挺有艺术感，让客人自己搅拌。

（晓惠摘自《世界博览》2014年第19期）





## 太太的厨房

●李 舒

女人不怕凶，只要有独门秘籍，男人照样受用。比如胡适先生家的“太太协会会长”江冬秀，狮子吼完，端出一锅十全大补汤，这叫“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胡适家的餐桌，一年四季都是热腾腾的，简单的一个鸡蛋，从蛋炒饭到茶叶蛋，江冬秀总能做出花样。不仅自己家吃得好，来了朋友，江冬秀也能拿出让人瞠目结舌的大菜，让爱面子的胡适分外高兴。

比如一道烧杂烩，全国都流行在请客最后吃这道汤菜，有花团锦簇的热闹，也有宴会即将结束之意。1896年，安徽人李鸿章出使美国，宴请美国官员，宴席中便有烧杂烩。美国人吃得赞不绝口，便问菜名，不内行的翻译误作“杂碎”。这件事传扬开

去，美国人居然把“李鸿章杂碎”做成了一道菜，甚至还发明了“杂碎”(chopsuey)这个词。

胡适家的烧杂烩和李鸿章请美国人吃的差不多，不过名字更气派，叫“一品锅”。胡适的朋友石原皋30岁生日时，单身在外，江冬秀就热情地邀请他来家过生日，呼啦啦来了两桌人。当日的菜肴中，最著名的就是“一品锅”。这是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地被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饺，底下是萝卜白菜。胡适笑着向客人介绍，“一品锅”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江冬秀还会不时变换“一品锅”的菜品又有一次待客，依旧是“一品锅”，里面有三斤重的一只大母鸡、三四斤重的一只蹄髈、三十六个鸡

蛋，客人们都吃得兴高采烈。

烧杂烩之所以能流行，贵在丰俭由人。动植物水陆俱陈，既可高档，又能普通，有荤有素，琳琅满目。安徽的“一品锅”到了扬州，名字便改为“全家福”；上海人的杂烩砂锅里，一定要有的是蛋饺，正如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写的那样：“蛤蜊是元宝，芋艿也是元宝，饺子蛋饺都是元宝……”讨的乃是一个好口彩。

张爱玲的文章里满是美食，自己却并不会做饭。她和胡兰成热恋时，招呼胡兰成的儿子，也不过是拿了两片吐司，抹上满满的花生酱。胡兰成有时和张爱玲约会，还得另外去巷口吃碗馄饨，这样的爱情，恐怕注定走不远。

靠厨艺抓住男人的心，这招当然并不完全管用。江冬秀做个荷包蛋，胡适都会在友人面前大肆吹嘘；朱安的手艺恐怕并不在江冬秀之下，还经常为了鲁迅的胃病量身定制菜肴，但鲁迅的心终究在许广平那里。另一位著名女文青萧红除了在写作上是个天才之外，也特别擅长做面食，她包的饺子，鲁迅非常喜爱，在病中也能多吃几个。她关心着爱人萧军的饮食，却也不能挽回萧军偷跑出去会情人的颓势。丁玲到延安后，嫁给比她小的崇拜者陈明，家里的所有家务倒是都由陈明负责，只为了让“女神”安心写作。

所以，我们只能这样下结论：女人不怕凶，打一巴掌之后给甜枣吃，被打的那个揉揉而悄悄吞吃下去。

(风吹麦浪摘自《看天下》2014年第27期，赵希岗图)





## 远了挂心，近了糟心

●陶短房

一般而言，离皇上远，关系会差些，挨近点关系会好些，可也得分什么人。就有这么一路人，光闻名没见面，皇上天天惦记着念叨着，等真见着了，却怎么瞅怎么别扭。

比如西汉的贾谊，那是要文才有文才，要见识有见识，上中下三篇《过秦论》，把他死后几十年的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分析得是要多透彻有多透彻，汉文帝是整天贾谊长贾谊短，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念叨。可说来也怪，这贾谊每次被召见都没好事，官不但没怎么升，还越当越窝囊，好不容易混了个夜间小客厅私人密谈，结果人家皇上居然让他给讲鬼故事，偌大一才子这下失望到骨头里，愣是年纪轻轻就给憋屈死了。

还有个叫李德林的，是南北朝北齐人，文采好，政治头脑强，还有军事才能。当初远在北齐当官，还是北周大臣的杨坚就对他赞赏不已，一心想收为己用。等北周灭了北齐，更是着意笼络，结果李德林在杨坚登基坐殿、

当上隋文帝的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后来还帮杨坚出主意灭掉了江南的陈国。杨坚曾许愿，一统天下后把李德林打扮成菩萨金身，让全中国的人都羡慕，可就这么一位大功臣、大才子，真成了近臣后，居然十年不给提拔、不涨工资，最后还被找了个“公务员非法经商”的茬儿外放了。

他们的运气固然不好，可还不算最糟的。想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曾喟叹自己不能收韩非子做臣子，可人家韩非子真跳槽过来，却被他给下狱弄死了。

皇帝不但是天底下第一号好猜疑、好自以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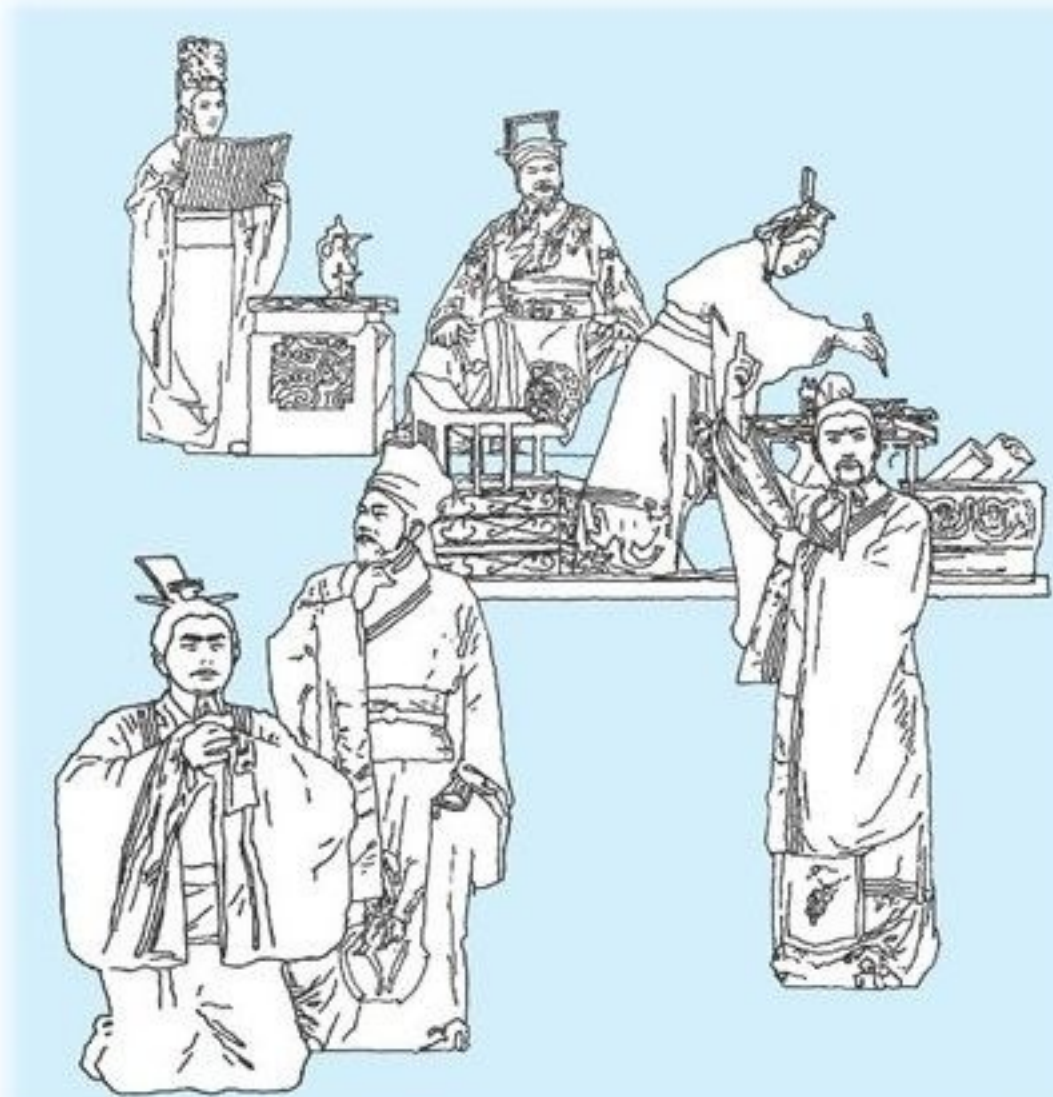
是的男人，而且还是天底下最贪心的男人，总巴不得好东西都归他自己，人才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贾谊、韩非子、李德林这样的，在外地甚至外国待着，他们是早也惦记晚也惦记：这人咋就不跟我呢？真要跟了他，这猜疑就来了：你厉害，你有学问，那我搁哪儿？这是其一；你这么大本事，今儿能帮我，明儿保不齐能害我，这是其二。有这么两条憋在肚子里，这诸位才子能混得好才怪呢。苏东坡曾经说，贾谊混不好，是因为

跟周勃、陈平这些有功大臣没搞好关系，让人家给使了绊子，这话不对：如果皇上心里没坎儿，别人再上眼药也没用。再说了，周勃自己后来都让汉文帝给送进大牢，劳动改造了好些日子。贾谊跟周勃公关，周勃爽了，皇上怕是更火了：你们俩一文一武琢磨什么呢？准没好事吧！

咱们再来看一个危机公关处理得当的例子——司马相如。这位大才子同样有过类似李德林的遭遇：先被汉武帝

误以为是古人，喟叹“我怎么没这么个人才”，等这才子真的应聘了又处处不受待见。人家司马相如这弯子转得就是快，先自请外调，既免是非，又混表现，等调回来又搞了份“泰山封禅”的文化标志性提案，哄得汉武帝乐颠颠的，最后司马相如弄了个高级退休待遇。您看，这远了挂心，近了糟心，说白了，就是不能惹了皇帝老儿这颗私心而已，明白了这一点，为人处世可就容易多了。

（余娟摘自中信出版社《皇帝公关学》一书，张骏图）





● 王晓琳



## 微信朋友圈厚黑学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受访的2000多人中，有53.3%的人表示微信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有47.3%的人认为微信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

有受访者觉得微信朋友圈像“人情绑架”，同事出游后晒照片，你本来不感兴趣，但其他同事都在下面点“赞”，你不说话就会显得不太合群，所以只能“附和”。朋友圈还有许多更可怕的潜规则。

北京一位女士因家庭琐事心情不佳，在朋友圈发文诉苦，却被公司领导认为是在抱怨工作，领导留言回复：“如果一份工作让人如此悲伤，不做也罢。”一次无意中的诉苦，最终引发了一场劳资纠纷。而下面这位，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典型：一位有十年职场经验的女白领请假出去旅游，在朋友圈晒出照

片，结果被当成旷工的证据，最后惨遭解雇。

某报曾在中央商圈进行过一次调查，白领中有九成赞成在朋友圈里屏蔽领导，或者在朋友圈外吐槽。有人用手机刷机的借口删掉领导，之后领导再发好友申请时就当没看见；有人把领导直接拉入黑名单。“管不住自己的嘴，就管住领导吧！”于是，领导和父母一起，成为中国微信朋友圈里被屏蔽最多的两类人。

还有更高阶的办法，就是为所有好友设置分组，每发一条消息时，都选择可见的范围。让领导看得到你，但看不透你。相比“拉黑”，这是一种留有余地的客气拒绝，有些人并不知情，有些人人心知肚明，有些人人为此恼怒，有些人淡然接受。为此大动干戈，则显得没有心胸。

有些人不是领导，胜似领

导。某名牌小学的家长说，只要班主任在微信圈里发个“鸡汤文”，下面至少会有几十个“赞”。许多家长干脆把名字改成“孩子名字+爸爸或妈妈”，“高呼万岁”的次数越多，自家孩子名字闪现的机会就越多。就算没有讨到好，至少也为自己家的孩子吸引了老师的更多注意。

那些被拉黑和被屏蔽的人也有话说。有些领导会和员工“打成一片”，甚至在领导的发言下面，员工们也可以有调侃的评价。但领导们也有底线，一位企业老板表示：“员工要注意吐槽有度，不要影响企业形象和利益。”

广州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负责人建议，职场中人在朋友圈发信息时，最好多发实际内容，少发个人评论。比如你在晚上或周末加班，可以拍个照片描述一下工作场景。亲朋好友自然会送上安慰，你可以和他们单独吐槽，而领导们则很有可能会给你点上一个“赞”。

（易茗摘自《壹读》2014年第17期，邝飏图）

您不知道，沉默包含了多少力量。咄咄逼人的进攻只是一种假象，一种诡计。人们常常用它在自己和世界面前掩饰弱点。真正持久的力量存在于忍受中，只有软骨头才急躁粗暴，他们因此而丧失了人的尊严。

——卡夫卡

人类既非天使，亦非野兽。不幸的是，许多一心想扮演天使的人都表现得像野兽。

——帕斯卡





# 乔布斯的孩子玩iPad吗

●Nick Bilton

当史蒂夫·乔布斯还在管理“苹果”时，第一代平板刚上架不久，我采访过他：“你的孩子必须得爱iPad吗？”“他们还没有用过，”他告诉我，“我们对孩子在家里用多少科技产品有限制。”

我大吃一惊，我曾想象乔布斯家应该是科技迷的天堂：墙壁都是大大的触屏，饭桌也由iPad组成。iPad还被赠送给客人，就像放在枕头上的赠品巧克力。

不，乔布斯告诉我，完全不是这样。从那之后，我见了很多科技公司的高管和风投者，他们告诉了我类似的态度：他们严格限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特别是在上学的时候，晚上回家后完全不能用电子设备；在周末也会有一些时间是完全禁止使用电子设备的。

对于这种育儿态度我感到困惑，毕竟大多数父母在用相反的方式——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允许孩子沐浴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电脑的光芒中。

然而那些科技CEO看起来知道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信息。

Chris Anderson，前《连线》杂志编辑，现为飞行器公司3D Robotics的首席执行官，有5个孩子，从6岁到17岁。他在家里的每个电子设备上都设置了时间限制和家长控制。“我

对于科技有什么危害有着第一手的资料。这些已在我身上发生，我不希望继续在我的孩子身上发生。”他提到的危害，包括孩子会接触到有害的信息，例如黄色图片、网络欺诈，或者比这些更糟糕的是，太过沉迷于这些设备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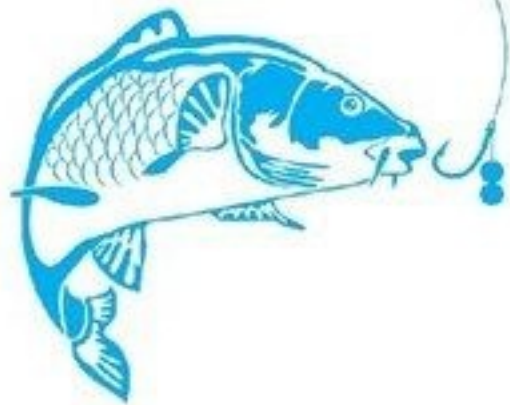
Alex Constantinople，传播与市场公司OutCast Agency的首席执行官，说她5岁的小儿子非周末时间是不能用任何电子设备的，而比她大一点的孩子——10岁到13岁，在非周末时间里每天只能用30分钟。他们的孩子有几百本书，可以随时挑来看。

一些非科技界的父母会给只有8岁的孩子智能手机，但是科技界的父母却会等到孩子14岁——他们可以开始打电话和发短信时，才给他们买，但要到16岁才能使用数据流量。

那么，乔布斯的孩子不用这些电子设备，他们在玩些什么？《史蒂夫·乔布斯传》的作者Walter Isaacson告诉我：“每个傍晚，史蒂夫都会在他们餐厅里的长桌子边和他的孩子们吃饭，讨论书、

历史以及其他很多事情，没有人会拿出iPad或智能手机。孩子们看起来一点都没有沉迷于电子设备。”

（菁菁摘自《纽约时报》，王原图）



## 贪食者久等

●夏殷棕

在钓鱼之前，要下鱼食。善钓者将粗麦粉用火炒至焦黄，并加以香油，使之香气四溢。等到用时，用水调之，捏成团，一拳大小，抛入河中，距河岸一钓竿之处，等其渐渐下沉至河底，以钓竿搅之，使其混入河底淤泥烂物之中。

鱼食引来鱼儿觅食，鱼儿偶尔从淤泥烂物之中寻得几粒细小鱼食食之，便不肯离去，洄游徘徊。

钓者将装有钓饵的鱼钩抛入，钓饵多为细小的红蚯蚓，也有用白面团揉入棉花丝的，因面团入水略久易化，会从钓钩上脱落，棉花丝有加固作用。无论蚯蚓还是面团，其味均不及鱼食，但鱼儿见之，狼吞之虎咽之，留钓者高兴。

善钓者说：“下完鱼食，不宜即钓，等半个时辰，再钓，贪食者久等，见食则食，哪怕其味远不及所希望。”

此种动物之本性在人类中时有存在，嗅得利益，久寻不得，仍不肯放弃，小恩小惠便足以将其打倒。

（林涛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





## 当旅行变成了一种自恋行为

●〔美〕亨利·魏斯梅尔

◎陈子超 编译

在这个所有人都是旅行家的时代，旅游已经迅速成长为一项最“民主”的产业。50年以前，当你爷爷奶奶好不容易攒够钱准备出去玩一趟的时候，旅行还是一项跟灵魂有关的活动，经验丰富的旅行者通常还都有着传奇的个人经历。直到婴儿潮的一代长大后，出国旅游突然成了家常便饭，90后们随之变成了跃跃欲试的新一代驴友；再加上“空档年”的盛行，更是让人在成为大学生和敲键盘的中产者这段时间，纷纷削尖脑袋挤上飞机，开始到处乱跑。

常识表明，旅行能让人变得更为有趣，而且成为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越来越广泛的

国际好奇心、越来越失控的过度解读，以及令人无法逃脱的高科技影响面前，旅行本身已开始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使我们感到惊叹的价值。

充斥着愚蠢信息的互联网，形成了谁也逃不出去的无形迷宫。想想吧，你随便抬头就能看见天空飘来几个字：你只能活一次。而这句话正是加剧这一现象的黑手。随便走进一家旅馆的酒吧，你会看到超过一半的人正窝在自己的数码世界里感受“大自然”的伟大。平板电脑的LCD屏发出的光线，照亮一张张而无表情的脸。他们围成一圈坐着，谁也不说话，注意力全放在他们刚刚“逃离”出来的老家：他们在点评网站上浏览着别人的评价，为自己选择待会儿该去哪家餐厅吃饭。这种将整个世界缩减汇编的互联网暴行，已经从根本上扼杀了我们自主探知这个世界的的能力。

在这样一个公开、平等、快节奏的世界中，我们开始用“做功课”来接触未知领域，而不是花时间去真正体会和理解来自异域的文化。人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快速旅行的方式，在手机上标注好所有“不能错过”的景点后，便忙着开始这种基于最低限度了解的“到此一游”。

真的，我绝不是在危言耸听。当你坐上一辆穿越坦桑尼亚内陆的卡车，车上坐的全是跟你一样的种族、来自同一个国家的游客，你们的卡车只能按规定线路行驶，只在会出现动物的固定地点停留，然后回到便捷精致的酒店里吃饭睡觉，再买一些从款式到价格都为你们而准备的皮革制品——这一切，显然无法给你对非洲进行夸夸其谈的资本，但你还是这么做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对别人述说自己旅行经历的厌烦，很有可能是出于嫉妒——说真的，你在过去半年都沉浸于没完没了的工作和逃避现实的酗酒当中，怎么可能会喜欢听别人在世界另一头享乐狂欢的经历呢？但反过来说，任何觉得自己的故事有价值与别人分享的旅行者，其实也完全处于某种唯我论的自私主义妄想之中。

我们所忽略的事情是：真正的旅行并不仅仅是一种“经历”，还应该在于你如何去感受未知。我们很多人进行旅行，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积累“财富”（不管是故事、照片，还是人生经历），而忘记了全身心地投入这陌生的环境，也忘记了享受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已经成为消费旅行的一代人：好像如果没有了数码单反，马丘比丘的雾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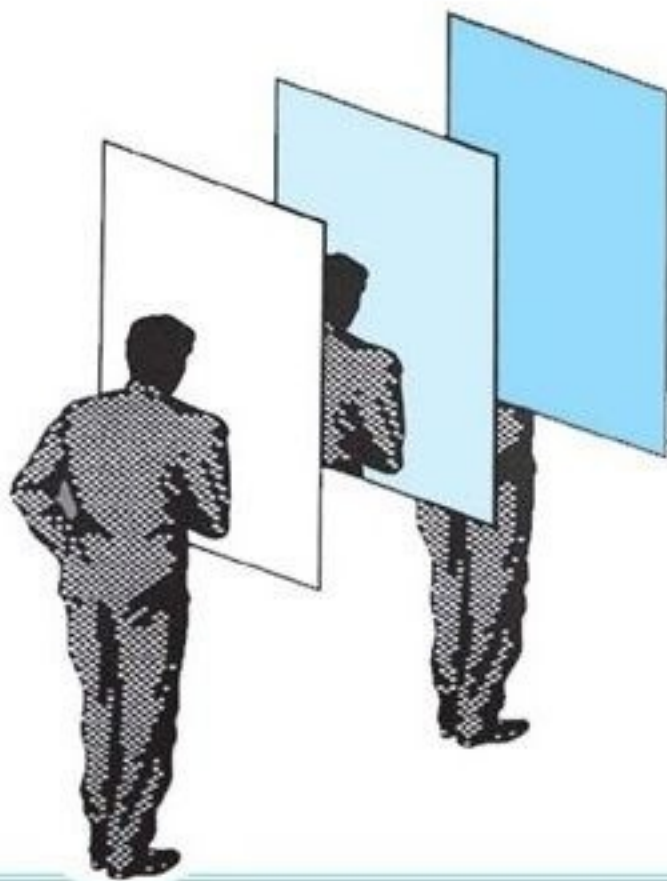
我在北戴河看到的一个捉弄人的、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主事者将4种不同颜色的球，红、黄、蓝、白每样5个，总共20个，全部放进箱子里，参与者从里面任意摸出10个球，如果4种颜色的组合是五五〇〇，就能得到一部莱卡照相机；如果是五四一〇，就送你一条中华烟。但有两个组合是你反过来要给他钱的：一个是三三二二，一个是四三二一。结果玩游戏的人到那儿一抓，经常是三三二二或四三二一。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计算的问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梁昌洪校长是数学家，他把整个的演算草稿都给了我。他还在学校里组织了几百个学生进行测试，又在电脑上算，结果都一样，就是三三二二和四三二一出现的概率最高，接近30%；而五五〇〇呢，只占十几万分之一。我说这五五〇〇的概率和民航飞机出事故的的概率一样多，结果民航局的朋友向我提出了严正抗议，说民航局从来没出过这么多事故，他们出

事故的的概率不是十万分之一，可能是千万或者更多万分之一。这也让我长了知识。

我觉得“三三二二”或者“四三二一”就是命运。为什么五五〇〇的机会非常少？就是说

## 数字魔方

●王 蒙



命运中绝对拉开的事并不常见——一面是绝对的富有，因为五是全部，某一种颜色的球全部拿出来才是五；另一面则是〇，这个机会非常少，十几万个人中就一个。

所以说命运的特点在于：第一，它不是绝对的不公平；第二，它又绝对不是平均的。或者让你三三二二，非常接近，但又不完全一样；或者让你四三二一，每个数都不一样，却又相互紧靠。它们出现的概率非常大，我觉得这就是概率和命运的关系。一次，我和美国的一个研究生谈起我的作品，我忽然用我的小学五年级英语讲起这初中二年级的数学，我说这就是God。他说：“Eh, I don't like this.”把伟大的上帝说成数学，他很不赞成。但我不是说伟大的上帝是数学，而是说数学的规律是“上帝”掌握的，和宇宙奥秘是一样的。

（冯国伟摘自《发现》2014年10月，〔日〕福田繁雄图）

黎明根本就不复存在了一样。

其实我这么说，也算是在自我反省。我是一个旅行作家，这意味着我也是一个不想工作的“到此一游”型驴友：我依靠我的旅行经历，换取他人的金钱与尊重。因此我所谓的“旅行”，也只是一种抱着投资目的的自我暗示，并最终成为我的负担：路上所要经历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得事先做好功课，并且也得随身带着相机，简直无聊极了。

至于我写出的文章，自然也得跟我的旅行经历息息相关。每当我坐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香格里拉”式美景中时，我就得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写东西上。我一边敲击着键盘，一边哄骗那些看我文章的人“一定要来”这些其实最好他们永远也别来的地方看看。因此，每当我开始自我反省的时候，我也

知道：我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第一次独立旅行时，未知世界带给我的那种惊喜了。那个时候，我毫无方向感地独自旅行，没有旅游指南，也没有手机地图，还是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天真孩子。

当然，我并不是说任何类型的旅游都是没有价值的。走出家门、晒晒太阳、写写游记，当然没什么坏处。只是你得明白一点：如果你所谓的“旅行”就是一种收集各国签证印章的经历，如果你的人生已经可怜到要靠炫耀去过多少国家而获得某种渺小的价值认同感，如果你认为他们列出来的“十佳旅游地”真的有价值的话，那么你只是一个试图寻找自我存在感的游客而已。旅行永远不会让你成为更有趣的人，你只是导游屁股后面人群里的一员罢了。

（彬 儿摘自译言网，勾 犇图）





## 那些不愿意被改变的人

●陈 日

马萨诸塞州的雪季刚过，一片春花烂漫的景象。小镇上的人们而露喜色，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被雪水泡得肿胀的大地变得柔软肥沃，阳光终于代替寒风，亲热地在街上投下不停移动的影子。几天前刚回到深圳，一股热浪把我唤回故乡。

我和我父亲的朋友一起去喝早茶，一坐下就得回答他朋友的各种问题。首先几岁，然后读什么专业，听到读历史的，又说：“读历史以后出来能干吗？”我笑笑，不予解释。对方乘胜追击：“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了都没事做啊，你读历史完蛋了。”父亲的脸色已经相当难看了，一脸期许地看着我。从小以伶牙俐齿著称的我，这一刻却什么都不想说，因为这样的问题我已经听到太多太多。碍于父亲的面子，我只能说：“我学的不只是历史，

是人文也是基本素养，相对其他事情来说，我觉得这很根本，我本身也非常需要。”父亲如释重负，对方立刻转移话题。

可能是在国内的圈子太局限，我接触的人并不多，而能接触到的这一部分人所表达的观念又十分统一——物质主义已经完全占主导位置。我听不到任何让人觉得舒服或善意的话语，也很少看到真诚或耐心的微笑。周围的人群似乎都在讨论如何赚钱。

我理解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我很难想象金钱能够作为一个主题，横跨所有领域，且占主导位置。我听过很多的士司机的抱怨，也看到过很多服务生不耐烦地翻白眼，好像很多人都不热爱自己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很多人都在挣扎着想走出现在的状态。相信这背后必定有爱的驱使，为了父母，为了妻子丈

夫，为了孩子。但难道不是“爱让一切劳作变得甜蜜吗？”还是我太不世故，不理解当中的辛劳和苦楚，才会一厢情愿地希望所有人都能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快乐？

我在学校打工期间认识一位叫拉斐尔的哥伦比亚人，他说英语的时候带有浓重的口音，但他在我们学校工作了40年，日复一日地做着八种不同口味的手制披萨。有时食堂的饭实在太难吃，我会冒着增肥的危险拿一块吃。他做的披萨很好吃，很薄的底、厚厚的芝士和新鲜的蔬菜，而且不油。我开始觉得他很辛苦，但他总是微笑，如果看到他熟悉的学生或职员，就会走出工作区域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佩服他，总会给他做杯橘子茶，顺带给洗碗的时候关照我的彼得大叔也做一杯，后来这慢慢成了习惯。

有一次，在他休息的时候我们聊了很久，他指指披萨的架子，说：“你肯定觉得这很枯燥吧？”我说：“是的。”他说：“我做披萨的时候不只是在做披萨，我的脑袋在思考。”我笑，表示完全理解。他说：“我在这里做了40年的披萨，你是第一个愿意给我倒茶的人，风雨不改。其实我也是一样的，40年来只是做着同一件事，心里怀着对生活的热情。我相信主，但不以任何宗教的名义。我如果有能力，会尝试换工作，但我发现我的天赋就是做披萨，这难道不是上天安排好的吗？如果它（指指天）给了我更好的能力，我就不会在这儿每天做同样的事了，但我做得最好的就是这个了，所以我热爱做披萨，正如我热爱生活。”



他这段话让我想了很久，我原本以为他是规劝人要安于现状，但我觉得他是在教导我热爱生活。相比我在深圳看到、听到的一切，我感觉到，很多人都十分疲惫，没时间关照自己的内心，问问它是否丰足、是否圆满、是否还有一点位置让自己喘喘气。

我在深圳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吃完早餐，看书写论文；吃完午餐，继续看书或者写字；吃完晚餐，出去散散步，或者和朋友看电影。我很少看到有人在路边或者餐厅看书，仿佛那样会被当成异类。而我在美国生活的地方——那个如今还飘着梨花、有河水环绕的小镇，还有无数的老人坐在长椅上边抽雪茄边看书。校园里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有人在看书，或者讨论，不论学术问题还是简单的天气话题。

镇上有家吉卜赛风格的餐厅，每到周六就有open mic（酒吧给一些乐队或艺人开放演出时间）的节目，上次来了一个乐队，贝司手、键盘手、主唱、小提琴手、吉他手，每个人至少都有60岁了。当他们演奏起来，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沧桑和缅怀、那种坚定和理解，让我手里那杯冰柠茶都暖了起来。演出完了，他们会换回自己的衣服，可他们平日里或许是司机、修电工，又或许主唱在肉类包装公司，吉他手只是个超市收银员。

去年选修“环境学”，提到当地一条河近年来受到的一些污染，教授唐纳德带我们认识了一位致力于这个课题30年的教授，他叫汤姆。汤姆介绍说，由于发电厂非法排放工业污染物，导致河流受到严重污染。当他还

是个本科生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这个现象，于是向政府部门举报，政府部门和当时的发电厂显然串通一气，回复他说：“你只是个本科生，这件事与你无关，你无权参与。”因为这句“你只是个本科生”，他一赌气念到化学博士，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课题当中，正式起诉发电厂。他的非营利组织现在还在努力改善当地的河流，他和我们道别的时候挥挥手，说：“记住我吧，我叫汤姆，还是个提琴家。”说完就消失在一片农场的松树林中。

而我的环境学教授唐纳德也有十分坎坷的经历。在南美洲的时候，他喝了森林里的水，从此染上怪病，大脑严重受损、记忆力丧失、双腿无法行走，但是他坚强的意志力让他挺了过来。他当时已经有博士学位了，但大脑受到损害后导致记忆力严重丧失，于是他花了4年时间补全了所有专业知识，继续教书。他双腿快好的时候去超市买东西，出来的时候被一辆飞驰的车把左腿彻底撞断，现在他走路一瘸一拐，总是拄着拐杖，上下楼梯都

很不方便。

我听经常和我讨论文学的一位女诗人说（这位女诗人在我们学校长达50年），唐纳德年轻时是她见过最帅的男人。那年她第二个女儿刚出生，她抱着小女儿，丈夫抱着大女儿坐在学校的草地上野餐，唐纳德弹着尤克里里，唱着歌，场景很美。他现在经常待在花房，看他种的植物，一看就是一下午，还自己给学校的食堂种土豆，和那条叫“萨沙”的狗说话，那只金毛狗不怎么爱听，跑了，他就自言自语。

两个星期前，我参加的合唱团有演出，音乐厅里坐满了人，我有点紧张，往台下一看，突然看到做披萨的拉斐尔站在最后面，工服都还没来得及脱，可能刚下班就赶过来了。他看到我在看他，朝我用力挥挥手。我有点意外，但我唱到《夜莺》那首歌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睛里似乎有模糊的泪光，我不确定，因为他那时还笑着呢。

（留痕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孤独是你的必修课》一书，戴晓明图）

在一个人逐渐成熟之际，为何只能变得更加谨慎呢？我想是由于害怕失败的缘故。我总是容易忘记我的收获，却只记得所有失去的。挫折堆叠得很高，它摧毁了我全部的信心，直到我长大成人后再也没勇气尝试冒险。我用前半生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成年人，也许后半生该学习如何做一个小孩。

——琼·安德森《海边一年》

记忆是一位带有太多偏见和情绪的编辑。他常自作主张地留下它所喜欢的东西，而对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充耳不闻。在这种剪辑下，玫瑰色的往事清晰如昨，一切美好的时光也被注入了神奇的魔力；不开心的日子慢慢消退，直至消失，只留下一片颇具魅力、朦朦胧胧的阳光岁月。

——彼得·梅尔《重返普罗旺斯》

微  
书  
摘





## “《读者》光明行动”(21)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初冬时节，寒意渐浓，“《读者》光明行动”第7批救助的甘肃古浪县弱视儿童出院的消息，却似一道阳光，为寒风瑟瑟的冬季带来浓浓暖意。58人（含电话求助5人）的116只眼睛，除眼底有病变的21只外，其余95只出院时矫正视力达0.9以上的有77只。

2014年10月15日，专家医疗队赴山东潍坊、滨州展开了第8批弱视儿童筛查行动，为817名儿童免费检查了视力，确诊139人患有弱视。在当地教育、民政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已确认了这些孩子的家庭状况，并依照就近治疗原则，安排第一批33名贫困家庭弱视儿童赴济南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接受治疗。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目

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乳制品生产、销售企业之一。近些年来，随着公司的成长，光明乳业也在不断履行着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多项公益活动。2014年11月，光明乳业特为“《读者》光明行动”捐赠30万元，联合发起“光明乳业为广西百色弱视儿童送光明”专项活动，在广西百色平果、田东、田阳、右江、德保、靖西、那坡7个县区进行免费筛查，并资助45个孩子赴京接受免费治疗。光明乳业副总裁李柯牵挂着孩子们的视力恢复状况，前往医院看望他们，并祝愿他们早日摆脱弱视阴霾，健康成长，快乐生活！

自“《读者》光明行动”启动以来，已募集善款440余万元。我们感恩于这一年多来自社会点

点滴滴的爱心，同时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帮助更多贫困弱视儿童，特于2014年11月29日在北京举办“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读者》光明行动感恩慈善拍卖会”。届时，将会现场拍出由三希堂书画研究院、亚太期刊物流集团、古顶酒庄、冯丹葵女士等单位和个人义捐的68件拍品，并为持续关注项目进展的爱心人士颁发荣誉证书，记录大家对弱视儿童的深切祝福和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热心奉献。

拍品信息已在新浪、腾讯官方微博@读者@读者-光明行动及官方微信平台公布，敬请关注！

“《读者》光明行动”携手腾讯公益为弱视儿童送光明，微信扫一扫即可捐款，数额不限。还可领取捐款箱，发起爱心筹款，邀请朋友“一起捐”。



### 2015年杂志订阅即将结束，抓紧行动

——还能赢iPhone6、Apple Watch时尚好礼！

#### 《读者·原创版》

综合性新锐原创青年杂志，智识、博闻、雅趣、独立……原于我心，为你而创。

邮发代号：28-221 60元/年  
全彩80面 月刊

#### 《读者欣赏》

品鉴艺术的百科全书，你的艺术品位教科书。

邮发代号：46-256 192元/年  
全彩136面 月刊

#### 《老年博览》

博众家之长，览世间万象，助您快乐过百岁。

大开本 大字号 64面半月刊  
上半月（老年综合）  
邮发代号：54-52 66元/年  
下半月（生活保健）

邮发代号：54-188 66元/年

#### 《故事作文》

轻松读故事，开心写作文。选择《故事作文》，作文高手就是你！

低年级版（小学一至三年级）  
邮发代号：54-141 60元/年  
高年级版（小学三至六年级）  
邮发代号：54-23 60元/年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也可扫描二维码网络订阅，即享优惠、赢取苹果好礼。

用淘宝手机  
客户端扫描



用微信客  
户端扫描



☆不一样的新年礼物！读者系列创意笔记本、笔记书、日志书在淘宝文华来风和微信悦读书屋独家火热发售中，扫描左下方二维码进入。

草木多闻——读者品牌首款水彩手绘草药系列笔记本。水彩古方，诗句浅诵，提笔结字，草木多闻。

红楼画梦——经典名著古本绘卷笔记书，诗、情、园、趣一套四本，可读可记可收藏。活色生香，别样呈现。

甘南——藏地风情植物手绘笔记本，看草原的花，读雪域的诗，呈现那片仍然安静的圣地。

日知录——2015年艺术日历书。日知流年，提笔结字，每日一读，每日一赏。

给你一页纸张的触感和温度  
咨询电话：0931-8729485